

冷
笑
叢
談

813.7
325

短篇小說

冷笑叢譚

目錄

- (一) 乞食女兒 (冷血)
- (二) 破產 (冷血)
- (三) 女偵探 (冷血)
- (四) 爆裂彈 (冷血)
- (五) 殺人公司 (冷血)
- (六) 俄國皇帝 (冷血)
- (一) 諸神大會議 (天笑)
- (二) 世界末日記 (天笑)
- (三) 空中戰爭未來記 (天笑)

冷笑叢譚目錄



3 0527 1315 7

~~00696~~

~~券08528~~

020337

(四) 赤斗蓬 (天笑)

(五) 古王宮 (天笑)

(一) 孤宦碧血記 (天僂生附)

(二) 學究教育談 (天僂生附)



短篇小說

乞食女兒

(冷)

話說倫敦府西部有一安林登街。街上多富貴人第宅。中有一巨第。建築壯麗。陳設精美。爲倫敦首屈一指。第之會客間內。有一半老紳士。顏色殊有不豫。俯首撚髭對窗佇住。若有所待。半晌微語道：這畜生如何還不來。語罷探表出視。徐步室內。又半晌見一僕人進來。老紳士問道：小主人來未。僕人道：在外俟候。紳士道：叫他便來。此處僕人奉命而出。不一時便有一個年少紳士進來。衣服都麗。舉止豪富。見了老紳士十分親愛的問道：伯父如何在這裏。老紳士含着怒容未開口。先歎了兩口氣。年少紳士又問道：伯父今日又有甚事不快。老紳士道：我們杜家的名譽都被你銷毀盡了。你還想蒙混着我。我也曾幾次教訓過你。你當着我面時十分從順。一轉身後依舊幹你的營生。現在我也不再教。

訓你了。便是現在起，你也不是我的姪兒，我也不是你的伯父。我和你恩斷義絕，和陌路人相似。本來我也不來理你了。我還看你父親之面，特地叫你來。這客會間內，告訴你幾句話。你聽了，後立刻便出了我們杜家的這個門。自後也休得再上我門來說時。詞色甚是決絕。年少紳士聽了，這番話，宛如半天裏打下一個霹靂。一時手足無措。老紳士又說道：「你便現在去了，我也明知你出去後，職業也沒有錢財，也沒有自然不得活命。但是我要保守我杜家的名譽，也顧不得你。只是你倘然出去，做了乞丐，做了竊盜，依舊還是我杜家的笑話。我因此杜家的名譽上格外相矚着，你每年給你二百金，叫你免做乞丐。盜賊說罷，便叫年少紳士出去。年少紳士低着头，心中自想：這每年二百金如何够我，用就是一個月的零費，也不足。豈但一個月有時，我一日一點鐘內，也常用去三四百金。這豈不是毀了我的，一生想罷，便定了神問道：「伯父，姪兒犯了甚麼。」

罪要受。這樣的罰。老紳冷笑道。你還不知道嗎。你自己做的好事。別的我。不問。便是。這兩件。你的殘忍。刻薄。還有甚麼人。道說罷。便從衣袋裏取出兩封信來。擲於年少紳士。看年少紳士。接着一看。登時面如土色。打了幾個寒噤。一語不發。半晌纔說道。這信上的兩件事。姪兒都不知道。老紳士又冷笑道。羅家傾城兒。你難道忘了。年少紳士聽了。傾城兒三字。登時額角上汗流如雨。老紳又道。傾城兒的事。你也太殘忍了。你既要娶他家的女兒。如何又私他的使女。你既私他。使女這傾城兒。雖然是個使女。究竟也是個人。你又如何將他驅往巴黎。聽他流落在客店裏。三個月之後。僅僅送他十元旅費。叫他回國。你如此無情。如何不令人憤恨。自後你的婚事也斷了。那傾城兒也自盡了。這封信便是傾城兒臨死時給你的信。你難道忘了。你如忘了。我再將這信念給你聽。你想想說罷。便取第一封信在手念道。

愛妾。愛妾。三月之恩。深於歿世。今猶念舊。昇妾十金。勸妾返國。君情亦何厚。雖然。妾有何顏。重履故土。生不相見。死以隨君。瀨音之川。是妾樂土。十金無用。敬用寄還。痴女子傾城兒上。

年少紳士不敢分辯。只顧俛首。抹着額角上汗。老紳士讀完了第一封信。又取起第二封信來。說道。這是某銀行的司事。被你引誘。他賭博輸了。你錢用空了。銀行裏的公款。因此犯了罪。流往別處。臨走時。託了你家裏的老母。你當時却應承了。自後。你又不。去。招呼。聽他在前一個月。在家內。餓死。這便是他老母。餓死前。給你的信。你看了。慘也。不。慘。說罷。又要將那信念給他。聽。年少紳士。早掩着面。轉身。走了。老紳士。又。自。後。追。着。對。他。說。道。我。再。明。白。告。訴。你。你。現。在。出。去。後。再。也。不。許。到。我。家。來。了。像。你。這。樣。的。人。不。但。羞。辱。我。們。杜。家。的。門。楣。也。如。何。對。你。父。親。得。住。你。父。親。生。前。也。是。個。轟。轟。烈。烈。極。有。名。譽。的。人。做。了。陸。軍。士。

官不幸在那印度之戰臨陣而亡。這也是替我們杜家爭氣的事。隨後你母親也死了。我已年老，既喪妻室，又無子女，便撫養你。到現在指望你成家立業，繼續了杜氏的後嗣。不料你却這無賴說罷，又歎了幾口氣。年少紳士，却只顧低著頭往外走。老紳士便呼用人來分付道：你們快領他出去，送他到街上。自後不許他再進門來。現在他已不是你們的小主人了。你們須好好記着說罷。轉身向裏邊去了。年少紳士也便垂頭喪氣出了這高垣大廈的門。原來這高垣大廈便是這老紳士的住宅。這老紳士便是英國的貴族杜密男爵。這年少紳士便是男爵的姪兒永吉。且說當時男爵逐去了姪兒永吉，回到書房內坐下。忽忽若有所失，自想我杜家只有這個姪兒。我已五十，又無妻子。日後如何是好？想罷，便又按了鈴，叫了用人進來，分付道：快快預備着出門的東西。我便要前往別墅裏去。用人應命而出。原來杜密男爵有個別墅在那倫敦郊外。

做東林村地方離着倫敦五十多里爲着夏時避暑暇時消游之所男爵當時逐了姪兒心中十分沉悶因此便要在那裏消愁男爵分付後便也立起身來將書桌上所用物件畧畧收拾收拾取了一件外衣走出房來便將房門關好到了大門外只見馬車早已預備好了男爵便踏上馬車開馳當時已是五點時候男爵便向懷中探出表來看了一看心中想我今夜到了別墅時想已夜深了晚秋天氣暮雲漸合不一刻倫敦市的電燈早已星羅棋布各街上爭奇鬪勝男爵在車窗中一路看去漸漸馳出市外心中想着平日繁華不勝感慨唯念早早離了倫敦一步便到別墅裏纔好丟開了這煩悶那知越要緊時越覺得路長又走了一刻心內早已沉悶不堪便向車窗裏探頭出來觀看恰好看見那車正馳入一個小村裏便向車夫道這裏有客店沒有車夫道前面便是男爵道到了客店前便歇了車罷明日一早再走車夫應了一聲轉瞬便到

客店門首車夫停了車。男爵便從車裏出來。男爵的用人早先進了店去。說明了那客店裏。知道是男爵來了。客店裡的主人便迎了出來。領上樓去。揀了一間上等的客房。送上晚膳。男爵便胡亂吃了些東西。便分付用人。棧使們道。你們收拾好了。寢具便出去罷。便一人携了一把椅子。對着窗外。月色悠然。長念纔一定了心。登時思前想後。萬念交并。四十餘年舊事。一時都在目前。想了這。樣又想。那樣想了。現在姪兒永吉的可惡。又想着以前妻子的恩愛。以後繼續的。無人想來。想去不覺。已是夜半十二點鐘的時候。精神漸倦。正欲上牀睡時。忽然朦朧間耳中覺得隱隱歌唱之聲。宛如天空渡來。細細聽時。却是少女的歌聲。便在那樓外街上。心中詫異道。什麼這般深夜。還在這街上唱歌。忙又側着耳朵。細細聽去。覺得聲音宛轉。宛似天宮仙曲。一時心動。想道。世上那有這樣的歌聲。我聽得各國的音樂也多了。却從沒有這般天趣。忙又開了窗。探頭

窗外看時失聲道阿呀那裡來的那裡來的這樣一個乞食的女兒憑着窗欄。又向下看了多時只見月光如水各家的門戶早已盡閉一個少女影兒從這客店走過口中雖然唱着歌脚下却是一步一顛甚是疲困的樣子男爵連忙立起身來向帽架上取了帽子走下樓開了店門走出街上去追那唱歌的女兒追了幾十步早見那女兒坐在一家門首的街沿石上男爵連忙走近前去那女兒俛着首兩手遮掩着臉只露着額角細細認時正是一個少女男爵心中甚是哀憐他忙問他你爲甚麼坐在這裏少女微微擡頭起來看了男爵一眼答道不坐在這裡叫我坐那裏去男爵忙道你沒有家裏的嗎你沒有自己家裏的嗎少女道人家都有家裡我却不知甚麼叫做家裡這街沿上便是我的家裏說罷便又低着頭去安然自若大有自己雖是窮困却又不屑受人憐惜之意男爵忙又溫語問他道你今夜坐在這裏難道就此算了罷夜寒露濕

如何忍受少女又擡頭起來。答道：「不算了。叫我也沒別的法子。我自今日早上起唱歌。到如今東西還沒吃過。那裡還能算計到住處。男爵聽了他的唱歌。又看了他的舉動。聽了他的說話。心中已是十分詫異。天下那有如此優美高尚的乞丐女兒。這時見他又擡頭起來說話。忙細細看他面貌。不看時萬念俱寂。一看之後。一縷情絲。宛從天外飛來。這個女子如何世上能有。難道竟是月宮裏掉下來的不成。不然那有這般清氣。你看他真個神如秋水。氣似春蘭。秋水春蘭。我怕還比不得他的毫無渣滓。你看他髮不櫛而如雲衣。不織而如錦。就是雲錦。我想也未必有他的天然。你看他不顰不笑。不恨不愁。世上慣有的婦女子常態。他却掃除一切。我看了他。我便忘了人間萬念。我雖然活了半世。我看見這般一個人。却是第一遭。心中轉了半晌念頭。低頭問他道：「你……說了一字。却又不好說出他是乞食。來只得說道：「一向都是這樣的嗎？」那女子道：「我自

知道說話以後。到如今都是這樣的。男爵道。那麼沿街唱歌。你自從甚麼時候。唱起的女子道。那是十二歲時纔唱起。如今已有六七年了。却不是這般沿街唱。有時在那酒店裏唱。有時人家僱了去唱。我因心中不願意。這般所爲。所以逃了出來。纔在這街上唱。也有二年多了。男爵這樣殷勤的問他。那少女却隨問隨答。答時只依着問內之言。並不另外加上半句也。無一點乞憐之意。却又不厭惡。男爵又問道。你是否兩年來一向在這市上的。少女道。不是我聽說。今晚這市上有夜市。想來來往的人。所以順路來的。男爵道。那麼未來此地。以前一向却在那裏。少女聽了這問以後。似有不願的意思。勉強答道。以前跟着我父親在一處說罷。便從街沿上立了起來。又要走向前去。男爵一看他起來。見他全身風采的。是不凡。不但面貌生得美。而且一切態度。更是可人意兒。心中初來時。只有可憐。如今却都變做可愛了。心中又想。照此看來。那裏有半

點乞丐女兒的樣子。便是貴夫人社會中也未見過。見他要去。一時沒法。忙向衣袋裏取了兩枚金元出來。付他道。你終宵在這街上。如何使得。我給了你錢。你快去尋一家旅店住了罷。少女不受。答道。我現在拿了你金錢去借宿。時別的人都耍疑心。我的男爵想了他的話。倒不錯。便道。這麼便好了。我同了你到我客店裏去。我再託付了客店裏的主婦。自然再沒有人疑心你了。少女見男爵這般憐惜。心中似有感激的意思。便又立住了腳。擡頭又看了男爵一看。微微說了一聲道。我從沒遇着過這般的好人。男爵道。這算什麼好人。我也並沒有的別的意思。只因見你坐在街沿上不便。所以纔勸你說罷。便領着那少女回來。到了客店門口。客店裏的主人主婦早也接了出來。一見男爵領了一個乞食女兒進來。都吃了一驚。男爵先向主婦輕聲說道。這是個可憐的女兒。疲臥在街沿上。我因領了他來。請你撥一間房給他住。一切詳細都由明朝說明主

婦雖是心中詫異。見男爵這般分付。只得順着男爵的意思。說道。可憐可憐。你看他風吹得這般寒冷。我想他腹中也已餓了。一面忙叫人預備食物。一面又叫人收拾房間。少女便向男爵道謝。男爵又囑付了主婦幾句。主婦便領着少女向裏邊去了。男爵徐徐上樓。回到自己房內。心中又想奇事。奇事。我今夜原想直往那別墅裏去。不料住在這裏。又遇了這麼一件事。凡事都有天緣。我和少女今夜在此相遇。想來也是天緣。想到天緣兩字。心中忽然一動。再要想別事。時覺得勞動了半日。身上已是疲倦。遂脫了衣服。上牀便睡。睡後心緒不寧。夢中時常驚覺。有時如見姪兒永吉。又來和他相鬧。有時如見扶着那乞食女兒起來。被人恥笑。或則被人搶奪。一連幾次。不多時。早見窗上的日光漸漸明了。客店裏的人也有起來了。男爵便不等從人來叫。便也起來。梳洗既畢。便往室外運動場上。一人踏霜而步。看看天色尚早。夜來又曾少睡。覺得身上單。

寒便又回到房裏來再想昨日的事永吉這般舉動我是萬不能不辦他想來別的人也不能說我無情倘然我現在不辦聽他這樣去必然不久便成了無賴那是我不但害了他一身抑且毀了我累代祖宗的名譽但是現在這樣却也有件難事我趕他出去了。他能够受了這挫折改了行爲果然是好倘然永遠不改我又不好再叫他回來豈不斷了我們杜家嗣續忽又想到昨夜救來的乞食女兒我昨夜看的果然不錯那是現今世界上再也沒有第二個了只怕我昨夜在月光下不曾看得親切終須等他今日出來我再看看他究竟是。否昨夜看見的那樣我再計較此時正值從人來請男爵早膳男爵身往食堂裏走心仍想着那女兒的事食畢回房便命用人去同昨夜的少女出來自己坐在安樂椅上隨手翻那昨夕的報紙拿了起來隨手便又放下兩隻眼睛只顧對着房門外瞭看不一時那用人早領了女兒來了男爵一見更又勝似昨

夜○昨○夜○那○女○兒○飽○吹○着○風○餓○着○肚○面○上○雖○沒○憔○悴○却○也○有○些○兒○清○淡○今○日○看○時○更○是○十○分○精○神○男○爵○的○心○更○定○了○大○半○因○又○問○道○昨○夜○時○已○深○暮○又○在○路○上○我○還○沒○有○仔○細○問○你○女○兒○聽○了○要○仔○細○問○不○覺○身○上○一○怔○男○爵○便○拖○一○把○椅○子○過○來○說○道○你○先○坐○不○又○問○道○你○的○父○母○怎○樣○了○爲○着○甚○麼○棄○了○你○的○女○兒○道○我○母○親○在○我○年○幼○的○時○候○早○已○亡○故○了○男○爵○道○你○父○親○現○在○那○裏○女○兒○道○也○早○死○了○說○時○似○帶○些○稍○恨○意○男○爵○不○覺○奇○怪○又○道○你○昨○夜○怎○麼○不○是○這○般○說○女○兒○道○我○昨○夜○疲○困○已○甚○心○中○甚○是○難○過○不○知○說○了○些○甚○麼○男○爵○道○不○錯○不○錯○這○也○難○怪○着○你○我○再○問○你○你○的○父○親○做○甚○麼○營○業○的○女○兒○嚙○嚙○道○做○那○行○船○業○男○爵○道○你○是○甚○麼○地○方○生○的○人○女○兒○道○是○在○意○大○利○國○的○海○濱○上○男○爵○見○他○對○答○之○間○甚○和○昨○晚○一○樣○依○舊○隨○問○隨○答○並○無○半○點○乞○憐○哀○求○之○意○因○又○問○他○道○你○自○己○想○像○你○現○在○這○樣○的○境○遇○會○自○可○憐○也○否○女○兒○道○甚○麼○不○可○憐○人○生○的○不○幸○那○有○

是我這般的人。男爵道。倘然我現在救了。你想好否。女兒不等男爵說完。早立起身來。答道。昨夜一宿之恩。終身不忘。只是要救我。却是件難事。我是個萬不能救的人。說罷。便謝了一聲。便要出去。男爵想方今世界上中人在患難中。那一個不望人憐惜的。休說乞丐們。便是王公大族。平時志高氣傲的。到了患難時。志也滅了。氣也消了。他現在却不這樣說。他高傲却又並不高傲。倒有東方聖人說的。素位而行的氣象。我實走遍天下。那裏來尋這好女子。我現在如何好放他。連忙也立了起來。說道。且慢。且慢。我還有說話問你。你可否答我。女兒道。倘然我能够答。那有不答。男爵道。你叫甚麼名字。女兒道。我叫做明珠。男爵道。你姓甚麼。女兒道。我姓麥。男爵道。你的年歲幾何。女兒道。今年十八歲。男爵道。明珠兒。我看你這個樣子。決不是生在貧乏家裏的人。女兒道。正是。我在意國露蓮府住的時候。我還知道我母舅是個住寺的高僧。男爵一聽這話。登

時心滿意足。女兒又道：別的事我都不知道了。說這話時，似有不願男爵再問他別事的意思。男爵道：是了是了。我問的太多了。別事我也沒有問你。女兒道：沒有別事相問。我便去了。男爵道：你且慢去。以前的事我不再問你。以後的事我正好和你商量。女兒還未回答。男爵又問他道：你是否性好音樂？女兒道：是。男爵道：你會否學過披霞絡女兒道：我却沒有學過。只聽人家說稍稍知道了。一點。男爵道：你會否受過別的音樂的教育？女兒道：也都不曾受過。男爵想了一想，便有了主意。問道：我聽你唱歌的聲音甚好。我想你倘然能够研究音樂，必然出人頭地。好做英國第一流的名家也。可一生自立勝似這般沿街賣唱。那女兒甚是願意。却說道：雖然這樣想，却教我那裏去研究？男爵道：這却不難。你如願意，我可送你到倫敦音樂學校裏去學了二年。然後再揀了個音樂名師從他學習。學習了幾時，然後再到意大利國的音樂大學校內學習。等到意

大。利。國。大。學。校。內。出。來。不。但。英。國。第。一。也。可。獨。步。歐。洲。你。看。好。否。所。有。一。切。學。費。等。等。都。由。我。擔。任。女。兒。聽。了。自。然。感。激。道。這。樣。甚。好。我。甚。願。意。只。是。他。日。怎。麼。能。報。此。恩。男。爵。笑。道。這。有。恩。可。報。我。又。沒。妻。又。沒。子。有。了。錢。也。沒。處。使。用。現。在。幫。助。了。你。只。教。你。成。就。了。天。賜。的。聲。音。你。他。日。能。够。真。的。成。了。音。樂。名。家。便。是。報。了。我的。恩。了。說。罷。面。上。甚。喜。歡。那。女。兒。也。甚。得。意。男。爵。又。道。你。現。在。既。然。定。了。這。樣。我。立。刻。便。回。倫。敦。去。替。你。尋。個。音。樂。學。校。你。且。暫。在。這。客。店。裏。住。了。幾。天。我。也。好。叫。了。這。店。裏。的。主。婦。來。替。你。預。備。着。一。切。衣。服。雜。用。之。物。等。到。一。禮。拜。後。然。後。我。再。叫。人。來。同。你。到。倫。敦。你。看。好。否。那。女。兒。自。然。應。了。道。好。男。爵。忽。然。又。想。着。一。件。事。問。道。明。珠。兒。明。珠。兒。我。忘。記。問。了。你。你。現。在。有。無。相。知。的。你。這。去。後。還。有。人。來。尋。你。沒。有。女。兒。道。沒。有。現。在。我。在。世。上。相。知。的。只。有。我。自。己。一。人。我。去。了。再。沒。有。人。來。尋。我的。男。爵。道。如。此。更。好。說。罷。便。又。按。着。鈴。呼。叫。

了用人進來。請那店主婦到了房裏。說明了這事原委。并給了他多少錢。託他替明珠兒做衣服。店主婦自然歡喜。并替明珠兒造化明珠兒。便跟着店主婦去了。男爵便又分用人駕車回倫敦去。那用人不敢違拗。不一刻早駕好了車。請男爵上車。到不得近午。已又回到倫敦邸內。到了下午。男爵早在倫敦西部。最靜僻的所在。尋着一個私立的音樂學校。校主是個宓潔夫人。男爵便投刺求見了校主。問了學校的情形。看了校章。便說明了來意。宓潔夫人甚是歡喜。便問來學的女弟子。姓甚名誰。是男爵的甚麼人。男爵說是麥明珠。是我的親類。宓潔夫人便應允了。男爵說等到了下禮拜的禮拜一。送本人來。宓潔夫人十分要好。更約明了。用特別的教法教他。男爵甚喜。別了夫人。回到家內。等了一禮拜。日日望那明珠兒來。原約定了時日。心中好似過了約期的一般。等到那日。果然那店主婦親自送了明珠兒來了。到了男爵門口。那店主婦便自

回去用人通報後。男爵便在書房裏等着。不多時。明珠兒跟了用人進來。男爵一看。這時更覺可愛了。身上換了新衣服。自然比前更形美好。詫怪的一切舉動。都是大家風範。沒一點小戶人家氣兒。更那裏識得是個街沿坐的乞丐。男爵見了他來。迎着問道。你來了。說罷。取了他手。先領他到那繪畫室。音樂室內。看了一周。然後回到食堂內。陪他用膳。明珠此時。宛似從地獄裏走上天堂一般。也自歡喜。午膳已畢。男爵又命用人駕了車。前往音樂學校。明珠兒看了。便已大喜。及至見了校長。宓潔夫人。宓潔夫人見了明珠兒。也甚相悅。一見之後。幾如兒女。男爵見了宓潔夫人。這樣甚是放心。說了幾句話。便別了明珠兒。回家到了家裏。見不見了明珠兒。心中忽忽若有所失。明日。便往歐洲各國遊歷。光陰如箭。過了一年半後。男爵早從歐洲回來。明珠兒也在音樂學校卒業。男爵便到宓潔夫人處。說明了宿意。並請宓潔夫人作伐。與明珠兒求婚。明珠兒

感他厚恩。自然允許。因此明珠兒。便與男爵。成爲夫婦。滿享幸福。歐洲之人。傳爲佳話。

記者曰。高潔與自由。女界進步之兩翼也。有高潔之性格。而後能享自由之幸福。不然。濫而已矣。濫則自苦而已矣。自由云何哉。念懼及此。因譯此乞食女兒。藉諷當世。

(完)

短篇小說
破產

譯者曰。近時。商人之道德。每下愈況矣。破產而不顧他人之生死存亡者。有之。破產而因以起家者。亦有之。爰譯破產篇。以爲針砭。

(冷)

(上)

馬耳塞爲法國有名商埠。馬耳塞商埠的馬利銀行。爲馬耳塞有名商號。自開創以來。已有六十餘年。行內專營金銀兼理船隻。信用既厚。業務亦繁。到了近年來。不料時運乖違。屢屢受人拖累。商業已漸不振。又因連次風潮。海洋中又損失了幾個商船。銀行裡存款的人。聽了浮言。都膽小了。來取存款。於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取款的人日多。那存款的人自然日少。到了後來。取款的也漸少了。不覺如市門庭。頓時寂寞。偌大的事務室內。只坐着一人。縐着眉愁着。

顏無所事事其餘的司事見了如此情形一個個都走散了行中家中只賸着六個人一個是這馬利銀行的主人馬利克一個是他妻室兩個是他兒女還有兩個一個是他女兒杜蓮許婚的夫叫做愛麥是這銀行裏的書記年正二十三四家中亦非貧困只因爲他女兒之故和這馬利銀行休戚相關他人都好去他自然斷不好去一個是他父親手內用的世僕叫做克科原是替他主人管理雜事計算零賬的只因銀行裡的人都去盡了交易又甚清淡主人馬利克現在權命他做了會計他做了會計以後甚是榮幸銀行裡危險的景象他却一概不憂他自到了這馬利家來他見馬利家銀錢從沒有一刻短少宛如航海老夫深信海水決無乾涸的樣子便是做了會計以後儲金的人並沒一個來取錢的只須開了賬送至主人處無不立刻照付因此克科始終坦然自若無少憂慮豈知那主人馬利克的心早已碎盡家中所有積蓄無不賠貼。

現金盡後變售物件。物件變售時恐被馬耳塞人知道，便潛往他埠從廉出售。預計到了這禮拜變售的物件亦都淨盡了。從明日起只得將那妻女所有的衣服首飾再行出售。所希望的只還有一個商船叫做巴爾新航印度洋一帶。不久便要回來。倘然回來後船上却有數百萬的貨物，藉以周轉或者銀行可以從此轉機。主人馬利克的心只是這樣望。那巴爾商船三日五日只顧不來。銀行裡取銀的十萬八萬，又是每日只顧這樣的付出。看看羅掘已盡，破產的時候快要到了。正在危急之際，忽然那日銀行裏又來了一個人，拿了名片來。說是本埠特密銀行的秘密書記。原來特密銀行便是馬耳塞第二家的有名銀行。和馬利克在這市內宿稱兩霸。當馬利興盛時，特密銀行的商業常為馬利所壓。因此宿有嫌隙。如今馬利銀行衰敗了，特密商業却甚興盛。當時主人馬利克一聽特密銀行的書記心中暗吃一驚，便也命自己的書記出去相接。

愛麥出去後。又回來說道。客人有話。須與主人相談。馬利克知道。又有甚麼難事來了。然也沒法。只得叫人請他進來。特密銀行書記到了主人房內。看見主人坐眼臺旁邊。面上放着許多的賬簿。正在算帳。見了書記來。便起身相見。因問道。先生要面談何事。那書記道。我是甚麼人。老先生可也知道了。馬利克道。方纔已拜受先生的名片。知道先生是係特密銀行的秘密書記。這來想是爲着款項的事。那書記道。正是馬利克一聽。正是兩字。面上雖然未露形跡。心內早又十分發了急。書記接着又說道。敝銀行內外邊。用進了貴行許多期票。現在期頭將要到了。本應到了期頭來取銀的。因念同行之義。特地來關照一聲。馬利兒初聽爲着款項的話。已着了急。又聽他說自己銀行裏的期票許多。早已瞪着眼問道。是我們馬利銀行出的期票嗎。那書記道。是這裡馬利銀行出的期票說罷。便從身畔取出了一張念五萬金的票子。送於馬利克。看馬利克

一見面上已是呆了。那書記又冷語道：「這票可是不差。」馬利克答道：「不差。」那款項，我便叫人預備。書記道：「幾時來取？」馬利克道：「按着票上的時日來取。」好了。書記道：「那麼一半是在這個月的月底來取，一半是下月的月底來取。」馬利克道：「正是。」書記取還了票子，又說道：「這裏還有張小項的期票，都是老先生自己簽字的，期頭都在這個月的十五。總共約有三萬五千元左右。」馬利克又呆了。臉說道：「都是我簽字的嗎？」書記道：「都是老先生自己簽字的一手。」便又取出許多小票，授於馬利克。看馬利克低頭無語。徐問道：「只有這些了罷？」那書記道：「還有來月初十日的二十日的說罷。」又取出兩張。這兩張每張又是十萬有餘。又說道：「連前共計四十五萬有餘。」馬利克也應了一聲。共計四十五萬有餘。那書記又看了馬利克的臉色半晌，又說道：「我有一句失禮的話，非是我不信。老先生只是：只是聽得外邊人說貴行的境況，現在有些艱難。」馬利克一

聽這話。登時面如土色。明知這是生死關頭。一旦被牠窺破。立時破壞。只得鼓着氣答道。我這銀行是我父親手裏傳下來的。我父親在時經營三十五年的商業。到了我手內。又做了二十五年。如今已是六十年了。從沒有一次失信於人的說時。心中却十分辛苦。那書記聽了他話。面上却現了憐惜的形色。說道。老先生。這句話我自然相信的。但是老先生現在說的話。可肯以名譽相誓。馬利克聽了這話。默然無言。想了半晌。知道這是個大債主。到底不能瞞了他的。因歎了一口氣。說道。實不相瞞。我行裏的情形。實在不好。正如先生說的。有些艱難。我現在只有一條路。我有個商船叫做巴爾。現在開往在印度一帶。尙未回來。倘然那巴爾船能平安無事。我所有的借款。一概都可還去。這馬利銀行的信用。自然也可回復。書記道。倘然那巴爾船遇了意外。怎樣。馬利克道。那我的馬利銀行的命運。盡了。只有破產。書記道。破產。馬利克道。什麼。不破產。別的。

我也沒法書記道。難道老先生沒有親戚朋友商量。馬利克道：我這銀行內平時只有存款的客人，沒有借債的親戚朋友。書記慨感道：其外竟無別的方法。馬利克道：有時我如何肯破產。書記忽然相着道：老先生，你可差人去看我來時。見港內有個商船進口，或者便是老先生家裏的巴爾。馬利克搖頭道：不是那個進口的船。我早知道了。我這樓的屋頂上常有人看望。一有船進口時，便來告於我。我知道這船叫做及倫，是本埠他家船行裏的。開往印度時，還在巴爾船之後。現在却回來了。書記道：既然這個船開去時在巴爾之後，如何却比巴爾船先回來。馬利克又歎了一口氣說道：我這巴爾船是今二月內開出去的。依期止在上個月，便到如今還不來。所以我心內甚是着急。書記道：老先生，何勿請個人去到那及倫船上問問。巴爾的消息，或者他們知道的。馬利克一聞此言，兩手早掩着顏，拭淚道：我早要叫人去問的，只是恐怕問出了不

好的結果來。徒然使我早一刻絕了希望。書記見這情形，也爲他唏噓不已。再要用別話問他，只聽得樓底下一片腳步聲，好似有多少人上來的。馬利克一聽，更是驚惶，立了起來，想要開門出去看走了兩步，腳上早已無力，依然回到原處，倒在椅上，只聽門上門環兒響，早有一個女子開了門進來，口中叫道：「阿父，阿父不好了！巴爾船沉沒了！馬利克一聽，早氣得不能回答。隨後又有一個婦人，同了一個少年進來，也叫道：「不好了！不好了！巴爾船沉沒了！登時房中如沸，哭的，叫的，擾做一團。那會計克科也忽忽忙忙的跑了來，說道：「小主人，不好了！巴爾船已在海中沉沒，方纔我到及倫船上去打聽得了這個實信。馬利克定了心，止住了哭，問道：「船已沉沒了，那船上的人怎樣？」克科道：「船上的人都救起來了，都搭了及倫船回來。現在便在邊候着。馬利克道：「這樣還好，你去請他們進來。」克科出去傳了命，便有七八個水手挨次走進了房內，見了主人，默

默地行了一個禮。餘人退在一旁。爲頭的是個四十多歲的老水手上前稟道。主人恕罪。那巴爾船不幸這次竟沉沒了。馬利克道。你們船上的人都沒有傷害麼。水手道。自船長以下都爲及倫船所救。幸沒一人傷害。只船主爲因受了勞苦到船上便生了病。現在送在醫院裏不能前來。餘人却都安好。馬利克道。這樣便還好。接着又問道。那巴爾船是怎樣沉沒的。水手道。所有一切詳情現在。船主在病院裡待他好時再細細稟告。現在我且說個當時大概情形。馬利克道。你說你說。水手道。那日我們巴爾船從勃倫克海岬過來將近巴加得海岬船頭正向西南方進行。忽然看見天上起了一片黑雲。船主便道。這黑雲不是平常的雲。隨後恐有颶風。因命我等將船上懸帆放下來。我等便將中間大帆卸下。不到一刻。海面的風果然起了。船主又恐風力過大。前後小帆還有未安。因命將小帆也放下了。大半並將中間的大檣子也卸了下來。不料過了。

一刻風已漸漸息下。船中忽起了禍事。馬利克忙問道：甚麼禍事？水手道：那船底漏了。船主一見船底漏後，便又命我等立刻取了抽水筒來，將水抽去。一面用物修補，又不料那巴爾船船體過舊，經了這次風浪，漏處甚是利害。我們一面抽去那水，却一面進來。我們抽的不停，那水也進來的不停，漸漸而我們抽去的分數少，那水進來的分數反多了。抽水的人心中膽怯，便有些支持不住。船主忽然跑回艙去，取了一柄手槍來，對着衆人發令道：船亡俱亡，敢有不盡力抽者，死於是衆人又鼓着勇氣，手不停筒的，只顧抽水。耐衆人的力漸漸乏了，那船又漸漸沉下。進來的水愈增愈多。起初一點鐘內，增了二寸，自後便增三寸，四寸，到了一尺，又到了二尺，三四尺，僅僅五個鐘頭，早到了五尺多了。衆人的力也已用盡，看看萬無可救。船主只得長歎了一聲，下了放舢板的令。於是我們七個人便放去抽水筒，解下了舢板，船跳在船上。當時那大船沒有

人抽水那水更增漲得快船拉已近下水我回頭一看只見船主還在那船上只顧呆看着船內的水並不過來我一見時萬分着急連忙再跳過那大船去抱了船主跳回舢板等到我跳回時只聽得轟的一聲那大船早已沉下水面那水面上打了幾個旋渦便不見了這便是巴爾船沉沒的始末主人馬利克一聽早似忘了自危難的情形肅然起敬道可敬可敬你們這般盡力着實可敬因又問道自後你們如何能被及倫船上救了來水手道自後我們在舢板上漂了三天恰巧遠遠地看見了及倫船來便做了號信求他來救他們纔放過船來救了我們說罷回頭問着衆水手道諸位我方纔說的可有差也沒有一有衆水手齊聲應道一點不差真是這樣馬利克對着他們說道諸位苦勞了這巴爾船沉沒是我命運不好不關諸位的事諸位着實替我盡心了我也深感諸位的厚誼說罷便叫會計克科道克科你去取了每人二百金來送於他

們他們的工資也算給了他們。那水手等一齊說道：我們不要主人。既沉沒了船，我們還要來取主人的工資，如何對得起主人？馬利克道：這不是你們的罪。我早說過了，而且：說到此處，幾乎垂下淚來。歛了一歛，纔接着說道：你們好去尋別的主人。衆水手一聽道：主人如何解了我們的工了？我們還要在新巴爾船上依舊做主人的事。馬利克道：不是我解了你們的工，只因我沒有力量再造新巴爾船，所以教你們去尋別的主人。衆水手聽了，不覺大驚道：這樣如何是好？這樣我們如何再好拿主人的錢說罷？一個個掩着面退出去了。馬利克叫克科送出錢去，給他們。他們都已去了一個，不要。馬利克見水手等去後，又歎了一口氣道：可敬，可敬。那特密銀行的書記在旁看了多時，也暗暗地歎道：真個可敬，真個可敬。馬利克回頭一見了書記，登時失色。那書記却徐徐的立起身來，走至馬利克旁，說道：老先生的事，我都看見了。我也替老先生傷心。

只是欸項現在怎樣。馬利克一時如何答得出話。那書記却又說道。老先生看這樣罷。我的期票不如都展了幾個月。的期。老先生再想想法子。馬利克默然半晌。答道。恐怕展了期也是無益。那書記道。不展期更沒法了。幸而我在特密銀行裡與人來往自有全權。我便替你都展了三個月的期。罷說罷。取出票子都簽了字。在上又道。老先生不必憂苦。好自爲之。我便去也。說罷便告辭而去。馬利克那妻女等自然感激。一時馬利銀行不至便行破產。但是三月之後將待怎樣。

馬利銀行的事。暫且按下慢表。且說特密銀行的書記自從馬利家出來便去訪問那巴爾船上的水手和他們訂定了約。依舊全雇用。叫他們航海。那些水手雖然戀着舊主人。但因舊主人再也不能造船。閒着無事。正在沒法。忽然聽得有人要雇他們。自然歡喜。便應允了。特密銀行的書記當時付了定金。和他

們約道。現在我。却不要。你們同去。你們且回家去預備着。到了下兩個月的今日。我便差人來招呼你們上船。各水手更形願意。取了定金。辭謝去了。那特密銀行的書記。也自回家不題。且說馬利家。自特密銀行的書記去後。一時如釋重務。數百萬的債款。延了三月。的期大勢已可無碍。只那些小債戶。有時來取銀的。却也時有小欠戶。取過銀來還的。東討西還。暫時却便一日日的挨了過去。馬塞耳的市人。甚是詫異。人人知道。倘然巴爾船沉沒。馬利銀行同時破產。現在巴爾船沉沒的信。既明白了。馬利銀行却依然似有若無的開着。到了十五。都說道。那要破產了。那要破產了。却又依舊不破產。過了一個。月。又過了一個。月。都信馬利破產了。那要破產了。却又依舊不破產。過了一個。月。又過了一個。月。都信馬利銀行的主人。却有意外的能力。不知馬利銀行的主人。正在樓心絞血。無法可想。過了一日。如度一年。過的時候。這樣艱難。算算那特密銀行書記的日期。却

又是日近一日早上起來便開賬簿左右合算算了幾遍又閉了眼左右的想想後又算算後又想如是幾回不覺早過了一日光陰似箭已是兩月有餘看看爲期已近行中所有一切搜括起來只有銀一萬餘兩終難補救因悔當時不如早破了產省得挨這三個月無益的艱辛想雖如此心中却依舊望有挽回到了三個月期限前的半月主人馬利克便從馬塞耳動身前往巴黎想法去了看官聽說偌大一家銀行在本地上不能想法反往別處去想法斷然不能的馬利克雖愚諒不至此只因馬利克這去可也有個緣故馬利銀行中前曾有個執事叫做段倉馬利克前曾助他四百萬元在巴黎開成了一家銀行現在行業十分興盛馬利克想倘若和他開口總能通融千萬元以上馬利克原是箇施恩不圖報的人所以一向想不到此現在弄的沒有別法了只得決了心向巴黎走一遭兒不料到了巴黎見了段倉之後說起銀錢的話段倉却

毫。無。情。義。非。但。不。肯。借。錢。而。且。言。詞。之。間。都。有。厭。色。馬。利。克。無。法。只。得。依。舊。空。手。回。來。到。了。家。內。早。又。去。了。七。日。離。那。限。期。只。有。八。日。了。家。人。接。着。後。自。然。長。噓。短。歎。相。對。無。言。馬。利。克。却。反。似。去。時。心。已。定。了。每。日。在。家。賬。也。不。看。了。算。也。不。算。了。自。朝。至。暮。悠。然。長。坐。馬。利。克。的。妻。女。見。他。如。此。情。形。心。中。着。實。害。怕。然。又。沒。法。只。得。每。日。祈。神。禱。佛。乞。空。祐。保。及。至。那。限。期。前。第。五。日。的。早。上。舉。家。正。在。惶。恐。之。中。忽。然。聽。得。會。計。克。科。如。狂。如。醉。的。在。那。裏。一。個。人。獨。自。噪。鬧。大。聲。道。我。又。不。會。做。錯。了。甚。麼。事。如。何。要。我。出。去。說。後。便。氣。憤。憤。的。拿。了。一。疊。賬。簿。送。至。馬。利。克。房。內。退。出。去。了。馬。利。克。的。妻。女。知。道。事。愈。緊。急。到。了。晚。上。相。對。無。言。默。默。地。都。擔。着。心。事。馬。利。克。往。日。便。到。晚。上。也。依。舊。在。那。辦。事。房。內。做。事。是。晚。夜。已。近。半。尚。未。出。來。妻。女。等。也。在。自。己。房。內。守。着。不。敢。就。寢。及。至。敲。了。十二。點。鐘。馬。利。克。纔。從。辦。事。房。內。出。來。走。往。自。己。寢。室。內。去。馬。利。克。的。妻。聽。着。聲。息。

便對他女兒說道。阿父已就寢了。你也睡罷。那女兒便應了一聲。起身回房去了。馬利克的妻。又悶坐了一刻。立起身來。脫衣欲睡。心中甚是不能放下。因便輕輕地開了房門。出去到那馬利克寢室外。潛窺馬利克的舉動。不料到了房前。看見房門邊早已立着一人。細細一看。正是自己的女兒。也在向內張看。馬利克的妻。見了女兒。連忙走近前去。輕輕地問他道。阿父在內做甚麼。頓然一問。那女兒不覺一驚。連忙回頭看時。見是自己母親。答道。正在看那許多書信。便讓母親來看。他母親向內看時。只見馬利克手中執着一筆。一手撫着頭。心中想甚麼事。又似要寫甚麼的樣子。連忙向桌子上一看時。心內不覺便突突的跳個不止。你道爲何原來。那桌子上放着的。不是別的。便是寫遺囑產的公證紙。好好一個人。又不病。重要寫遺囑。何用其意。可知他的女。不知所以。認作書信。他的妻。見了。如何不驚。怕張了一刻。見馬利克寫完了。遺囑脫衣就寢。他

的。妻。女。也。各。回。房。當。夜。自。然。不。能。安。睡。到。了。明。日。一。早。起。來。各。人。都。有。各。人。心。事。悶。悶。無。言。又。是。一。日。夜。飯。後。馬。利。克。因。到。妻。女。房。中。勉。爲。談。笑。杜。蓮。娘。便。執。着。他。父。親。手。說。道。阿。父。阿。父。今。夜。再。多。坐。一。回。兒。一。人。在。房。內。豈。不。寂。寞。馬。利。克。對。着。他。淒。然。一。笑。答。道。阿。父。還。有。事。哩。說。罷。又。起。身。往。辦。事。房。去。了。杜。蓮。便。對。他。母。親。道。阿。父。一。人。在。那。房。內。女。兒。看。了。十。分。害。怕。他。母。親。也。默。然。無。言。又。到。了。明。日。離。那。限。期。只。有。三。日。了。家。中。情。形。益。形。慘。淡。馬。利。克。妻。便。寫。了。信。去。叫。他。大。兒。子。回。來。那。大。兒。子。一。向。在。外。讀。書。已。在。士。官。學。校。卒。了。業。現。在。纔。做。了。少。尉。爲。人。沉。毅。勇。敢。知。道。的。都。說。他。是。個。有。望。的。青。年。現。正。二。十。二。歲。他。母。親。叫。他。回。來。明。知。於。馬。利。克。的。事。絲。毫。無。補。不。過。因。着。家。中。冷。淡。叫。他。回。來。也。可。稍。稍。壯。了。些。膽。又。到。明。日。那。艱。難。的。時。候。愈。覺。近。了。那。馬。利。克。分。付。女。兒。道。杜。蓮。我。房。門。上。鑰。匙。你。拿。來。給。我。杜。蓮。將。這。件。事。告。訴。了。他。母。親。他。母。親。對。他。

說道：我兒，你自今後再也不要離開了你阿父的身畔了。杜蓮點頭應允。因又告訴了他未來的丈夫愛麥。愛麥也對他說：你須時常守着阿父，切勿相離。杜蓮於是真的吃了早飯，便走向馬利克的辦事房來。馬利克却對他說道：我要事你可暫時出去。杜蓮不敢違拗，只得走了出來。隔了一刻再進去時，馬利克却又是這樣說：一連幾次，杜蓮只得在房門外進來出去，奔走了一日。又到明日，這日便是限期的大難日了。杜蓮一早起來，依舊守着父親。他父親依舊設法推他出去。如是者數次，時候已至上午十點鐘。杜蓮正在馬利克房外徘徊，忽然一個人拿着一封信來問道：小姐是否便裡的杜蓮小姐？杜蓮道是。接着信一看，那送信的人早已走了去了。信面寫着：內有要言，請杜蓮小姐速啟。杜蓮連忙折開看時，只見裡面寫道：要救你父親的性命，可速往阿黎街第三十五號門牌五層樓上第二間房內火爐上開函啟視。杜蓮一看了這封信，心

中十分詫異。要想問那送信的人。那送信的人早已去了。只得携着信。忙去和愛麥相商。愛麥也猜不出其中的緣故。但說道。杜蓮姐。你却應該照着信上說的話去的。他既說自能救你父親。却是救父親的要緊。你便去罷。你便去罷。杜蓮見丈夫說去。心中原也要去的。連忙立起身來。向下便走。剛到門口。恰值他長兄玉郎回來。略說了家內的事。玉郎往內。杜蓮小姐往外去了。暫且按下慢表。且說玉郎到了家內。先到母親房中。只見兩眼含着冷淚。悶然獨坐。見了兒子回來。慘然道。我兒。不料我今日還能見着你一面。你可知道今日便是我們馬利家滅亡的時候了。玉郎已在杜蓮前。探明了此事。心中雖然悲切。却也沒法慰他母親。只得呆呆的立着他母親。便道。你去看看你的父親。看玉郎於是便別了母親。來看父親。到了父親房外。只見房門緊閉。一時不便。卽入。先在房外聽時。只聽得房內却有一種聲息。十分可怕。因在門鍵穴內張時。早看見他

父親一手携了一個小篋子。開出房門來見了玉郎也不理他。一直走向自己寢室內去。玉郎便忙跟至他寢室外。馬利克不及關門。玉郎已經進來。玉郎看他父親手內的篋子不是別的中間放着兩枝手槍。玉郎便問道：「阿父這手槍要他做甚麼？馬利克不便回答。只口中獨語道：『可恨。可恨。』玉郎又問道：『阿父阿父。這手槍是甚麼用的？』馬利克登時放重了顏。答道：『玉郎。你知道這馬利的名譽麼？今日今時便是我們馬利家保守名譽的時候了。這手槍便是保全名譽用的。』玉郎聽了。已明白了他父親自殺的意思了。心中甚是驚恐。口內却不知說着何語的好。他父親便立刻取了一本賬簿來。打開了賬面。指他看道：『今日午時十二點鐘。須付特密銀行二百萬元。下面又一行寫着道：『現將所有行中存銀合計共有一萬五千二百餘元。』說道：『玉郎。你看這兩數相抵今日這午時如何過得過去？』玉郎看了這數也是呆了。勉強道：『阿父。所有的方法都已想盡。』

了。馬利克道。自然想盡了。玉郎道。十二點鐘以前可得的金再也沒有了嗎。馬利克道。再也沒有了。玉郎想了半晌。纔歎了一口氣道。那麼。倘然特密銀行來取銀。便是我家破產的時候了。馬利克道。什麼不是。玉郎道。破產。馬利克便接着說道。破產是我們商人最不體面的事。玉郎道。不體面將什麼。馬利克道。別的現在我也沒法了。相錯的銀數。既是這般大。我只有將我這身體給他。玉郎一聽。登時失色道。阿父。這是萬萬使不得的。倘然阿父死了。叫我阿母和妹妹。怎樣。馬利克慨然道。你說這些原也不錯。只是現在。我却再顧不得他們了。人生世上。最要緊的是信約。倘然今日。我失於他。便是生着我。明日也不能做人。玉郎見他死意已決。不能相勸。便道。這樣說時。兒也不願再生在世。阿父的責任。便是孩兒的責任。阿父死了。孩兒也斷斷不能獨生。阿父這兩枝手槍一枝。給孩兒罷。馬利克却說道。這個不能。你死了。於事也無益。你說的阿母阿妹。

更教他們依靠着誰。玉郎道：「阿父的意思，要教我活着養阿母阿妹麼？」馬利克道：「正是。你現在年紀還輕，將來還有可爲你如活着，還可回復了我們馬利家的名譽。你若同我死了，有甚相干？」玉郎默然良久，回答道：「父親說的不錯。孩兒不死了。馬利克甚喜道：『這纔是我的好兒。』玉郎道：『玉郎，你切勿忘記了今日馬利家的恨事。我死也瞑目。』玉郎慨然道：『阿父放心。今日的事，孩兒死也不忘。孩兒今生誓必回復這馬利家的名譽。』來忽又說道：『阿父，阿父，你倘然不死，難道不能再興這馬利家嗎？』我想今日便是沒法破了產。我和阿父兩人合力做事，再回復這馬利家的名譽，不更勝似白丟了阿父的性命？」馬利克道：『玉郎，玉郎，你這話了，你却不當死。我是萬萬不能不死的。你不死，便可再興這馬利家。我不死，便不能再興這馬利家了。你豈不知世上的債主，那有一分慈悲心的人？我一日不死，我的責任便一日不能脫去。你想這數百萬的債務，便是再興也那。

個還清他而且背着這數百萬債務在身上宛如病馬背了百萬斤的貨車更無再興之望了玉郎道如此說來阿父除了死外更沒有別法了馬利克道沒有別法玉郎便歎了一口氣不再說話馬利克又道玉郎方纔的話你都明白了我和你現在分任這生死的兩件事你是生的你須常想着回復馬利克家的名譽玉郎應道想着想着馬利克又道我是死的我也講個死的時候你聽現在已是十點鐘了到了十二點鐘便是付銀的期限我想倘然那取銀的人來時我還未死看見了他有何面目倘然早死了或者有了挽回：說到此處忽又止住道這個我也不望了不過這樣說說罷了或者有個挽回豈非枉此一死因此我已想到了十一點我便拿槍自盡玉郎聽到此處不覺流淚馬利克又道現在還有半點多時的餘暇正好處理處理家事但是你阿母阿妹面前我也不和他們說破了說也無益徒然傷了他們的心便是我要和你說

的話方纔也已說盡。只要你知道我的心就是了。你可去罷。玉郎只顧掩面拭淚。如何肯去。馬利克又催道。玉兒。玉兒。你快去罷。說到去罷兩字。馬利克的聲音也已變了。玉郎便帶哭帶叫道。阿父。阿父。馬利克止不住也。兩淚直流。回道。玉兒。玉兒。玉郎便投入馬利克懷內。馬利克便撫着他的說道。玉兒。阿父今日便和你永別了。玉郎還只是號泣。馬利克收淚說道。玉郎。你去罷。玉郎道。阿父。叫我那裏去。馬利克道。你去看看你母親。不知他也哭的怎樣了。玉郎還不肯去。馬利克便推他起來。送出房門。他還口內只叫着阿父。馬利克回到房內。也只拭淚坐定。一刻取出表來看時。已近十點五十分鐘。便忙取出了那手槍來。檢點了一回。早又去三分時候。心中雖自十分鎮壓。却依然突突的跳個不止。又過一分。正在冥想那死後的情形。忽聽得房外腳步聲響。知道那特密銀行來了。便忙取起那手槍來。拉去了。停機。扳起了。扳機。對準了自己的腦門。

正要開放不料那來的早已開進了房門連聲叫過阿父阿父好了好了快不要自盡馬利克一聽這是女兒杜蓮的聲手中略一遲慢那杜蓮早已跑到了面前將馬利克手內的槍一把奪去一手取一封信來向臺上一擲道阿父快看馬利克放了手槍。拿起那信來看時。只見上面寫着道。

馬利克舊主人閣下。僕蒙厚恩。死不敢忘。今從東方歸。知主人有破產之危。特備銀五百萬。將主人所有借券盡數贖回。前日特遣書記示主人。以數并展三月之約者。特恐主人不受。故爲是曲折耳。虛妄之罪。想能見諒。現知主人將以性命易名譽。主人高節。能不欽佩。雖然。主人前者救僕。以生僕。亦安忍坐視主人之死耶。所有借券。悉以奉呈。非敢云報德也。聊以安我心耳。萬望主人勿見迸爲感。受恩僕路宿干。

馬利克一見。奇異道。路宿。路宿。我知他已死了。他還在人間嗎。難道我做夢不

成杜蓮道。阿父。這是眞事。那裡是做夢。他受了父親救命之恩。自然這次來報馬利克道。原來前日來的便是他的書記。我原想特密銀行那肯寬我三月的限期。父女二人正在這裏說。忽然房外又跑進了一個來。叫道。阿父。阿父。好了。好了。那巴爾船已回來了。馬利克更奇怪道。巴爾船沉沒之信早已千確。那裡再有回來的。理玉郎道。阿父不信。那船上的人已在外邊。阿父便好叫他們來。馬利克便命他們進來。仍是前次來的幾個水手。那船主也來了。馬利克便問船主以前的事。那船主道。了。歉。意。說。道。以。前。的。巴。爾。船。甚。負。主。人。厚。意。以。至。沉。沒。自。後。幸。喜。遇。見。了。路。宿。先。生。的。書。記。官。承。他。厚。意。設。法。將。那。沉。沒。的。船。浮。了。起。來。取。出。船。上。的。貨。物。又。蒙。假。了。資。本。另。買。了。一。個。新。船。依。舊。又。到。東。方。去。做。了。一。次。貿。易。又。喜。發。了。大。財。已。將。路。宿。先。生。的。資。本。還。訖。現。在。又。裝。着。貨。纜。從。印。度。回。來。船。上。的。貨。還。沒。卸。下。特。先。來。報。主。人。知。道。馬。利。克。一。聽。自。然。歡。喜。登。

時一家中人。個個眉飛色舞。萬重淒涼之氣。一變而爲融和活潑。都說道。天祐。天祐。從此馬利克過此大難。再振作起一番精神。馬利銀行又復興。盛那玉郎也。不再進那軍隊幫着父親。重興家業。天命人力。一時並舉。那馬利銀行從此日盛一日。世世相守。傳至於今。

(完)

短篇
小說

女偵探

(虛無黨叢談之一)

(冷)

倫敦市中爲虛無黨員秘密巢窟其本部在西北市上莫斯街的某號爲黨中實行委員聚會之所每當夕陽西墮燈火初明所有實行委員羣來集議我自西伯利亞逃出後便來此地黨中諸人因我能說英法語言便於探聽消息因此也被選爲實行委員住了三個月所有倫敦一切情形大概都已明白一日虛無黨中出了一件絕大案件那實行的職務落在我手內我因實行這事的緣故幾令我失了名譽喪了性命盡棄了我平日的本心說來甚是可羞可怕看官如欲知我爲着甚事且讓我慢慢說來在前數月我們黨員中有個叫做伊野的奉了聖彼得堡中央本部的訓令叫他前往聖彼得堡去原來那伊野平日舉動俄國政府的秘密偵探知之甚悉因此伊野去時我們黨內的人個

個替他擔心。伊野也十分謹慎。扮了法國的商人模樣。携了從馬爾寨到烏台寨的法國旅行券。前往聖彼得堡。不料到了烏台寨。那裏的警察在他上陸時。便將他拿住。搬出了他的行李。來將那種種秘密要件。盡行洩漏。我們聖彼得堡的黨員。被捉了二十三人。這二十三人。審問時。據報紙所載。有一貴婦人。沙脫証實。因此都受了死刑。我們實行委員會。得了這信。便也將沙脫定了個死刑之罪。各人抽籤。選舉那實行死刑的職務。不幸落在我手內。當時我抽籤。被舉後。心中十分害怕。殺人的勾當。雖然久有此心。却沒有親身做過。深恐不能下手。一時頗爲躊躇。衆人見我躊躇的樣子。都說道。這花脫做了假的証據。絕了我們二十餘人黨員的性命。這仇真是不共對天。我們如過不殺了他。天理也不容我自後。又說了許多仗義的說話。一時激起了我的志氣。我也便應承了我既應承了這個命令。我便去訪花脫的蹤跡。豈知事有湊巧。不必遠訪。花

脫。這。時。正。也。來。了。倫。敦。住。在。黑。都。公。園。旁。的。小。邱。上。我。訪。了。一。兩。日。後。便。訪。着。
了。只。是。蹤。跡。易。知。會。面。卻。是。不。易。我。第。一。次。和。那。婦。人。會。面。的。地。方。在。那。阿。尼。
座。劇。場。上。當。時。花。脫。恰。在。我。鄰。席。我。既。探。聽。明。白。便。細。細。的。看。他。見。他。身。上。穿。
着。黑。色。的。夜。會。服。頸。邊。迴。着。金。剛。石。的。襟。緣。十。分。美。麗。年。紀。約。在。二。十。四。五。面。
貌。風。度。又。甚。出。衆。幾。如。天。女。一。般。我。一。見。了。他。不。覺。神。往。心。中。自。想。我。看。見。的。
婦。女。也。不。爲。少。只。是。這。樣。的。美。婦。卻。沒。有。見。過。又。想。道。這。樣。的。美。婦。人。現。在。便。
是。我。要。殺。他。的。想。到。此。處。不。覺。愴。然。若。失。我。正。在。這。般。想。我。的。眼。睛。只。管。對。着。
花。脫。出。神。花。脫。見。了。不。覺。回。眸。一。笑。我。見。他。一。笑。之。後。頓。然。愛。他。的。心。又。增。了。
數。倍。我。便。打。疊。起。殺。他。的。念。頭。只。顧。細。細。看。他。美。貌。到。了。劇。中。休。息。我。往。吸。烟。
室。時。從。他。席。旁。經。過。便。告。了。一。聲。驚。擾。的。罪。他。也。回。答。了。一。聲。答。時。凝。眸。睇。視。
十。分。情。重。未。幾。劇。幕。又。啟。我。仍。回。座。觀。劇。到。了。劇。終。我。便。起。身。走。至。花。脫。前。說。

道。夫人。的。馬。車。停。在。那。裏。我。替。夫。人。去。找。花。脫。謝。了。一。聲。說。道。便。在。這。門。首。是。個。穿。着。皮。外。套。的。馬。夫。我。便。同。了。花。脫。出。來。到。得。門。首。我。着。了。馬。夫。扶。他。上。了。車。花。脫。十。分。感。激。問。我。道。先。生。你。原。來。也。是。我。們。俄。國。的。人。難。得。客。中。相。見。又。承。你。厚。意。我。便。笑。道。這。算。甚。麼。我。們。同。國。人。自。應。相。親。相。愛。花。脫。道。先。生。貴。姓。大。名。我。答。道。我。姓。蘇。名。登。號。季。子。請。問。夫。人。：：：花。脫。答。道。你。叫。我。花。脫。夫。人。好。了。說。罷。便。又。笑。了。一。笑。謝。一。聲。開。車。去。了。我。呆。立。在。劇。場。門。口。目。送。他。去。神。思。一。時。恍。惚。歇。了。一。回。纔。定。了。心。走。回。寓。所。自。此。後。我。每。遇。見。了。花。脫。花。脫。便。和。我。招。呼。且。又。時。時。寫。了。信。來。請。我。到。他。家。裏。閒。談。他。的。家。裏。果。然。十。分。華。美。服。御。一。切。都。是。倫。敦。的。上。等。自。不。必。說。而。且。他。的。寓。所。又。在。黑。都。公。園。的。小。邸。上。又。占。着。天。然。的。景。地。正。似。帝。王。宮。關。神。仙。洞。府。我。到。了。幾。次。便。如。入。了。魔。道。一。般。無。事。時。他。不。來。招。便。也。常。想。去。了。一。日。他。的。家。裏。又。開。了。一。個。小。小。的。宴。

會。我。又。被。他。請。了。去。宴。會。既。畢。別。的。客。都。已。散。了。我。和。他。兩。人。對。坐。無。言。時。當。夕。陽。西。墮。清。風。徐。來。下。瞰。黑。都。公。園。枝。影。輕。搖。香。光。暗。送。十。分。爽。快。他。便。立。身。起。來。走。至。窗。口。推。身。窗。外。閒。看。那。晚。景。他。的。顏。正。映。着。夕。光。的。返。照。更。顯。得。嬌。豔。我。見。了。一。時。神。飛。魄。散。意。志。蕩。漾。自。思。世。間。那。有。這。樣。的。美。人。人。生。那。有。遇。見。這。樣。美。人。的。幸。福。今。日。我。竟。遇。見。了。我。的。幸。福。無。限。我。便。更。望。我。自。今。以。後。自。朝。至。暮。自。暮。至。朝。常。和。這。美。人。相。處。常。看。着。這。美。人。的。顏。我。別。的。東。西。都。可。不。看。別。的。幸。福。都。也。不。要。別。的。志。願。都。也。可。消。滅。了。忽。然。想。着。他。已。是。夫。人。又。是。貴。族。我。要。和。他。常。在。一。處。終。屬。妄。想。想。到。此。處。不。覺。心。中。登。時。冰。冷。坐。在。椅。上。甚。覺。無。味。便。欲。立。起。身。來。一。伸。手。剛。觸。在。衣。袋。裏。的。手。槍。柄。上。不。覺。又。怔。了。一。怔。依。然。倒。身。坐。下。心。中。正。在。茫。然。無。主。的。時。候。忽。然。花。脫。回。頭。過。來。對。了。我。蹶。然。微。笑。說。道。蘇。先。生。你。心。中。想。甚。麼。如。何。獨。坐。無。言。我。一。時。不。能。對。答。只。得。

又復起身來走至花脫身邊執着花脫的手說道我不想甚麼花脫一觸了我的手宛如觸了電氣一般感覺頓然異樣凝眸睇視心中好似有無限的愛戀隨後說道季子我今日纔知道世上有那可愛的男人我自從結了婚後遇這不幸的夫婦早視世上的男人都如狼虎了因此我見了男人便生厭恨我自從見了你……說到此處忽然頓住不往下說我便接着說道夫人你不厭恨我麼花脫道我豈但不厭你我心中着實愛你說到愛你兩字面上卻現出十分真意我尙未答花脫早有說道季子我生平的命運甚是可憐你還不知道我也沒有告訴過你你自然不明白我已是嫁了人的人那花脫伯爵便是我的丈夫人家看來有財有勢甚是榮譽豈知我嫁了伯爵好似伴了虎狼一般的這些事現在也不必多講自後你自知道我因問道夫人你既和伯爵不合爲何不離去了他花脫道一向我也沒有合意的人我想世上男人總是這樣的

所以我也死了這個心了。如今……說到此處，忽又頓住了，瞪着眼，只顧看我。面我被他一看，又聽着他邊的言語，登時心神蕩漾，萬種熱情，一時如湧，覺得渾身血走面上，通紅眼中，情淚滴滴滾了下來。花脫見我感動了真情，便緊執了我的手，相對無語。好一回，兩人的心都漸漸定了。花脫然後放了手，向我說道：「季子，你真個不知我身上的歷史嗎？我一向心中的苦處，沒個人可告，懇現在告懇你罷。我的母親原是法蘭西人，我父親是個俄國的內務大臣。我從小養育在莫斯科，自後我父親做了官，我便隨至聖彼得堡。當時我年尚少，被我父親作嫁主，給了這花脫伯爵。豈知這伯爵秉性暴戾，毫沒情義。我嫁了他半年，他竟不以人類待我。我性起時，呼叱自不必說，或蹴或打，也無所不至。我萬不得已，纔逃了出來。說到此處，眼中含着淚，還是十分傷感。我聽了他話，也是甚抱不平。忿然道：「可惡，可惡。我們俄國還有這樣的人嗎？那是真真畜類，都不如

了。花脫道：「這樣時，已是我的命苦了。豈知那伯爵更有苦的方法。我自從出了伯爵家後，便想這樣孽緣。想來到後也終究也沒有甚麼好處。不如離異了他。便請立森伯爵向他關說。他卻不肯。倒說道：『無故離婚，便是毀損他的名譽。』說了一年多，他總不肯承認。我也沒法想，只得出了國門，向維也納、巴黎、倫敦等各地游歷。總不回國。伯爵見我總不回國，也知道我恩斷義盡了。據上月立森伯爵來信，花脫伯爵已有允意，說到花脫伯爵已有允意，幾個字面上微微含着笑形，不似從前的憂鬱了。我便也含笑問道：『倘然花脫伯爵的婚離了，後夫人將待怎地？』花脫道：『我起初的本意，不過想脫了伯爵的迫辱，而且心中深恨男人，再也不願嫁人了。如今既遇了你……』說到此句，忽又頓了一頓，含笑向我看了半晌，纔又接着說道：『不意你竟是個情恩深重的人。我如今想只求你和我常和我住在一處，我手中也可過得一世，也算今生的幸福了。我聽了這』

番話。方纔自料不能和花脫結婚的疑心早已洗刷淨盡了。心中融融然如登天堂。如入仙界。世間所有艱難困苦。恩仇榮辱的事。一切盡忘。正在得意時。忽然伸手又觸着衣袋裏的小刀柄。不覺驚醒。轉幾乎跌下。急忙忍住。勉強依舊裝着笑說道。夫人如有這個心。我是幸福無量了。花脫急道。我什麼沒有這個真心。沒有真心。我也不對你說了。我道。這便是我今生的幸福。又道。夫人既許了我。可允我幾時結婚。夫人仰頭想了一想。徐徐答道。這且隨後再談。現在只明了我們兩人的心好了。說後。他又緊緊地握了我的手。向着我微笑。心中似有千般的得意。連那言語都說不出來。我這時心中卻忽又清醒起來。自問。我來此不是別的。我是帶着使命的人。我便是戀他。現在不殺他。我們黨裏的勢力。我是知道的。他的性命斷也不保。而且不但他的性命不保。我的性命也復不保。我的性命不保。原也常事。只無故留了個惡名在世。又於他無益。甚不值。

得。不。如。我。趁。他。此。時。情。濃。之。際。纔。和。我。訂。婚。之。時。我。便。殺。了。他。他。也。無。甚。苦。惱。我。也。可。完。了。這。個。使。命。豈。不。一。舉。兩。得。想。定。了。主。意。便。慢。慢。放。下。左。手。伸。入。衣。袋。裏。捻。着。了。刀。柄。抽。去。了。刀。鞘。正。欲。看。個。機。會。便。行。動。手。這。時。他。剛。面。向。着。窗。外。看。那。初。上。的。月。光。忽。然。回。頭。過。來。向。我。笑。道。季。子。你。想。甚。麼。只。不。說。話。我。原。想。背。着。他。面。殺。他。的。不。想。他。回。過。面。來。殺。的。心。早。已。去。了。一。半。又。被。他。一。笑。捻。刀。的。左。手。早。已。絲。毫。無。力。將。刀。依。舊。放。入。鞘。內。我。還。未。答。他。早。携。着。我。手。立。起。身。來。笑。道。你。相。的。事。我。知。道。了。日。後。再。想。罷。天。色。晚。了。我。們。且。食。晚。餐。去。說。時。早。同。着。步。走。往。食。堂。食。時。我。心。中。只。是。突。突。的。跳。他。卻。談。笑。自。如。迨。至。食。畢。我。便。愜。快。而。回。到。了。寓。內。我。們。同。黨。的。實。行。委。員。正。值。開。會。詰。問。我。道。花。脫。的。事。如。何。至。今。尚。未。實。行。我。沒。的。說。只。得。答。道。還。沒。有。下。手。的。機。會。委。員。等。都。大。聲。道。如。今。已。有。二。十。多。天。了。如。何。還。沒。機。會。隨。後。又。各。冷。笑。道。你。休。被。了。他。的。奸。

計。這。樣。可。殺。的。婦。人。你。還。戀。着。他。做。甚。你。如。要。戀。着。他。以。前。的。誓。言。有。何。用。處。我。心。中。正。被。花。脫。纏。了。一。天。神。經。十。分。擾。亂。又。遇。了。開。會。更。加。着。急。今。忽。被。他。們。全。然。說。破。真。弄。的。悶。口。無。言。那。些。委。員。又。說。道。蘇。先。生。我。們。再。展。限。了。你。多。少。時。候。你。須。快。快。實。行。不。然。他。如。一。旦。走。了。唯。有。將。你。的。性。命。抵。償。我。受。了。這。一。場。沒。趣。只。得。唯。唯。聽。命。設。法。再。尋。殺。他。的。機。會。

到。了。一。禮。拜。後。我。心。中。又。是。着。急。又。是。失。望。昏。昏。沈。沈。十。分。擾。亂。每。日。除。了。食。息。起。眠。之。外。毫。無。別。的。感。覺。一。起。念。頭。便。是。我。那。伯。爵。夫。人。的。事。一。日。心。中。煩。悶。出。了。門。便。在。街。上。閒。行。一。路。走。時。又。想。起。了。伯。爵。夫。人。心。中。算。計。總。想。如。何。救。他。不。覺。又。想。起。實。行。部。內。委。員。的。命。令。登。時。出。了。一。身。冷。汗。因。念。我。們。實。行。部。的。規。則。甚。是。利。害。的。倘。然。我。救。了。夫。人。非。但。他。的。命。依。舊。不。保。便。是。我。的。命。也。沒。有。了。想。來。想。去。一。無。善。法。好。似。獸。了。的。一。般。心。中。只。是。想。腳。下。順。着。步。兒。

走○去○抬○頭○一○看○不○覺○早○又○走○到○了○那○伯○爵○夫○人○的○門○口○了○挨○身○進○去○到○得○庭○內○
便○有○一○個○用○人○出○來○接○着○那○用○人○是○我○見○慣○了○的○一○見○是○我○便○輕○轻○向○我○說○道○
夫○人○在○房○內○我○便○進○了○房○子○走○上○樓○到○了○夫○人○房○內○只○是○夫○人○披○着○羅○衣○散○着○
金○髮○一○手○支○着○顏○靠○在○椅○上○看○書○窺○他○神○氣○十○分○安○閒○我○便○轻○轻○過○去○立○在○他○
身○旁○不○敢○驚○動○他○等○了○一○刻○他○忽○抬○頭○起○來○一○見○了○我○萬○分○歡○喜○便○丢○下○書○來○
携○我○的○手○我○這○時○心○中○愛○極○不○覺○低○着○頭○又○和○他○接○了○個○吻○他○忽○問○道○我○的○哥○
哥○你○今○天○什○麼○來○面○上○這○樣○不○好○看○身○上○可○好○我○便○支○吾○道○沒○有○甚○麼○方○纔○在○
外○邊○來○或○者○吹○了○涼○風○夫○人○便○也○相○信○了○卻○依○舊○執○了○我○的○手○再○也○不○放○我○這○
時○心○中○十○分○難○過○觸○着○他○手○宛○似○觸○了○針○刺○的○一○般○連○忙○將○手○伸○下○不○料○夫○人○
見○我○放○了○手○依○舊○又○來○執○了○問○我○道○你○今○天○心○中○究○意○怎○樣○我○看○你○有○甚○不○自○
在○我○答○道○沒○有○沒○有○又○笑○道○我○只○心○想○着○夫○人○夫○人○聽○我○這○話○登○時○甚○形○感○動○

紅了顏。將我的手放了。我便舍了夫人一個人。獨自是在那房內往來的。走心中只是七上八下。萬分難過。夫人忙又追了過來。攔了我。手問我道：你心中想甚麼的。這般舉動。好不教我心憂。你身體究竟可好。我聽他這樣問。見他這般着急。暗暗地歎了一口氣。叫了一聲夫人。夫人見我顏色頓變。神形慘淡。更形驚駭。我乃定着心。穩着氣。又說道：夫人。你聽我說了罷。我是個不好的人。我向騙了夫人了。夫人更詫怪道：甚麼你騙了我。我一時噎住了氣。不得回答。歇了歇。纔說道：我愛夫人的心。比愛我自己更甚。我原不敢將夫人怎樣的。只是這卻不是我的本心。夫人道：是甚麼的事。你快說給我聽。我答道：我、我、我要將夫人。夫人道：你要將我怎樣。我又道：是我的糊塗了。是我的糊塗了。我要將夫人殺害。夫人大驚道：要將我殺害。又想了一想道：這真的嗎。這不是你發了狂了嗎。這時夫人早已面無人色。說完了兩句話。往後倒於椅上。我一

時心中甚爲紛亂。忙扶了他起來。說道：我沒有發狂。我真有這樣事的。我現在對你說。我心中不忍殺你。你可放心。我現在定了主意了。不殺你。我事不了。殺你。我又不忍。我只好自殺了。罷。夫人聽說我要自殺。又失驚道：這如何使得。那有爲了我的事。害你的道理。你快殺了我。罷。你快殺了我。罷。忽又問道：你爲着甚事要殺我。如何不殺我。你又不得了事。我直說道：我是虛無黨的黨員。夫人又驚道：你是虛無黨的黨員。我道：正是。夫人道：虛無黨的黨員如何要來殺害我。我道：我們黨內有幾個毫沒犯罪的人。被你通了信。捕入牢內。送往西比利亞。寒慘遭虐。死。因此我們實行部內。將你下了死刑的宣告。我便是被舉的實行委員。夫人忽然叫起屈來。執了我手說道：冤哉。這是奴斯堆報上誣陷我的。我那有這種事。我休信地。你且聽我說來。忽然一手觸着我衣袋裡的手槍。不覺又戰慄了一陣。然後說道：我有無密告虛無黨的事。我也不必深辯。只是這

件事。卻是我那伯爵和我。不合捏造來害我的。你如不信。可問那奴斯堆的報館去。那封信。是不是伯爵送來登的。可就知道了。這是他借刀殺人的計劃。如何虛無黨員便相信他。我道。那麼報上的記事。都是假的嗎。夫人道。都是假的。我可對你立下個誓。而且虛無黨員裁判的時候。我正同了柏留男爵。夫人在淤泥沙地方遊歷。我一些都沒知道。隨後我回來知道了。報上記的事。我便寄信往奴斯堆報館。教他更正的。我便道。這事我都明白了。但是我沒有救你的法子。倘然不教我死時。我不殺你。如何能去消了這個差使。夫人掩着面只是哭泣。我一手攜着小刀。呆立在他的旁邊。半晌無語。夫人卻哭着又說道。我的哥哥。我們兩人。既然不能兩全。還是殺了我的好。只是卻有一層。你可垂我。則個讓我死前。稍稍預備了一些事。寬我一些限期。我便感恩不盡說罷。我也垂淚了。便問。你要多少期限。夫人道。只要三日罷了。我便應承他三日。這時我心

中十分難忍。已至不能回答。只點點頭。便告辭而出。

我自和夫人約了三日之期以後。便自回家。等到那第三日晚上。八點多鐘。我便又去訪問那夫人。按了門鈴。自有用人出來。我便問他道。夫人可在。那人道。阿呀。先生。不好了。夫人死了。我道。死了嗎。我心中想。果然他自裁了。又問道。甚麼時候死的。是什麼病死的。用人哭着道。是被人殺死了的。纔死哩。現在還有醫生和那警察長在那裏驗看說時。還戰慄不止。我便立刻走了進去。到他房內。見檯子上。點着兩枝蠟燭。房內東西歷亂。一付淒慘的光景。不堪入目。回思以前夫人情分不覺。淚下回頭。過來便見近窗邊橫着一個屍首。胸腹間血肉狼藉。身上掩着一條白單。旁邊立着兩人對面談話。便是警察長和醫生。我便一直走至屍首旁邊。心想着夫人的美貌。不免揭起了白單子。看了他的顏。又看了看他的胸腹。只見胸口傷處。劃着一個十字形。他顏上也劃了個十

字形明知這是虛無黨對着秘告人行刑的記號。定是虛無黨員殺死的了。口內不說。心中不覺打了一個寒戰。回頭一看。那警察長隱在蠟燭旁。手內拿着一件亮晃晃的東西。正在燭光下細看我。一見時不覺大驚。這是我每日藏在衣袋裏的小刀子。如何落在他手裏。忙向自己衣袋裏一摸。時却只賸了一個刀鞘子了。我又是一驚。因想。却是甚麼人盜了我的刀子。去做了這事。警察長看見我的顏色失常。便走過來。問了我的姓名住所。記在手賬上。似要查問我的意思。記後。便走了出去。我又問了用人幾句。夫人當時被殺的情形。據那用人說。夫人將於明日前往巴黎。因先叫那女婢宜男帶了行李。先去借好了房屋。預備在那裏。到了六點鐘時。照常到那食堂裏去晚餐。開出房門。後心中若有所思。便不到食堂裏。出外去了。出去了一刻。又復回來。然後再到食堂。照常用了晚餐。回到房內。自後不知如何。便被人殺死了。我聽了這篇話。既事至此。

也不能救他。便回到寓內。明日這件事早已徧傳報上了。是晚又值我們實行委員聚會之期。我便蒞會將這事報告。我只說道：「奴斯夫人不知被甚麼人已殺死了。」會長冷笑道：「你可向着助你的人道謝。」我便問道：「會長誰是助我殺了的？」會長道：「江烈。」我便回身轉來。向着坐在我旁邊的人道：「謝原來這江烈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好漢。是個軍士出身。在實行委員會中稱爲鐵漢的。」我對他道謝。後他也笑道：「我知道你伸不起這條手。所以幫你殺了所有委員。」都微笑不語。會長因又訓斥了幾句。各自散會。這件事便表過不題。再說警察署內。自從出了奴斯夫人被殺之案。各處探緝兇手。並無下落。裁判所也曾傳了我去兩次。細細詢問。我只說是夫人的友人被殺的事。毫不知道。末後警察署也沒方法。只成了一件無頭案件。將他屍首交付伯爵收領。打了電去。伯爵卻無回音。又過了幾時。我見他無人顧問。念他數日之情。便和他用人設法安葬入土。倫敦

的警察吏還不罷手。又傳了他用人去細細問了幾次。結果也沒相干。葬後六禮拜忽然伯爵夫人的用人送了一封信來。折開看時。上面寫着道：

今晚七點半時請至地下鐵道茄林十字停車場側圓天井下一會。

看完了信。我心中想伯爵夫人的用人有甚麼事來和我相商。到了七點鐘時。我便到那茄林十字停車場那裏去。到了圓天井下一看。爲時尚早。却不見有一個人。立了一時。忽然肩架上輕輕有人一拍。叫着我的名字。我一聽是個婦人。聲音又是狼狽的。忙回頭看。是只見一個婦人。上身穿着旅行衣。頭上戴着軟皮帽。罩着紗面。一時看不出甚麼人來。細細打量了一回。纔想起來。道：夫人。伯爵夫人。你爲什麼在這裡。夫人笑道：我不是個鬼魅。你却休怕。但是我的臉不好。教人看見了的。你休聲張。因又道：這裏不好說話。你可同我走走罷。於是便伸手過來。携了我的手。同步至楊樹底下。說道：浦君。請你聽我說我的。

事我的事甚是奇妙。你還記得麼？我可悲的那晚正在獨坐看小說時，你便來了。約我三日後再說，便是那晚我女婢宜男正在病重，我沒法只得陪着他坐在房內，本待自你去後，便想去請醫生去的。後來因為聽了你的話，心中十分煩擾，便沒有去請。隔了兩日，宜男的病一發重了。等到約你的那日六點鐘時，可憐那宜男小婢將近死了。我明知這事是不該應的，然實沒法只得將宜男的衣服脫下來，換上我的衣服。我又穿上了他的衣服，幸喜他的頭髮原是和我一樣的。我便走了下去，告訴了我的用人，立刻坐了火車前往巴黎。自後我用人來信說，知道我去後不到一刻，便有個中年的人私下進我門來，各處搜尋了一回，臨了便到我房內將我床上臥病的宜男殺了。我懸想那宜男被殺時正在將死未死之間，或者已經死了也未可知。我乃大喜道：原來殺死的是宜男，不是夫人。夫人笑道：你也太粗心了，殺死了之後，我聽說你還去看的。難

道我的面貌和宜男的面貌都看不出來。到今日纔知我道這不是我的粗心。我們虛無黨裏的規律殺死了密告之人。以後須將這人的面上劃了一個十字形的宜男面上劃了一個十字形。所以我看不出夫人道。酷哉。酷哉。你們虛無黨裏的規竟有這般酷烈的。我道夫人幸福當時竟脫了這危險。夫人這時緊執了我的手，一路同步走。說道我的哥哥伯爵已知道我死了。現在我是個自由之人了。又道我雖是個自由之人。但是我卻不能常和你相會。倘然我和你相會時。你們虛無黨內的人又要和我爲難了。因道我即刻便要往勃羅式爾去。自後再往郁阿爾在那邊。我已造了一所別墅。你若出了倫敦到那裏去時。可到我別墅來談。我聽他如此這般說。心中又是千迴萬轉。一時無從對答。夫人忽向身畔探出一個金錶來一看。失聲道阿呀。不好了。快到了開車的時候了。連忙回至車站邊上了火車。我這時雖有許多話要說。那裏說得出口。送

上了車只呆呆向夫人望着夫人道快開車了你下去罷我下了車便聽汽笛一聲那車便緩緩的行動車窗裏夫人還探出了頭含着淚兒說道我的哥哥方纔說的話你不要忘了我點點頭道那麼再會罷夫人道我在那裏等你說完這幾句話那火車便走的快了一轉瞬間便化着一道長烟而去我還癡立在車站邊好似做了一場的春夢自後我也無事不往勃羅式爾去夫人也不再。到這倫敦來至今未有消息。

冷曰彼所謂伊斯夫人者其果係偵探耶抑果如彼所言原非偵探而爲虛無黨所錯疑者其事不結果末由探知雖然若虛無黨行事之刻實堅定可愛矣而夫人趨避之巧捷又使虛無黨人入其彀中而不自覺也嗚呼情之魔力誠大矣虛無黨員之不忍殺夫人夫人之幾被殺而仍戀戀不捨者可知情之於人固有重於性命者矣可畏哉可畏哉

虛無黨
小說

爆烈彈

(冷)

倫敦俄使館內特設一種秘密偵探隊專探寓英的虛無黨人偵探隊的手腕十分靈敏虛無黨中苟有些少舉動無不注目虛無黨人亦極譎變每縱反間之計令彼偵探員常勞力於種種虛報所有確實的陰謀反得藉此瞞過兩邊暗中角鬪實視兩國交兵更形劇烈這不但倫敦一處爲然舉凡歐洲各國如有俄國公使館所在之地情形無不如此這偵探隊權力甚大屬於使館中之保安課內人數約有二三十人以上其統轄直接聖彼得堡統監苟在瑞士意大利蒲爾加尼耶羅滿尼耶等小國往往擾亂法律唯所欲爲有時且用賄賂囑買亡命將那質造紙幣投入有名文學家某君家中偵探員便踏入家內名爲因受嫌疑搜索及搜得後卽指爲實據又有時將爆烈彈等亦用此法投入

家內遂誣人爲虛無黨自己便得了功人家却入了獄送了性命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近時聖彼得堡起了一大疑獄也爲這個緣故。共有六人名爲私藏炸藥。同罹無期徒刑之罰。其實這六人並無些少炸藥。只爲偵探員希圖居功。賄通了俄帝左右。搆成此獄。此獄雖定。俄國上下除了皇帝外。無人不知其冤。又有一事。聖彼得堡偵探長蘇天金大佐一日令其乾兒呵葉投身虛無黨內。授以苦肉計。道你在投黨以前你先殺了我們有名的偵探批奴黨人。自然見信。呵葉聽了果然將他友人批奴殺死投入虛無黨。因此俄諺有云。殘忍又酷烈。俄國虛無黨殘忍又殘忍。酷烈又酷烈。俄國偵探吏俄國的偵探吏如此。因之俄國的人民日益憤怒投入虛無黨的人日益多。虛無黨的手段又日益激烈。虛無黨日益激烈偵探吏的勢力日益膨脹轉輾相生實有不可思議之概。且說倫敦的虛無黨平時一般輿論都說我們衆人現在雖然受着官吏的暴虐。

偵探的欺侮。然其原因都爲着俄帝一人。我們現在須將這俄帝除了。他自然這些官吏偵探都沒耐何了。便定了個計劃。選了黨員二人。混入俄帝宮內。做了近衛看觀時機。將於聖彼得堡宮中演一絕大慘劇。這事已非一日。這日又從聖彼得堡傳來消息。要在倫敦製一裝置炸藥的器具。倫敦黨員便十分忙碌。內中有一住居愛堪脫街的鐘表匠。叫做尼古拉的。專造各式炸彈。前次曾製一彈。要擊俄帝所乘花車。雖未如願。卻炸的十分害利。死了多少閒人。所以這次又叫他製造。製造將竣。倫敦的虛無黨又開一秘密大會。選一派送炸彈的人。結果選中一個入黨未久。信用已深。偵探吏尙未注目的人。叫做彼都。彼都受了委任。便改換了裝束。選了六七个黨員。做了助手。先在倫敦各處探看偵探吏的舉動。看他曾否知道這事。忽一日。傍晚時。彼都正在雷蟄街皇家大餐館內。坐在一個小桌上吃烟飲酒。翻看法蘭西報紙。忽然旁邊桌上來了一

個人說着俄國話分付那館中西憲彼都一聽便留了心隔着報紙向那邊看時見是一個身軀高大顏色粗黑的人身上穿着燕尾服在桌上坐下彼都一看卻是認識曾在甚麼地方看見過的卻又記不起細細想來纔知道新近由黨員調查而來是個俄國公使館內新雇的保安課長法蘭西人叫做克卜爲因是見過他的肖照故此認識便忙留心看時恰好那克卜劃了火柴正在點火吃烟彼都趁此機會連忙立起身來告了一聲罪借了克卜的火柴吃烟從此便和克卜交談克卜卻不知彼都是個虛無黨中人物並不留意談了多時互敬了幾杯酒兩人相約便住牛津馬戲場裏看了馬戲臨別互換了名片克卜的名片上寫着仇爾斯的假名彼都的名片上寫着比核的假名克卜說是巴黎的手袋商人來這倫敦消貨的彼都說是比國的學生來這倫敦學習英語的各各吐了假話而別別時彼都看見路旁停着一輛馬車便跳上車走了

十來個門面給了車錢，便又跳了下來，回了轉去，追着了克卜。一路跟着他走，克卜卻仍不知跟到後來，纔知道克卜住在洛實大路上，彼都便認明了門口。然後再回到自己寓內，不必細說。自後，彼都得了這個線索，便時常去暗地跟他窺他動靜。卻見他做事果然十分靈敏，虛無黨的一舉一動，他實處處留意。而且他又雇用着多少俄國的偵探，英國的偵探，蘇格蘭的偵探，到處暗跟着。黨人有時也與黨人爲友，彼都得知，便暗地裏先通知了，因此所有黨人也還沒有入他的羅網。過了幾時，彼都也曾和克卜遇見過兩三面，見面時僅各寒暄數語，只一平常朋友而已。又過了幾日，彼都往訪黨員比那寓所，得了一個緊急的消息。比那說，我們十分秘密的那個炸彈製造所，現在被偵探探訪着了。不久便要來搜查，彼都聽了，甚是着急，忙道：「我們快設法移了他去。」於是急忙忙走回自己寓內，脫下衣服，戴了白色的假髮，着了藍縷的破衣，攜了一

只。小。小。的。舊。匣。子。立。刻。出。了。寓。所。走。往。愛。脫。街。尼。古。拉。家。內。時。已。近。黑。往。來。行。人。甚。少。到。得。門。前。彼。都。一。看。見。電。燈。下。隱。着。一。人。手。內。拿。着。一。個。黑。麵。包。身。上。穿。着。破。衣。正。在。那。裏。咬。嚼。好。似。乞。丐。的。樣。子。彼。都。一。見。認。得。是。克。卜。假。扮。着。的。幸。喜。見。他。並。沒。留。意。自。己。便。進。了。門。上。了。樓。走。到。尼。古。拉。房。內。尼。古。拉。正。在。那。裏。裏。着。急。彼。都。便。道。東。西。在。那。裏。快。拿。來。給。我。尼。古。拉。慌。慌。張。張。在。那。窗。戶。外。亂。紙。堆。裏。找。了。出。來。彼。都。一。看。見。是。個。黑。色。的。小。錫。匣。兒。帶。着。長。方。式。兩。邊。做。着。兩。個。把。手。正。面。寫。着。幾。個。Etrams 字。彼。都。接。了。那。錫。匣。便。取。來。放。在。自。己。帶。來。的。那。破。匣。內。那。尼。古。拉。便。先。去。了。彼。都。一。面。收。拾。那。匣。子。一。面。心。中。想。道。要。這。個。小。小。的。匣。兒。倘。然。破。了。他。這。一。街。的。人。都。成。粉。壘。收。拾。已。妥。正。要。抱。着。走。忽。然。背。後。一。人。將。彼。都。的。衣。襟。一。把。拖。住。彼。都。喝。問。道。是。甚。麼。人。敢。來。拖。我。喝。聲。未。了。回。頭。看。時。却。便。是。方。纔。在。門。口。假。扮。的。克。卜。彼。都。一。見。是。克。卜。連。忙。掣。開。

了他的手。向腰間取出手槍來。喝道：快放！快放！你不放時，仔細你的性命。克卜早也取了手鎗出來，說道：我有性命，你也有性命。彼都道：你如鎗子打入我這匣子內，我却和你同死。克卜聽了，暫時呆了一呆，一放手，彼都轉身就走。克卜又過來，拖住彼都，一看旁邊椅上放着一把斧頭，順手便取了斧頭來，狠命將克卜頭上劈了一下。克卜不及提備，阿呀一聲，倒在地下了。彼都一見克卜倒後，不管他是死是活，提了匣子，往下便走，出了門，看見一個人影立在門外，想來是個克卜的同黨，彼都連忙閃了出去，向着人影反對之處，亡命奔逃。逃至一個轉灣角上，雇了一輛馬車，回到寓內，安放了那彈匣，然後再換了衣服，再出來探聽，只見當時街上巡警三三五五一路追了回來，自後打聽纔知道那尼古拉的房屋早被巡警搜查過了。克卜當時被擊氣絕，雖未身死，一時卻動彈不得，彼都聞信，甚是歡喜。那夜回寓歇宿，不必細述。且說克卜被彼都擊傷

後約一禮拜傷勢漸漸愈了。依舊出來偵探各事。彼都也依舊偵探着他心中。早都知道面上卻又都裝着不知道的樣子。一日彼都又在街上遇見克卜。克卜便叫應他。二人相談起來。宛如沒有以前的事。尼古拉家的白髮老人克卜並不疑心。他是彼都斫傷的那乞丐。彼都也不當他是克卜。彼都便對克卜說道。相識多時。尚未到我宮內去過。今日無事可否駕臨藉談心曲。克卜欣然應諾。便道甚好甚好。於是跟着彼都就走。彼都暗想今日他可上我的當了。克卜也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日到他宮內或者得有好結果來也未可知。我正好將計就計。到了彼都宮內。克卜便滿口稱贊各種器物的好。順手拿了一東西。一樣樣細看。彼都便開了酒瓶敬着克卜。飲。克卜也不推辭。一飲而盡。飲了幾杯。忽然克卜告辭道。今日爲甚我身體不快起來。只顧覺着頭暈。我要回去了。睡了說罷。立起身來。要走不覺一轉身。依舊坐了下來。彼都拍手喝道。倒也倒

也。果然克卜倒了下來，昏昏睡着在椅上。彼都便將他的衣鈕解了。搜查他衣袋裏，見有一本手賬，幾封密信，都是關係虛無黨中之事。那手賬上且記着虛無黨的姓名住址及種種的事情。那黨員姓名的上邊，或則加着一個十字，或則加着一圈，以爲記認。再有那信內，其中有一包封得最緊密的，實係虛無黨員密告虛無黨實情的機密信。信上雖不署名，彼都看了，却有些知道大概。新近進黨屬於巴黎一部分的這人，姓巴名取。近來巴黎方面忙將那信用鉛筆來抄了一道，以備他日施告。巴取死刑時的証據，搜查既畢，依舊將那手賬及信放好在他衣袋內。等了一刻，克卜漸漸的醒來，張開了眼，四處看了一看，似有張皇之色。彼都看了，不覺暗笑。克卜便掩飾道：「我纔從外面來，進了這煖室，又飲了許多的酒，不覺醉了。」說時，又暗暗探那懷中的信類，見尙在內，便安了心，又取了一小杯的酒飲了。然後辭別回家，迨至克卜去後，彼都指着克卜，

方纔坐的椅，旁冷笑道：可笑。可笑。他連日捨命搜查的炸彈，便在身旁。他却一點不知，還做甚麼偵探。又過了一刻，等的天色晚了，彼都又去赴那虛無黨的實行委員會，便將巴取的事報告了黨中。這日黨中提議聖彼得堡宮中時機已迫，請彼都即日帶了炸彈，送往俄國，以便應用。彼都奉命，便定即日啟行。

冷曰：虛無黨之黨員，可謂極機密之至矣。然而彼偵探吏，且又得而偵探之。偵探吏之偵探，更可謂極機密之至矣。然而虛無黨之黨員，且又得而偵探之。戲弄之，可知事無止境。競而益進，虛無黨之有深仇宿怨於俄政府，其舍生圖事，固其宜也。若彼偵探吏，徒爲祿俸驅使者耳。若彼克卜，又爲他國之人。氏乃亦舍生圖事焉。嗚呼！此其所以爲歐洲之人乎。舍生任事，以忠其職。此歐洲之事，之所以無不舉也。豈特虛無黨，豈特偵探吏。

諸事既備，報告了聖彼得堡本部。聖彼得堡本部，便差了密使勃落山來。到那

俄國的邊境來接。這邊倫敦便命彼都帶了炸彈送去。這事却非容易。從英倫前往俄國須從水路到了歐洲大陸然後纔得上陸。英國的各口岸警察十分嚴密。要從輪船過去却是不能。彼都受了令帶着炸彈放在一個皮包內。將手提着急急乘了火車到了一個鄉僻的小村落。叫做推愛兒村。便在這裏下了車。那推愛兒村雖是個小區處。却也是個海口。也有船隻來往。只是沒有定期的輪船。却也有沒有警察。並非真的沒有警察。只比別處的警察疎略一點罷了。且說彼都既到了推愛村。住在小客棧內。時正下午。一個人便在村內閑行。算計雇船之策。隨步走來。走到了一個小酒店內。揀個座頭下開了一瓶皮酒。喝完了。後順手取着一張村裏的小報。便一頭看報。一頭想那雇船的事。正在凝思。忽然店外走了一個人進來。彼都擡頭一看。恰好是個船家的模樣。年紀約有四十多歲。到了店內。便在彼都對面的座上坐了下來。一見彼都對他看。

便向彼都招呼道。天氣甚冷，外面的風也甚大。彼都便也和他對答了幾句話。隨後酒店內婢女出來，便和那船家閒談。彼都在旁聽着，纔知道這是個小帆船的船主。他有水手三人，便在今夜開向歐洲大陸上去。彼都一聽，甚是個機會。忙對他說：不要另搭別的客人，專送我去。我便重重謝你。船家笑問客人行囊中帶着甚麼東西，須是這般舉動。彼都道：我行囊中帶的雖無別物，却甚不願關吏來檢查。我最好今日之中，便到了比利士上岸。我可多給你些船錢。船家又對着彼都微微笑了一笑，攜着酒杯，呆了半晌，說道：你究竟要在那裏上岸？只說比利士在比利士的那個口岸。彼都道：無論那個口岸都好。只要巡查少的地方。我明白告訴你罷。我這皮包內都是些寶石，如被巡查看見了，却是不好的。船家又點頭笑道：敢是那裏竊取來的賊贓？彼都又笑道：那有此事。你放心吧。罷。這也是世人常做勾當，決不會累着你的。你說那裏上岸，却隨你的。

便。船。家。又。想。一。想。沉。吟。道。查。巡。不。多。的。所。在。我。看。還。是。武。蘭。堡。罷。到。了。那。裏。便。可。乘。了。火。車。直。行。蒲。塞。爾。去。了。彼。都。道。這。地。甚。好。據。你。想。你。要。多。少。船。錢。船。家。道。至。少。須。要。二。百。元。彼。都。一。聽。二。百。元。也。不。還。價。忙。向。身。邊。洋。夾。內。取。了。二。百。元。的。鈔。票。出。來。付。於。船。家。船。家。接。了。又。呆。看。着。彼。都。半。晌。彼。都。知。他。詫。異。也。不。爲。怪。船。家。却。說。道。我。看。客。人。不。是。壞。人。如。何。這。般。令。人。可。怪。彼。都。道。你。莫。管。你。只。依。着。我。做。好。了。我。只。問。你。今。夜。何。時。開。船。到。那。裏。敢。在。何。時。船。家。道。今。晚。七。點。鐘。時。開。船。最。好。到。那。裏。總。在。天。明。以。前。彼。都。道。甚。好。甚。好。說。罷。便。付。了。酒。錢。相。將。出。了。那。小。客。棧。到。那。船。上。認。明。白。了。那。船。家。便。去。預。備。船。上。的。事。彼。都。又。回。小。客。棧。裏。盤。桓。了。一。回。吃。了。夜。飯。算。了。棧。錢。提。了。那。皮。包。便。往。船。上。這。時。船。家。也。早。預。備。好。了。上。了。船。便。即。開。船。是。夜。風。浪。甚。大。天。色。冥。晦。四。處。一。望。都。是。險。惡。的。景。象。彼。都。那。船。家。時。船。家。共。有。四。人。個。個。面。貌。崢。嶸。惡。帶。着。殺。氣。雖。不。懼。

怕。心。中。却。有。些。異。彼。都。走。入。艙。內。將。皮。包。放。好。攤。下。了。毛。單。向。皮。包。內。取。出。了。兩。張。舊。報。紙。對。着。油。燈。伏。枕。而。視。只。聽。得。艙。外。船。家。牽。繩。引。索。正。在。那。風。帆。不。一。時。風。帆。張。好。船。便。向。前。直。駛。睡。在。裏。面。也。覺。漸。漸。的。平。穩。了。一。時。朦。朧。睡。去。忽。然。似。有。噓。啣。之。聲。隱。約。耳。際。忙。醒。了。轉。來。細。細。一。聽。不。覺。大。驚。只。聽。得。一。個。船。家。正。在。那。裏。說。話。道。你。們。都。不。要。吵。他。只。一。個。人。我。們。三。人。他。總。沒。有。法。想。的。他。也。是。個。竊。盜。偷。着。如。許。珠。寶。我。們。分。了。他。也。不。犯。法。又。有。一。個。船。家。喝。着。道。你。們。這。些。人。只。是。這。般。大。聲。一。個。却。笑。道。這。怕。甚。麼。他。便。是。醒。了。轉。來。我。們。將。他。席。捲。了。丟。入。海。中。不。是。一。樣。彼。都。一。聽。這。話。知。道。那。船。家。只。道。他。皮。包。中。果。是。寶。石。要。來。害。他。的。命。謀。他。的。財。一。想。不。好。便。輕。輕。地。將。身。下。的。皮。包。取。在。手。內。故。意。問。那。船。家。道。唉。唉。我。那。皮。包。那。裏。去。了。安。放。在。那。裏。船。家。道。客。人。你。好。好。的。睡。着。不。要。多。嘴。多。嘴。了。不。能。安。穩。到。家。彼。都。接。口。道。這。樣。的。麼。一。手。執。

了。手槍。一手提着皮包。趁勢便立了起來。對着船家說道：你們都在暗中。我手內拿的甚麼。你們自然看不見。我告訴你們。你們要我這皮包。便是不。要你們的性命。船家知己。漏了機關。便有兩人先跳進了艙來。捉彼都彼都。便向旁邊閃過。一個船家便忙。劃了個火柴。登時船中大亮。五六個船家一個客人都看了。個明白。進艙的船家見彼都手中擎着手鎗。一時便不敢過來。彼都又說道：你們要我二百元的船錢。我便給你們了。二百元。你們還要算計我甚麼。那原先雇船的船家笑道：我們這樣大風浪黑夜。替你行船。想你這二百元船錢嗎。老實告訴你。我們替你行船。便是要你皮包中的寶石。說時。便有一個船家搶了過來。奪了彼都手內的皮包。彼都聽他奪了去。一手對準了那人頭邊。轟然一發。那些船家却又呆了。隨後各人便拔出小刀來。都要向着彼都來刺。彼都一看。不好忙道：你們休忙。你們究竟要寶石。還是要我的性命。船家都道：性命。

也要寶石也。要彼都道：你們如要我性命時，你們便來和我相搏。倘然你們要寶石，你們可開那皮包來看。內中是否寶石？衆船家聽了，不覺發了個呆。彼都又道：我又不是哄騙你們。你們不信，快開了那皮包來看。衆船家道：那麼皮包中放着甚麼？彼都道：實對你們說，皮包中放着爆裂彈。衆船家一聽，又呆了。都說道：爆裂彈爆裂彈，這是甚麼用的？彼都道：甚麼用的？你們且莫管我，只問你們現在還要和我相拼，不要我做這勾當。原是不怕死的人。倘然你們定要弄壞我皮包中的東西時，便是害了我的性命。一樣我便一樣打入那皮包裏。等他爆裂彈炸了開來，全船盡毀，你們也都沒有命的。倘然你們不要和我相拼，好好還我皮包，送我到岸上，我再重重酬謝你們。看怎樣衆船家都道：那個真。要和你相拼，我們只要寶石。現在這皮包中既然不是寶石，自然還你說罷。便將皮包開了一看，見果然不是寶石，便還了彼都。彼都便又許了他們多少錢。

衆船家便戰戰兢兢歡歡喜喜替他使着船走了。到得明朝天明時船已近岸。便在一○個○靜○僻○上○了。陸船錢付後各自分散。且說彼都上陸後趁着火車當晚便到了比利士的京城。借在一家客棧裏晚餐。時剛走到了食堂門口。忽然看見對面來了個美婦人。那婦人一見了彼都兩眼微微一動。打了一個秘密黨內的暗號。彼都便也還了個暗號。於是兩人便在一○個○桌○上○晚○餐○餐○時○都○說○着○法語。講些平常話。臨走。那婦人用了俄國語輕輕對那彼都道。我在第六十四號半點鐘後請你過來。我有話和你相談。到了時候。彼都便往那六十四號裏去。推進了房門。那婦人便將房門鎖好。向胸邊取出了一張信任狀來。彼都一看那信任狀上蓋着聖彼得堡本部頭領的印信。彼都便點了點頭。那婦人便將信任狀取回了去。將門開了鎖。彼都便忙回到房內。將那皮包拿了來。打開了皮包。取出了炸彈匣子。授於婦人。那婦人接了來。藏在衣箱裏。交付已畢。兩

人然後相對談論那婦人說此次舉事當在大祭的那晚逞着宮中熱鬧時便可施放又道我來此等你已有四日了明日一早便要動身回去趕那禮拜的祭期彼都便祝他早日成事靜好聽音而別到了明日各自動身不必細表且說彼都回到倫敦後每日留心俄京消息到了第六日晚上只聽門外滿街鈴聲連忙出外看時搖鈴的人都口中叫道傳單傳單俄國皇帝暗殺的傳單彼都連忙買了一張看時見上邊寫着道俄國王宮內有人拋入爆裂彈薩喇宮被毀傷人甚多幸無死者彼都一看又喜又恨喜的是俄國暴亂之政府自可寒心恨的是根本未除最終之目的仍未能達也

冷曰爆裂彈之難不難於製造不難於施放而難於運送俄國之關吏如是其嚴密俄國之偵探如是其靈敏乃欲自英運之以達其都是蓋難之又難者也觀於彼都之堅苦與夫彼婦人之敏捷兩可感心矣

虛無黨
小說

殺人公司

(冷)

世界最危險之處。爲北美新金山埠之中國街。實視亞非利加洲之猛獸毒蛇。爲尤甚。蓋猛獸毒蛇其來也。有形其備也。有道。雖甚猛毒。而得以武器斬之。若新金山埠之中國街。其危險實有使人不測者。苟行街中。宛似探身爆裂彈窟。無論何時何處。均有奪命之槍彈橫飛而來。雖有猛將不能警備。

新金山之中國街。原甚繁盛。往來人行如織。然在此繁盛市中。每聞轟然一聲。掠面而過。卽見一人僵臥道上。如是者。日必數起。行路之人亦已慣見之。不爲異也。恰如走犬之見死犬。僅嗅之而已。毫沒悲傷也。豈特不悲傷。抑且勿嗅焉。不但行路之人如是。卽彼保護人民之巡警。亦且熟視若無睹。一聞槍聲。自某處來。不往發槍之處。拘捕兇手。轉向反對之方。長驅以去。至彼公用電話所發。

電以告搬運屍首之管理人一若搬運屍首乃巡警之職任而他非所問者有時狙擊之人且安然游行街上若遇街頭巡警默施一禮而兩不相問其無法律至如此及至運屍之車輛來遠載屍以去亦不問所死者爲何如人被殺者爲何事也屍既載去往來之人依然如故幾忘俄頃之前有人死於此地者其危險爲世界無比其悠閒亦爲世間所希有

殺人之事既畢警察署亦必循例而爲形式上之審判拘捕一二殺人之嫌疑者名爲審問審問而訪證人則無一人敢出而作證即彼目睹之巡警亦且諱不敢認其他更無論矣以故殺人被執之事因無證人而放免者七八其他一二並此殺人嫌疑者而亦勿索故新金山之中國街乃一無警察之街市然問此槍彈之何來殺人者爲何等人物則又非賊非盜亦非尋常一般之人實爲中國街之秘密會黨然秘密會黨亦非盡係殺人之人其殺人者所謂黨

中之殺人實行委員也。新金山之秘密會黨共分數派如四邑三邑等類。黨派日益發生。黨爭日益激烈。而殺人之故大半皆由於此。

於各種秘密黨外。又另有組織之一黨。名爲無名黨。此無名黨之主義實無一定其所事。唯人有令彼殺人者。則殺人耳。故此黨又可名之曰殺人黨。

殺人黨之人員多係無室家之壯士。彼等常飲酒精等強烈之毒。性物以助兇。狠以至天性猙獰。幾如惡獸。視人命如草芥。誠無半點畏懼。不忍之念。平日嗜賭博。賭博而喪其資財。則卽從而喧攘。小則歐鬥。大則卽以槍彈相向。若不如是。則謀所謂殺人營業者。以代人殺人。

代人殺人之價。普通不過百元。至有關係之人。則價卽從而加。賈有加一倍者。有加四五倍者。其數甚不一定。須視被殺人之關係。何如。而其招徠殺人之方法。亦有一定。先由黨員中之一人爲之介紹。然後收取殺人金全額四分之一。

被○殺○人○照○片○一○枚○及○至○殺○後○則○取○殺○人○金○之○全○額○苟○殺○人○而○不○付○金○則○請○彼○殺○人○之○人○亦○必○爲○彼○所○殺○此○黨○中○定○例○也○

凡○兇○人○殺○人○其○事○必○白○諸○黨○主○黨○主○即○通○知○黨○內○各○員○與○以○相○當○之○援○助○殺○人○之○值○黨○主○亦○當○提○取○其○半○額○苟○負○任○者○而○一○時○不○能○達○其○殺○人○之○目○的○則○黨○主○必○極○力○相○助○以○全○黨○中○之○面○目○

黨○內○之○規○約○極○爲○嚴○密○黨○中○各○員○猶○能○十○分○遵○守○之○茲○記○其○規○約○如○左○

- 一、黨員兄弟也萬事皆當賭生命以謀相互之利益
- 一、黨員如有污蔑黨中之尊嚴者當處以黨之私刑
- 一、黨員如與他黨黨員有紛爭時必以全黨之力敵愾之
- 一、黨員不可稍離復仇之念

黨○中○之○組○織○黨○主○一○名○實○行○委○員○數○名○黨○主○則○以○年○高○功○多○者○充○之○實○行○委○員○

則輪流選任黨中服飾別無標記一例均載黑色之廣簷平頂帽

殺人黨員之人數大約二百七十餘名其分布地爲薩諾傳市當賚斯諾市索克洛門市巴脫倫市等所在多有而其主部則在新金山市

新金山市殺人最多之處則在中國街之大街其次則在橫街與華盛頓斯夸約公園附近殺人最盛之時刻則在正午其次則午後午前與夜間則幾無之黨員之叢窟多在賭博場中國街之賭博場有數十家每家必有一二殺人黨員在內其他不屬於賭博場之黨員亦多視賭博場爲產金之所其方法相約同黨數人僞爲不相識者入場賭博暗用策略大金以去而賭博場之遇黨員則均敬而遠之

殺人黨員雖甚暴戾然亦甚富義俠心苟有窮困之人或受危難之際彼輩必能盡力救濟或有避罪往依彼輩之時彼輩必朝夕供奉待若賓客雖至數月

不。少。改。變。是。蓋。極。惡。之。人。具。有。極。良。之。天。性。焉。孟。子。有。云。人。性。皆。善。於。此。益。性。
冷。曰。我。書。此。篇。我。歎。太。史。公。之。語。游。俠。不。是。過。也。其。恣。睢。暴。戾。同。其。報。仇。雪。
恨。同。其。不。惜。死。同。其。不。愛。生。同。其。視。人。爲。己。同。竊。謂。猶。有。過。焉。者。則。以。彼。係。
個。人。此。成。團。體。也。彼。任。天。性。此。有。規。律。也。惜。乎。所。用。不。當。而。至。與。盜。賊。同。行。
蛇。虺。並。視。冤。矣。

小虛無黨

俄國皇帝

(冷)

世傳俄國皇帝與俄后乘火車過卜爾凱時爲人投擲爆裂彈火車破壞舉國驚擾歐洲之人至今巷談這投擲爆裂彈的都說虛無所爲這誠不錯只是虛無黨裏甚麼人世間實無知者因此之故冤了男女三十七人蓋爾奴阿特加斯克等均至被捕其實確非彼輩所爲俄政府的保安局盡了無數方法究竟不能探此事的真相遂成了世間一種秘密的擋案我今發其秘密介紹世人各國的評論多受我政府的酬報說起我們虛無黨的事情不是說破壞社會的秩序便是說亂國家的治安抱了炸彈主義妄害人間性命斥爲世上的狂人團體是實皮相之談不能表明我虛無黨的眞義並且也不知俄國的眞情苟能明我黨義悉我國情便如英國的愛國黨人無一不贊成我說譬如英國

倫○敦○市○政○代○表○全○市○的○市○長○被○那○猶○太○人○以○不○應○查○問○之○故○向○那○英○國○皇○帝○上
 控○英○國○皇○帝○還○是○受○他○的○控○告○還○是○信○任○着○市○長○的○自○由○冷○笑○了○不○准○他○的○控
 告○這○是○人○人○知○道○的○俄○國○的○情○形○却○不○如○此○自○由○平○等○的○名○分○絲○毫○也○不○能○保
 守○有○人○苟○寄○一○信○與○那○俄○國○的○朝○廷○俄○國○的○朝○廷○不○問○這○信○真○實○與○否○其○事○虛
 無○與○否○便○派○了○偵○探○警○察○將○那○人○捕○了○來○再○說○既○捕○之○後○也○不○明○白○審○問○又○將
 那○人○送○了○牢○獄○裡○去○再○或○則○充○了○軍○再○說○或○則○刎○了○頭○再○說○你○想○那○人○受○了○這
 般○冤○抑○迨○至○一○日○逃○了○出○來○到○了○那○時○隨○你○何○人○你○想○要○用○那○炸○彈○不○要○其○實
 虛○無○黨○的○志○願○第○一○愛○我○國○家○第○二○救○我○同○志○的○人○被○這○政○府○無○端○冤○抑○第○三
 哀○我○國○裏○的○數○百○萬○同○胞○兄○弟○爲○那○法○律○的○犧○牲○租○稅○的○奴○隸○俄○羅○斯○的○皇○帝
 處○於○最○高○之○位○圍○繞○於○百○官○之○間○從○那○最○高○之○處○踐○踏○我○人○民○所○有○百○官○又○從
 而○輔○助○之○因○此○國○內○人○民○竟○無○一○人○敢○吐○自○由○之○氣○人○人○都○是○吞○聲○忍○氣○屈○服

於所有警察威權之下而已。不但如此。國中法律既已紛亂。加以治理不善。到處土地荒蕪。工商衰竭。大半人民終日汨沒於貧乏困窮。飢渴疾病之中。所謂幸福之說。我俄羅斯人再也不能夢見了。虛無黨人睹此情形。欲救國家。自是十分難事。人家都說虛無黨人是個擾亂平和的種子。其實平和幸奚誰不愛。殺人流血的事。誰不驚心動魄。守平和之法。苟能救我國家。虛無黨人願只因到了俄國的現在。平和二字實在無從講起。如說平和便是不愛我國。不救我民的替語。因此我們虛無黨人無所逃避。只得出此激烈的手段。俄國的皇帝實係破壞俄國平和的罪魁。我們黨人立竟將他逐出本位。殺了他的勢力。四旁附和的腐敗官員亦須將他全行殺盡。先將擾亂平和的根子絕去。然後正真的平和文明幸福。或有齎來的一日。不畏死。不怕難。正直勤勉。仁愛慈祥。由我黨人救出全俄的老幼男女。數百年困窮。這真是我虛無黨人的本。

願也。世人但見我們黨人的外形。殺人流血。無所不至。便以天下至暴至惡之名歸我。虛無黨人。這豈真知我們虛無黨人的評論有人。又說我們虛無黨人做事浮薄粗淺。這又不然。我們虛無黨人做事最爲切實。最爲沉着。從外面看來。好如死了的樣子。一到事機。迅雷疾雨。使人不及提備。這便是我們虛無人的真本領。真見識。並沒半點謊語的。我說這話。我並非外人。我名胡勒。我原是個俄羅斯的忠實軍士。我却一朝變了虛無黨人。我自己也夢想不到。只因受了萬分的冤抑。實有令人不做虛無黨不能爲人的心思。我遂不知不覺的入了虛無黨中了。其實我的事實。不但我一人如此。所有入了虛無黨的人。沒一個不是這樣來的。如今原因表過。且說當時倫敦的虛無黨本部。爲因避那俄國間諜的耳目。新移在格倫脫街。這街甚是齷齪污穢。平常人從不往來的街上。有一家小加非店。便是我們黨內的機關。自從我們暗殺俄皇亞歷山大二。

世以後常於此處計劃大胆的事業。每當夜闌人靜，全市盡入夢鄉的時候，我們的黨人便在那邊開會集議。這日又是我們實行委員會的常會，我也到會。正在議論，忽有一個黨員從外面進來，衆人忙看時，便是披脫。是新從聖彼得本部來的人，一入會場，只是他大叫道：「諸君，諸君，我們的時機到了，我們只須十分小心着我們一舉手，能使全歐的人戰慄驚駭，又能使那平時虐待我們的俄羅斯皇帝粉身碎骨。」諸君實行實行，今日便是實行的時期了。衆人都愕然靜聽。聽他說完後，都道：「這是我們虛無黨人的天職。」又道：「現在這會場裏叛逆的黨員一個沒有，是件甚麼事，請披君快快說罷。」於是披脫大着聲，又說道：「在聖彼得堡自由黨的團體報道上，我們道皇帝和皇后二人今日出了冬宮，兩禮拜後將往脫輪克地方巡遊說時，便向衣袋裏取了俄國的地圖出來，放在衆人面前，指着說道：『這描着紅綫的，便是他們經過的道路，照着這紅綫』」

看時他們經過的便是莫斯科利阿城鄧把浦挨特克羅斯加以及薩勒都浦然後乘了輪船直下母蘿娥川指示既畢接着又說道諸君諸君你們看這火車經過的道路是否有那沒甚注意的支路沒有我們要狙擊他須在那沒甚注意的支路倘在他的本路自然他們的警備十分嚴密的無論何事均下手不得衆人聽了他話都連聲叫道真是緊要的事真是緊要的事我便向前問他道所說大事便在這個時候發動麼披脫掀髯微笑說道我這次來那邊的同志都已定下了計畫衆人都問道定下了怎樣的計畫披脫道方纔說的事實倘然聖彼得堡本部的人動手俄國境內的警察十分利害必然爲他所破因此商議着欲在此間公舉一人前往行事那邊也派一人相助想來諸君也都贊成衆人都道這個自然那有不贊成之理只是行事的時候當用何種方法可曾商定披脫道這却不曾要讓這邊的人商量用那一種方法便利使用

那一種台羅便起身道、我看須等他們到了莫斯科時、便用炸彈擲進火車裡去、最是容易成功的方法。武宇又起身說道、我看不如等他們車至利衰時、將那橋梁打壞了、更是容易會長道。這樣說時、須將那橋上管橋的人打死了他。又有一人道、總不如打破他火車的好。衆人又道、怎樣打法於是一同又靜默沉思。披脫於是又取出從聖彼得堡携來的御車詳細圖記、以及車內執事人的表目、一一指示。末後又商議實行的人、遂用抽籤法於實行委員內當衆共抽結果。抽得的人便是我勒。

冷曰、世間性命相搏之事、決非偶然者也。必至有萬不得已而始然也。彼觀虛無黨人之自訴、誠有所謂不入虛無黨而不得爲人者。不然亦安肯堅忍不拔、窮心經營如此哉。

九月某夜、細雨如麻。聖彼得堡籠朦在烟雨間、愛作寺院上大時、鳴鐘正打一。

下。各。處。戲。園。盡。散。路。角。夜。飯。館。亦。多。收。拾。街。行。馬。車。大。抵。驅。回。車。店。雨。勢。漸。盛。我。方。自。華。山。寺。前。疾。行。而。過。這。時。我。因。爲。欲。求。完。我。使。命。往。訪。我。友。俾。得。相。助。在。此。半。點。鐘。前。我。方。行。抵。此。都。此。都。原。亦。是。我。故。鄉。五。六。年。前。我。嘗。盤。桓。都。中。因。此。下。了。火。車。各。處。道。路。均。甚。熟。悉。我。一。路。冒。雨。疾。行。厚。呢。外。套。已。全。透。濕。冷。水。浸。骨。骨。慄。齒。戰。行。經。獨。波。倫。戲。園。前。燈。光。之。下。忽。有。一。人。躑。躅。而。來。見。了。我。兩。眼。不。住。的。對。我。看。眼。光。甚。銳。我。一。見。悚。然。毛。髮。直。立。繼。思。我。帶。的。旅。行。券。一。無。疑。難。無。論。到。了。那。處。取。來。看。時。誰。不。相。信。這。是。淤。泥。沙。出。身。的。商。人。我。的。髮。又。剃。去。了。我。的。裝。束。全。然。改。了。商。人。的。樣。子。便。是。倫。敦。的。秘。密。偵。探。見。了。也。認。不。出。自。個。平。常。的。我。何。况。這。裏。想。到。這。裏。便。又。壯。着。胆。子。大。踏。步。向。前。走。又。走。了。半。條。街。前。邊。便。是。個。轉。灣。轉。灣。角。上。有。個。食。物。店。當。時。店。門。也。關。了。我。便。上。前。按。着。門。上。的。電。鈴。不。到。半。分。時。那。店。門。開。了。門。內。全。黑。無。光。我。進。門。後。那。人。

立刻將門關上。接着便輕輕聲問我道：「你來了甚好甚好，又牽着我的手道：『從這邊走，跟我上樓去。』於是我便跟着他上樓，到了燈光一看，只是樓上有男女兩人。那男的先起身相迎，授了一個名片於我。那名片上寫着藥學士江吞。我正要和他們問話，他卻早叫着那女的道：『客人想來餓了，可有甚麼東西來款待？』真香妹我聽他這般一說，我纔回頭看那女的不覺喜出望外，直跳起來，叫道：『阿妹，阿妹，你如何也在這裏？』阿妹一聽我叫他，也驚喜道：『阿兄多時不見了，你裝的這樣，我一時實在認不出。』於是我們兄妹兩人相對談心，各各訴說往事。我纔知道阿妹自從犯了暗殺之罪，陷在牢獄中數年，自後遇人救出，也入了虛無黨。數年之後，便嫁了這藥學士江吞。骨肉情深，又值流離之後，千萬言語，足足說了兩點多鐘。那食物店內的主人，便預備了晚餐。我喫餐事既畢，我又和阿妹等三人正在談論，忽然外邊的門開，隨後便急急忙忙走進了黑髮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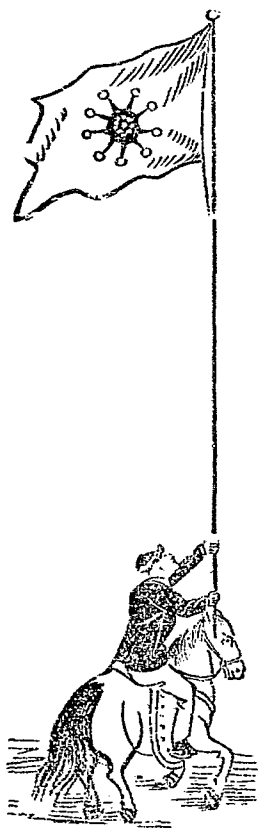
低聲說道、快快要來搜索家宅了。那巡查等已在這門前了。又向我說道、你快藏了起來。藏在那裏的好。我三人一聽這信、宛如半空受了霹靂、登時也慌了。我阿妹忙道、阿兄你快逃罷。你快逃罷。我便轉身、真要向那門外逃去。江吞忙一把拖住道、這如何使得。他們現在在門外來。你逃出去、豈不恰好被他們拿住。我道、那麼怎樣。江吞道、快快藏了起來。我道、藏在那裏。江吞道、藏在這裏。藏在這裏說時、用手指着那窗。阿妹便來開了窗、說道、這窗外甚好。今晚天色冥黑、他們看不見的。我便一手搶了那皮包、便要上窗去。江吞道、且慢、且慢。這窗口甚高、你跳不上。於是一手取了椅子、一手扶着我上了窗口。我便跨窗外、伏在百葉窗背後。江吞夫婦急忙將窗關上。這時雨聲正急、風勢益狂。我在窻外、幾被那風雨吹打下樓去。我只一手緊握着窗樞、向着房內細聽。早聽得樓梯響處、那巡查等早已上了樓了。我起初的意思、原想暫時躲避、還望上來的。

人。不是。巡查。便好。下來。入室。及後。一聽。却是。真的。巡查。我便。知道。斷難。查了。僅。握了。窗樞。伏在。窗口。那裏。能够。持久。便向。窗外。四面。細看。便又。看見。窗戶。上。有。兩根。極粗。的鐵。棍。我。便將。那皮。包掛。在鐵。棍上。隨後。又騰。身上。了鐵。棍。纔。安。住了。身子。這也。算是。微天。之幸。便聽。那窗。呀的。開了。便聽。得一個。巡查。說道。這。窗外。可有。生脚。處。你。且爬。上去。看看。我聽。了這。話。嚇的。魂飛。天外。却又。聽得。那。一個。巡查。道。沒有。沒有。便。有時。這般。的大。風雨。早也。吹下。樓去了。說。完話。便。又。將。窗。關上。我。纔。放下。了心。又。等。了一。時。房內。不見。動靜。那。窗。又。輕輕。地。開。了。出。來。低。聲。叫。道。阿。兄。阿。兄。巡。查。去。了。快。留。心。下。來。罷。我。忙。答。應。了。爬。下。鐵。棍。又。授。下。那。皮。包。然。後。跳。下。窗。口。走。入。房。內。這。時。我。渾。身。早。淋。得。如。水。雞。一。般。又。冷。又。嚇。早。已。面。無。人。色。阿。妹。過。來。連。忙。取。了。兩。件。乾。衣。來。替。我。換。下。濕。衣。倒。了。一。杯。勃。蘭。地。酒。請。我。喝。了。定。了。一。定。心。纔。和。我。訴。說。方。纔。的。事。道。好。險。也。好。險。我。問。

道。他。們。來。時。你。們。如。何。對。付。的。阿。妹。道。我。們。兩。人。送。你。出。了。窗。關。好。窗。後。接。着。那。巡。查。等。早。上。了。樓。梯。來。了。我。便。裝。着。看。書。你。妹。夫。坐。在。我。對。面。吃。烟。我。們。兩。人。恍。如。安。然。無。事。是。的。上。樓。來。的。巡。查。共。有。五。個。初。時。其。勢。却。甚。洶。洶。一。見。我。們。這。般。安。適。却。也。稍。些。平。和。下。來。你。妹。夫。忙。上。前。殷。勤。向。他。說。道。不。知。諸。位。來。此。何。事。當。時。巡。查。部。長。便。問。了。這。屋。裡。的。人。數。隨。後。便。來。問。我。我。便。丟。了。書。恨。地。吐。了。他。幾。句。他。便。發。令。將。各。處。搜。索。牀。底。桌。下。箱。厨。內。都。被。他。搜。盡。了。末。後。一。個。巡。查。便。來。開。窓。我。一。見。十。分。吃。驚。只。道。還。在。窗。外。後。來。見。他。開。了。窗。半。晌。不。見。動。靜。便。曉。得。你。早。上。了。鐵。棍。了。心。中。纔。安。還。幸。恰。遇。這。般。大。風。雨。不。然。他。如。爬。上。窗。口。看。時。這。個。危。險。便。難。過。了。他。既。開。了。窗。不。見。你。也。便。沒。法。只。得。重。復。關。上。向。我。們。兩。人。謝。罪。我。又。吐。了。他。們。他。們。纔。蹣。蹣。跚。的。走。下。樓。去。下。樓。時。一。個。巡。查。還。在。那。裏。自。言。自。語。道。我。看。的。清。清。楚。楚。的。是。向。這。裏。上。來。如。

何。卻。不。在。樓。上。說。後。纔。真。的。去。了。我。說。道。這。真。危。險。危。險。危。險。倘。然。被。他。搜。了。出。來。不。但。我。們。的。大。事。無。成。還。要。連。累。着。你。們。兩。人。呢。兩。人。都。道。這。值。甚。麼。大。事。若。成。我。們。兩。人。便。死。也。值。得。於。是。三。人。又。歎。息。了。一。回。各。人。便。在。房。裏。就。寢。我。那。妹。夫。江。吞。還。恐。睡。了。後。尚。有。危。險。又。約。着。我。阿。妹。兩。人。更。番。守。夜。我。卻。一。日。勞。的。倦。了。便。在。他。們。兩。人。牀。上。頹。然。而。睡。一。覺。直。到。天。明。迨。至。張。眼。看。時。天。已。大。明。了。這。段。危。險。纔。算。過。了。

冷。日。世。界。上。事。危。難。之。間。更。遇。危。難。則。其。危。險。或。可。倖。免。黑。夜。而。大。風。雨。大。風。雨。而。遇。巡。查。之。搜。查。可。謂。危。難。之。甚。矣。雖。然。其。所。以。得。脫。此。巡。查。搜。索。之。大。危。難。者。即。此。黑。夜。大。風。雨。之。危。難。爲。之。也。不。然。使。在。白。晝。使。在。晴。天。則。窗。戶。之。外。豈。能。藏。人。哉。



滑稽小說 諸神大會議

(笑)

急景彫年。歲闌臘盡。一年容易。又是春風飄瞥。光陰奈何。逝如流水。耶相傳。十二月二十五日。爲諸神下降之期。巡察人間善惡。奏報天庭。顧今世爲預備立憲之時期。一切均用文明制度。雖天人相隔。而其揆一也。

是日也。值年天神已飭功曹預備一切。又將一年來簿記冊籍報告會中。俄而五色祥雲冉冉自天半飛來。諸神續續而至。於是先推定臨時職員。以四大天王爲門前指導。蓋其身軀雄偉。令人一望而見也。僉曰可。

又議任驗券員者。誰僉以彌陀佛對。謂其在本寺中常喜徘徊山門者也。天王曰。不可。彌陀佛太慈善。對人呵呵笑。終日無怒容。不比我輩尙有努目時也。今三界中人。法律思想未發達。有無券而強入者。若輔之以哼哈兩天將庶乎其。

可苟有倔強者掀鼻一哼張吻一哈而十萬八千里路去矣。
 或問誰爲招待者曰接引佛可但接引至會中卽了勿引赴西方勞人奔波也。
 接引佛笑曰貧僧理會得第尙需一女招待員以貧僧不便與女菩薩相周旋
 也咸曰此非觀音大士不可以女界中人莫不識大士且天足尤健於奔走也。
 斯時尙缺書記兩員適一藍面神跳躑而來僉曰書記員有人矣不見魁星執
 筆來乎請以朱筆易粉筆書黑板第尙缺一耳時衆中忽有一人挺身出曰
 老夫可擔任記事衆視之曾著有陰騭文修身書之文昌帝君也。
 於是乃搖鈴開會諸神各各歸座遂議今日當公推主席僉言應序齒環視會
 場中惟南極仙翁壽最高衆乃請仙翁臨主席仙翁携其萬年古藤之杖避席
 辭曰不可老朽雖癡長數年然老態龍鍾耳聾齒豁久已不問塵事今日之會
 不過列一旁聽席而已卽我所騎之老鹿在下界參贊機務我亦令其致仕歸

也。

衆曰：仙翁過辭，不能相強。然則今日爲我輩所瞻禮者，莫如佛祖。請如來登首座，釋迦牟尼合掌出席。曰：善哉善哉。貧僧是宗教家，且籍隸西乾。近日世界各國政教分離，非十四五世紀可比。今日雖有數事提議，若欲貧僧占首座，不當人子，不當人子。

衆曰：如此謙遜，將耽誤時光。請速舉定。太白金星曰：此會本由元始天尊發起。今請發起人爲主席。且齒德咸尊，衆應贊成。於是大衆咸鼓掌歡迎。元始天尊亦不復辭，遂臨主席。

天尊乃宣布開會宗旨，曰：今日爲本會常會之期。第一當將今年已行各事報告會中。第二當將明年應行各事待衆公決。其有提議各件，或上意見書於本會者，亦於此時當衆議定。卽請諸天真神報告一切也可。

時則度支部大臣楊震副大臣趙公明首先出席楊震曰今歲財政困絀莫此爲甚我已檄東南西北中五路財神臨會均言民窮財盡羅掘已空長此入不敷出將天庫如洗矣我已諭飭各省財帛司將各款報部不得不爲此中央集權之策第明歲預算表正難決定至正月五日以前當將此表發布而我又兼領商部一入新年又將與商部各顧問官聯絡大忙大忙

元壇眞君趙公明曰今日所最慮者天餉不足雷部火部均向本部饒舌而下界『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言方喧騰未已我已命黑虎至東南清賦顧搜骨剔髓徒令天怒鬼怨而已諸君其何以教我

時學部文宣王孔仲尼起而言曰語云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有財斯有用財賦不足端由於教育未能普及使人人有政治思想何致於是今聞下界有禁人結社集會談政治者苟身生斯世必有警察干涉吾杏壇而論語一書處

處均言政治將亦不獲有出版自由矣

言未已釋迦起而合掌曰善哉東方聖人之言顧其原因由於種性不滅之故自今以後殺機破蟄血光將上衝虛空也今日諸天真神在此各發一菩提心以救下方浩劫

方議論間聞會場外一片喧嚷之聲天尊急問何故門外指導四大天王趨入曰今有冤魂三百萬衆人手一訴狀謂前年卽大鬧天宮之齊天大聖將以每人五角盡將此魂靈賣却故請天尊作主付議會公議

天尊曰今日大聖臨會乎美猴王一躍而出曰老孫在此但天尊不可輕信此曹妄言借陰債常事耳且不過少數人反對老孫金箍棒一幌行見化爲齏粉矣天尊曰大聖不可孟浪當令此三百萬衆中公舉代表來此磋商不然將擠破此會場矣

四天王乃傳諭舉代表冤魂各散於是各省都土地報告曰據各府各縣各鄉各鎮土地造冊申報云每歲之中奸民以地售於外人者不可勝數而每歲輒加增焉每地售去土地神卽不得顧問或因之而起交涉況此等土地皆鬚髮皓然之老年人豈足與敵近又據上海縣土地春申君詳文言之最悉因此并有西門電車之交涉

時則女座中忽有一人出曰我亦有一言奉告衆視之電母也電母曰近來吾宮中所蓄之電池屢被人盜取因之市上用電者甚多而銷流外洋爲一大漏卮今下界所用之電報幾幾乎爲官之專用品矣我雖女界中人然不能不言

天尊曰是當問諸郵傳部軒轅帝君語時東海龍王敖廣亦曰小神亦有言欲問軒轅帝君今海權全失航路不通而他族人則耀武揚威強占水宅小神亦

無力與抗。是豈當日軒轅帝君造舟車以通天下之意耶。何不於航海權稍一注意。

天尊曰。此事明歲當力求進步。并將商諸海軍部。重整海軍。以收回我領海權。尙望老龍王回海時。勸告各族爲我耀靈。如有能毀家紓難。獻此龍宮貝闕之藏。則我將奏聞玉皇。酬以五等爵賞。其惟宣導上天德意也可。

爾時地藏王菩薩離座言曰。貧僧閉目凝神坐此幽冥世界。實不忍見此苦惱衆生。流轉生死一年。枉死城中。不知添無量冤魂。有死於水劫者。有死於火劫者。有死於刀兵劫者。有死於疾疫劫者。今則復有死於殉國殉學殉礦殉路者。惟仗諸天真神。施以廣大法力。拯此災厄也。

天尊曰。此事原因複雜。當從通盤籌畫。急圖補救。非一、二端所能舉也。我輩且休息十五分鐘。少進茶點。再議。僉曰可。

少選諸天尊神，仍各歸座。主席元始天尊，宣言曰：今日有我輩最當注意之一問題，則禁烟是也。試觀我震旦衆生，沉淪此黑海浩浩之劫者，何可勝數。及今不圖將來，幽明且無從區別，而此世界永永爲黑闇之世界矣。

閻羅天子曰：天尊言當老夫每歲必命掌黑籍之判官，編統計之表，祇見其增，未見其減，而之以之仰藥，自裁者，近歲尤指不勝。僕夫妻反目，姑婦勃谿，輒以此爲畢命之湯。老夫雖心焉傷之，顧亦無能援手。天尊固知我已遷至第五殿矣。至我臨殿審判時，軀壳已腐，不能爲力。今年更有赫赫御史公，以戒烟而死，是當在枉死城中，別拓一室居之，顧朝旨縱極嚴切，而京外大官總未能解脫。沉痾試觀此輩之面，日夕薰灸，不與老包同黑耶。

天尊笑曰：鴉片一物，產自身毒，佛祖當亦一念苦惱衆生，爲此慈航之渡。今五印毒物，徧及中華，寧非西方之流毒耶。釋迦曰：貧僧遁跡空門，久已不聞世事。

顧垂念下界生民顛困何嘗不動悲觀然天尊當知今日西方無復尊嚴第一橫受凌侮貧僧忍辱根深又奚能自主耶且今日鶯粟芙蓉震旦亦已自裁必先自禁而後能禁人耳

天尊曰善哉善哉今司此花者何神乎則見花神班中一人起立羣視之芙蓉城主石曼卿也城主曰小神管領羣芳向係清高之職乃自有阿芙蓉一種流入中國毒痛四海小神名譽亦大爲所玷今請神聖諸衆戮力同心殄滅此種小神亦蒙惠多矣

天尊曰鄙意宜舉一禁烟領袖大臣以總其事僉曰此非林大真人不可當日一炬之功至今猶有餘烈也且非多派日遊神夜遊神不爲功以近日大吏中陽奉陰違嗜烟者衆須實地稽查也林大真人曰旣承公舉則徐又何敢辭惟近日戒烟之方多用嗎啡害人細前日吾所擬之方尙流布下界今當請華

陀師審視照此方藥能遍布人間否

華陀仙師曰天下無難事祇在有志者自成之耳苟心在戒絕卽不服藥亦可今西方有杜威者創不服藥之說以人生不恃藥皈依彼之教門卽免諸種疾苦卽世所傳之杜威教此雖與我道相對細思原有至理今下界人心陷溺殆似病入膏肓必待醫國之手痛下鍼砭乃有起死回生之力也

至聖先師曰善哉仙師之言眞探原之論也某故言凡事必本於教育再越數十年苟不注意於此點則道德掃地盡矣試觀今之少年自放於禮法之外與我當日弟子入則孝之一章眞背道而馳矣

讓王吳泰伯曰少年浮囂之風以吳俗爲尤甚我前日至敝境一遊見學堂中學子以及市井少年均短髮鬚作劉海大仙裝束大仙蓬頭跣足現兒童身自有作用彼何爲者

天尊笑曰。我笑今日學劉海大仙者。不獨一般少年。卽京朝大老亦無不學大仙者。何乃拘拘於此數莖之髮。自曼殊入震旦後。三百年來。徒嘔此頭髮氣耶。吳泰伯曰。天尊此言實所不解。何乃京朝大老亦學大仙。天尊笑曰。語云。劉海要金錢。今京朝大老亦同此癖所好者。金錢耳。吳泰伯曰。不意天尊乃有此雅謔。

周公姬旦曰。曾伯祖有所未知。當日婚禮。經齋孫輩手定。故人稱男女居室爲周公之禮。孰知今日有所謂自由結婚者。少年士女假此文明之目。遂其淫奔之私。此皆自由神之所造孽。而吾國和合二仙亦遂不問月下老人。想老態龍鍾亦漸次昏憤矣。

自由神曰。自由自有界說。今一二浮薄少年。則假此自由以行其惡。而頑錮之士見此少年之不衷於禮。遂復以自由爲詬病之通行語。不信此五濁惡世究

竟愛自由乎抑惡自由乎何乃重誣吾神也

語未已寒山拾得亦起立曰冤哉我兩人乃出家人向不預人婚姻事不知何代何年乃將我兩人管領人家嫁娶之舉第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固亦足了人世之願初不料今日乃爲人受過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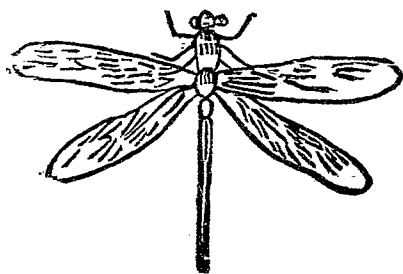
老人曰近日雖多新法結婚者顧赤繩仍繫之我手所可慮者則離婚一事將爲少年之口頭禪而老人辛苦所繫之赤繩轉瞬間作寸寸斷也今日舊禮法將蠲棄殆盡而新禮法未成立公輩主持禮教之人當速設禮學館聘定顧問員編成新典禮以頒發天下勿徒責老人爲也

天尊曰老人言亦近理此誠探本之說今尙有他事須提議者乎混世魔王起而言曰近日東南民氣囂張鄙意須派一知兵大員坐鎮東南庶乎其可天尊曰嚙能往者魔王曰我願保薦一人卽當日封神一榜著有大勳之姜尙是也

欲鎮民氣。不如今姜軍南下。僉曰可。

時則火神離座言曰。此數載中正吾神用事之年。而革命黨之炸彈手槍。往往用火器以施其激烈手段。而尤可慮者。軍火問題。從此將糾結不清。預計明歲更多事件。我已奉祝融皇帝命。令天上將設一陳列所。已向北京拍賣處定購。而萍鄉之煤。正大有用處。以天上方將以江浙之鐵軌鑄成一大錯字也。

議至此。諸神咸曰。今日時光已暮。諸神將駕雲回宮。惟我輩一年一會。又鬚鬚上議院之資格。且與今下界所設之資政院相似。嗣後將永以爲例。脫有特別事故者。可開臨時議會。於是各駕祥雲以歸天宮。乃令文昌帝君修潤此議案。奏達天庭。以待玉皇之報可。



小科學

世界末日記

(笑)

經一億萬年而後忽聞有太陽及各行星將絕滅之一說此說如電光之瞬息達於全世界嗚呼太陽滅亡全地球之人類歸於何所凡僕緣大地者咸思我之住所何存我之運命何繫人人陷於恐怖悲慘之一境其神經過敏者觸此警電殆無生氣

蓋殊不審渺渺宇宙歸墟乃在何地依宗教家之言天堂乃有極樂或又謂自太陽系統之外行星何限恆星亦何限以人之聰明腦力寧不能救此浩劫與其坐待滅亡之悲運不如走此廣漠之天空以謀更造新世界也

時則歐美之學者奔走喘汗乃成一新世界建設同盟會同盟會既成立乃日日討論此事此時亦無復有種族之爭亦無復有貧富之別舉所謂黃禍白禍

之說早拋撇無餘而均貧富無政府主義則渺如秋烟蓋人人心目中僅有能逸出此太陽統系以別造天地圖子孫之繁榮者即爲幸事也

於是擇東西大陸之中心點建立一完全之大天文臺其支出之經費爲地球上公共之產蓋但得地球存在者區區身外之物悉犧牲而不惜此時人人自私之見咸廓然大公矣又建設一同盟會議所其廣廈足容一億萬人凡各階級之議員與學問家胥充物其中此輩議員者至於今日亦不復存財產之觀念但得全一己之生命希未來之安樂者是其目的也

時則新世界建設同盟會之一人提議曰太陽者天空諸恆星之一也蓋宙合之中有多數火球而太陽亦其火球之一以非常之速力旋轉於天空乃自大瓦斯塊中分出小瓦斯塊而成行星此天文學家共知之公例也

語未已一人起而反駁曰君言有未當者我意世界者乃造物主所創造者也

君言。瓦斯球之旋轉。天空夫誰見之。洵如君言。則所以成瓦斯體者。以何理由。曷爲有此燦燦羣星。麗於大圖之內也。故論其原理。不得不歸諸造物之功。蓋上帝之高深。非凡下所能想像。而又永永萬劫不變者也。

此則保守黨之辯論。而非難之聲。四起。先一人回駁之。曰。如君所言。乃歸諸造物之功。則我正有一言問君。上帝者。必至仁極慈者也。今日我輩際此恐怖時代。甯以至仁極慈之上帝。不一垂憫衆生。而坐視此地球之滅絕者耶。

衆聞此言。咸鼓掌稱善。乃續語曰。諸君乎。此火球以非常速力旋轉。太空久之。乃自一枚。二枚。以至八枚。而共同迴轉。吸力維均。此小瓦斯塊者。以分子間相互之引力。凝集而成橢圓塊。更日益收縮。增其密度。久之久之。其熱度乃自空間放出。結成一外殼。此卽吾地球之所以成也。然中央之本體。大瓦斯塊固與此行星同其運命。今猶烈烈放其光熱。一旦光銷而熱盡。卽我世界滅亡之日。

亦即此八行星與太陽同屬滅亡之日。其所以立此新世界建設同盟會者。以今日正際此恐怖時代將如何得逃此浩劫也。

語已歸座。又一會員起立曰。諸君乎。此太陽者。我行星系之主人翁也。今漸歸滅絕矣。矧我地球之滅絕。尤先於太陽轉瞬光陰。此恢恢大地破裂無復完相。生人寧有立足地耶。

且諸君不見乎。此皎潔一輪明月者。夜夜放此清光。顧非我地球之分身乎。然此月球者。乃先地球而死滅之一世界也。當日由是而分。今日即由是而合。故月歸母體。而與我地球衝突之期近矣。卒之三體合一。而此時我世界之破壞。時將何復有生物存者。

此既死之地球。與其他行星圍繞此瀕死之太陽。寧不大悲。至於太陽全體中。邊俱冷。則偌大一怪球之殘骸。死體橫臥天空。詎非自有天以來。至慘厲之境。

耶。時有一人奮髯抵几而言曰君等殆以爲此太陽系者全歸滅亡不能再回復其生機乎僉曰然我輩蓋以爲既經死滅又奚能復生者曰諸君勿憂我蓋篤信釋氏輪迴之說卽宇宙之萬物亦何能逃此流轉生死之一關故我念太陽統系今雖滅亡或遇時機必且復活我之爲是說也人將掉頭勿信願以我思之確有是理循是以思我今世界之絕滅悠久過去之天安知不生幾度之輪迴耶。

語時傾冷水於杯一吸而盡時衆中一人起而詢曰足下所言竊有所惑不審此已死之地球者將於何年何月乃得復活且以何理由得回復其光熱此我輩胸中一片疑雲願足下啟其茅塞庶黑闇中得此燦然明星也

曰君輩所問我亦何能確答第試思此太陽系之龐然一死骸在此廣漠宇宙

之中如大珠小珠走玉盤耳。東西南北靡所定止。偶或與他恆星相遇之機會。當在何時。則我輩智識微薄。殊難下切實之斷語也。

會衆聞言。嗤之以鼻。顧此同盟會會員者。將拋却自祖宗以來。世世住居之地。球以別營新世界。夫豈朝夕所能議決。時會衆中人人。蘊一絕望之念。愁歎之聲。四徹於會堂。一片暗澹悲慘之雲。籠罩大地也。

正萬衆紛呶。間驀然一鬚髮皓然之老博士。突立於演臺。此時滿場之聽衆。如電氣之一震。萬目睽睽。視線均集於此人。老博士笑聲呵呵。曰。滿場之諸君。請聽老朽一言。我甚望諸君勿太自頹喪。須知天壤間無絕望之時。蓋人類之於世界。軀壳雖亡。魂靈不死。今試以一無氣之人。與有氣之人。相較其體量。殊相差也。顧死者之所以較生者爲輕者。厥故何在。向爲醫界一大疑問。今乃知此。

不可解之重量者蓋正魂靈之輕重也此於一千九百零六年之時已有人發明此說今且持此說者尤夥然則太陽系統一時雖陷於滅亡之悲境而我輩靈魂或能飛行絕跡於他世界再開活動之機則此五尺臭皮囊者又奚足惜乎。

會衆聞老博士言人人相對無語蓋明知作此解脫語以安大眾之心其實無裨於事乃共呼曰達格透君言不爲無見第我輩能棄祖宗留貽之財寶金珠等於泥沙而獨不能捨此五尺之軀蓋既無軀壳魂靈尤安所憑依耶此語一發吻人人俱墮於悲慘之境時有物理學家之一少年鼓勇登壇座客咸冷笑或閃其目他顧以爲此說必無價值固不勞污我耳也此少年登壇即曰諸君乎余有一事必獲諸君所贊成者蓋我將利用天空中以太之力以造新式飛行之器藉此足以飛渡他星其快捷爲何如良以他法咸不能施行於

今日而我。可以諸君貴重之。身體安穩。移之他星球。其權力爲何。如其功德爲何。如。

此時會場中。如閃一道異光。早同聲呼曰。贊成。贊成。語未已。更有一理想名家起而言曰。諸君無躁。僕有一言奉白。諸君亦知我輩之過去時代中。恒有此彗星者。時時衝突地球。爲全世界之人民所恐怖。震慄者也。竊思此彗星者。或不屬於太陽系。彼之軌道。蓋循拋物線。不審其往何許。顧我輩第一先交通彗星。或可以附驥尾。得移向他世界。我知彗星亦何憚一舉手之勞。而不援我輩於絕地也。

衆聽聞之。咸大譁曰。是殆癡人耳。我輩費此至可寶貴之光陰。以聽此癡人說。夢乎。趣下。趣下。演說者。方下演臺。即有一人疾登大聲呼曰。諸君勿驚。恐我敢貢其一言。大衆聽時。聲震屋瓦。足以破人耳膜。經此狂人一喝。會場中反寂靜。

無。譁。乃。曰。諸。君。聽。之。今。日。我。輩。處。此。地。位。乃。色。色。動。其。悲。觀。我。寧。得。不。笑。諸。君。之。戇。試。思。事。已。至。此。徒。悲。何。益。故。僕。有。一。策。能。集。地。球。之。力。使。之。飛。逸。太。陽。系。統。之。外。先。哲。有。言。不。云。地。之。旋。轉。大。類。槓。桿。之。力。今。我。輩。浴。文。明。之。惠。科。學。發。明。則。出。此。八。行。星。之。軌。道。諒。亦。非。至。難。之。事。

語。未。畢。即。有。人。呼。叱。曰。我。輩。光。陰。貴。逾。黃。金。乃。容。此。愚。夫。喋。喋。不。已。虛。耗。光。陰。耶。若。不。自。省。者。我。輩。將。撲。殺。此。獠。汝。尙。愛。惜。生。命。者。趣。下。趣。下。此。人。不。服。尙。大聲。呼。曰。諸。君。不。聽。我。言。悔。且。無。及。萬。一。我。謀。得。以。成。功。則。僕。且。於。地。球。上。有。救。世。主。之。資。格。將。援。諸。君。出。諸。瀕。死。之。境。屆。時。諸。君。當。服。我。法。力。之。無。邊。也。

此。時。天。文。臺。上。忽。得。非。常。之。信。號。會。場。一。隅。之。大。警。鐘。鏗。然。作。響。轟。於。聽。衆。之。耳。會。場。中。一。技。師。持。受。話。器。面。如。土。色。手。顫。至。不。能。舉。物。會。場。中。千。萬。人。頭。蠕。蠕。而。動。咸。欲。探。知。其。內。容。人。聲。如。遠。海。之。潮。喧。擾。中。忽。見。一。老。博。士。突。然。現。於。

壇上衆心一鎮。老博士將以技師所報告遍諭大衆爲最後之通告。顧亦作幾度躊躇。惟當此情境殊未能稍有猶豫。渠乃鼓其畢生之氣力徐徐宣告於大衆。

老博士乃啓口曰。我滿場敬愛之諸君乎。我今者乃以至可恐怖至可悲慘之結果。不得不報告於諸君。蓋不幸之運命不旋踵而至矣。今天文臺發此非常之信號。謂月之軌道漸漸接近地球矣。即地球亦轉瞬卽滅。吾輩當採最後之手段。須知所謂新世界建設同盟會者。至此乃一無所用。一向經營全歸泡影。此余之所愀然而悲也。嗚呼。我滿場敬愛之諸君。請各自由運動勿拘留於此。我今日此同盟會者可以解散矣。

老博士語畢。肅然而下。聽衆人人失望。號泣以出。會場咸將與父母妻孥灑淚泣別矣。此時月之軌道愈行愈近。而以其吸力之作用。則大風潮大海嘯直奪

此地球。上。大。多。數。之。生。命。付。諸。洪。流。即。此。閔。麗。巍。煥。之。大。同。盟。會。議。所。亦。爲。激。浪。所。吞。相。將。逐。此。波。臣。而。去。

時。則。此。朦。朧。之。月。影。宛。如。魔。神。之。面。百。怪。千。獍。以。向。我。地。球。作。種。種。恐。怖。之。相。顧。其。光。亮。雖。不。減。於。前。而。氣。象。大。是。愁。慘。蓋。以。彼。生。命。亦。無。多。日。而。遂。爲。此。死。物。之。狂。其。勢。力。之。猛。厲。直。欲。以。一。卵。抵。吾。巨。彈。也。

嗟。夫。此。地。球。一。半。之。生。民。苟。有。可。以。暫。免。片。晌。之。慘。禍。者。無。不。極。力。營。救。而。趨。避。之。蠕。蠕。然。如。旋。磨。之。蟻。皇。皇。然。如。破。巢。之。鳥。或。登。高。山。之。嶺。以。避。風。潮。而。海。水。掀。騰。至。數。百。丈。之。高。往。往。紛。拏。人。物。樓。閣。而。去。萬。雷。齊。落。而。喧。嚷。之。聲。又。不。絕。於。四。方。凡。入。於。耳。者。無。非。慘。厲。之。音。令。人。悲。咽。

此。垂。盡。之。太。陽。乃。作。可。憐。顏。色。其。色。猩。紅。大。似。聚。地。球。上。人。類。之。血。以。凝。成。此。絳。球。者。其。光。熱。亦。非。復。如。曩。昔。大。塊。一。部。分。僅。放。射。此。微。弱。之。光。熱。以。餉。地。球。

之生民嗟夫猶思此億萬年以前烈烈太陽之神方張霸權於天空嚙知今日者竟不能戰勝時勢轉瞬殘骸留諸宇宙矣

未幾而地球上之大洋海嘯潮音忽爾闐寂凝成大塊之冰大陸亦漸次薄暗悲風振樹百卉均凋動物之恃植物生者槁餓待斃而殘骸枯骨乃狼籍於地球之表面

斯時尙留一最後之天文學家向其少數之同胞報告其所研究者曰諸君乎此太陽統系之滅亡已無可挽救惟諸君亦不必深悲蓋我輩總有此歸墟之一日吾同胞中均爲長眠人矣我輩處此淒清孤寂之世界究竟有何趣味故無甯早歸亦佳此聽衆之三五人發其破寂之笑聲曰先生言良信今擗擗大地僅留我輩三數人處此荒寂之世界我輩亦有何希望者不如早日冥滅之爲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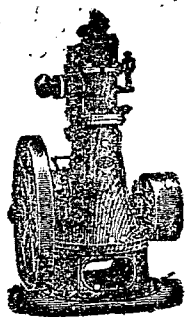
博士曰。善哉善哉。以我輩學理上言之。宇宙萬物。雖微塵纖芥。無一秒中。不含其進化之點者。今吾人所處之世界。雖云滅亡。然不過進化之一現象。蛻舊易新而已。矧以物體不滅。則言之。卽吾人內體亦不滅亡。遑論精神渺渺。天空寧無寄我精靈之地。一念及此。又何用增其悲懷耶。

僉曰。我輩一時共地球變化。其形態其實宇宙萬有。永無滅亡之時。今承先生懇切教誨。大足以慰我輩之心。轉瞬間。我輩將追蹤同胞之後去矣。幸賴先生指示。是與我以大善知識。良足令我輩胸中愉快也。

時則此二三之同志。方感謝博士。乃見博士息心靜氣。瞑目斂神。捫之則體已冰矣。面上尙含歡笑之容。後死者數人。既未敢驚。亦不暇悲。蓋去死不過分秒間事耳。

此悲慘之光陰。息息愈近地球上之生物。轉瞬將亡。太陽每一分鐘中。必滅其

光。月。球。步。步。與。地。球。相。接。近。最。後。遂。與。地。球。相。合。自。此。以。後。記。者。亦。無。從。下。筆。
是。必。經。未。來。數。億。萬。年。之。後。新。世。界。人。之。智。識。靈。明。突。過。前。塵。乃。能。推。測。而。知。
而。今。則。此。偌。大。地。球。永。永。封。諸。神。秘。之。中。以。經。無。量。之。劫。



科學小說
空中戰爭未來記

(笑)

德意志之將來其在空界乎是語也當一千九百年正月元日德皇陛下在柏林宮殿受海陸軍諸將士之朝賀時所宣言者也

皇帝乃諭諸將士曰自吾德國諸大博士發明空中飛行船愈益進步今乃有麥脫爾飛行船之運轉自由我輩宜速建造空中艦隊我將要求議院支出數千萬之巨金我德意志帝國當有三千艘快速之飛行器以十二小時中能運送四十萬之德兵於英國乃爲快事諸居善體此意吾德國之將來其懸諸空界乎嗣是而後德國固無日不爲建造空中艦隊計也

顧世界第一回之空中戰爭不在德意志而在英吉利與俄羅斯俄國十餘年來革命風潮無時或息國民與議會之間常起激烈之衝突英吉利與俄羅斯

積不相能以千九百十二年十月遂破和平之局戰爭既開至翌年三月而英俄大戰於戈壁沙漠俄國全軍覆沒蓋英之勝得力於空界英軍蓋使用空中戰艦與空中輸送列車以是足以敗俄也

自此戰爭後乃令全世界之氣象一變俄國經此大敗國中騷亂民黨讜起而皇室於是沒落當時俄羅斯乃宣告爲共和國不及十日驟分裂爲二政府於此兩星期間又分爲二十餘政府分崩離析又有無數之獨立國此時紛擾達於極點而空界中之那破崙徐克爾斯威露蹶然興矣

蓋斯威露第一建造空中艦隊者頗有恢復中央亞細亞之觀念乃自爲其司令官而以一千九百十三年四月某日之深夜率此空中艦隊以至樸克來僅僅一小時而已爲所占領矣

在此一年中渠乃以空中戰艦四十艘飛行器二百具空中運輸列車十二輛

組織一空。中大艦隊而自乘於耶爾密尼製之空中飛船以經營空中事業。此主艦蓋壯麗出人意外也。

此時空中飛行船之速力自小時一百七十六英里增至二百英里。蓋在斯威露之意將自大艦隊繫留場之苛更特地方至於海根以十小時行二千二百英里。以其計畫良非一日矣。

顧其所經營者未就而一千九百十六年德俄戰爭之事又爆發矣。德國自皇帝陛下演說空中艦隊以來此十六年中日日爲此空中飛船之製造。故今日在此世界中德意志乃稱爲空中第一軍國民。其次當推法蘭西德國以此絕大之準備將有席捲全地球之勢而首擢其鋒者爲俄羅斯外交上之談判。遂以千九百十六年四月十九日互相決裂。當斯俄國僅有第一流之瑞士勃臨空中巡洋艦實非德軍敵也。

爾時斯威露方居朴威爾沙率其空中艦隊升高至於二萬九千五百尺時偵察德軍之所爲時德俄戰爭方酣德軍中之斥候隊徊翔空中而石榴開花之彈如急雨跳珠以飛落俄軍頭上每聞轟然一聲則血肉橫飛全軍悉付劫灰而俄軍僅恃此野炮烏足以傷彼敵軍於是俄國之步兵大受損害德意志不傷一兵乃獲全勝矣

自德人以空中艦隊殲敵人而斯威露乃乘長風直襲伯林以二十艘之空中艦隊與空中輸送列車等等趁彼黑夜翱翔天空彼耶爾密尼製之戰鬪艦中周圍窻戶悉裝置大炮爲狀大似蜂房水電發射管等無不備具長有九千八百四十三英尺足容十二萬立方邁特之瓦斯故艦隊不過二十艘而戰線之長布陣天空至於四英里也

天方破曉斯威露乃於伯林府之空中檢閱艦隊遙見彼方百二十五艘之空

中飛船如星羅棋布者德國之艦隊也斯威露方欲探敵行動忽見一普內兒式之爆裂彈直探斯威露之旗艦而過乃迅以無線電報通知各艦使加意勿爲敵彈之的然由俄國艦隊高加索所發射之空雷獨中德國巨艦之右舷轟然作聲此龐然一大艦直墜落大地而去於是百二十五艘之德艦不能禁此空雷之猛烈零落破碎無復完相漸漸沉落空氣之下僅餘五艘出死力向伯林馳去而斯威露乃獲一大勝利也

此時斯威露乘勝大破伯林旗艦他依勃拉士直昇至德國境上六千五百英尺之位置空雷如飛雹密霰慘厲之狀不堪入目轉瞬之間將令伯林滅亡時忽有兩空中戰船直衝舉天空反出他依勃拉士旗艦之上冒險攻擊他依勃拉士猛受又擊遽即沉沒斯威露幸持救命帶乃由斯艦中顛頓而下至將及地面時爲一軍艦所張之網絡住得不隕命斯威露氏乃以全速力逃歸帕米

爾高原其不爲敵俘者僅矣。

斯威露一敗墮地乃收合餘燼思恢復其艦隊之勢力日夜研精殫慮以圖之顧德意志之勢力乃日益張一千九百十六年五月十日俄德戰爭結局遂訂惠爾遜條約德國全占勝利其結果遂令全世界提倡日耳曼人種統一主義者其聲益高發表奧德共和國組織之概畧而歐羅巴之諸小國悉在此新強國保護之下土耳其與西俄羅斯俱爲德意志領土矣。

自惠爾遜條約交換後此十四年中德意志帝國之文明發達至於極點就中卽以曼色普他迷耶沙漠而論向日之一片黃沙漫天匝地者今以變爲萬花之谷數千之德國學士肩摩轂擊均以此爲研究植物之場蓋藉空中船舶爲往來不過數小時耳此時德意志帝國之人口實有二億一千五百萬人合海陸空三界之軍計已有千七百萬之常備軍而空中軍隊威能如飛將軍之自

天而下者計達四百萬人云。

雖然俄羅斯之斯威威露君於千九百十七年來已爲俄羅斯之皇帝雖爲德軍所破猶不失爲世界第一至有威力之人此時吾中國亦雄飛於地球以千九百十九年吐莫斯苦條約遂奄有亞洲之西伯利亞地爲強國中之最安穩者而法蘭西之野心勃勃而意大利之氣息奄奄而英吉利之不能復保昔日繁盛之象殆似日落崦嵫暮雲四合矣。

自亨贊爾克至阿美利加之定期航路可謂大航海矣顧自有空中飛行船而小時可行二百五十英里旅行之速無與倫比由勃來孟至紐約途中時間由十小時乃至二十小時卽以極大速度之輪船至少尙需五日今乃縮之爲十小時不啻有長房縮地術矣船中有三百客室容十八萬立方米突之瓦斯備八個或十二個之麥脫爾動力器可以輸送旅客千人誠愉快而安全之旅行

矣。此船每艘之建造費不過二百五十萬圓。較諸海上第一號之船舶爲數不
過四分之一。即頭等乘客之旅費亦僅百圓而已。

更有一端爲空中飛行船特別之利益。即遊行空中足以助身體之健康。尋常
能昇至九千八百四十三英尺。乃至一萬六千四百英尺。若以特別之設備可
昇高至於一萬九千英尺以上。在此空中十二小時以至二十小時。凡一切肺
病咸足治療。故乘此空中飛行船翱翔天空。藉以療治肺疾者甚多也。

至一千九百三十年而空中航行線日益繁密。以伯林爲總匯之所。凡乘此空
中飛行船一小時中必五六回接受空中無線通電。或柏林及各大都市之商
業情況以及種種新聞雜報。船中備有印刷器。一轉瞬間而極精確快捷之新
聞紙出矣。此時德國之婦人已得有選舉權。物質之文明愈益進步。途中輒遇
無數之空行船。千態萬狀。鬪奇爭麗。此可謂空海中繁盛時代矣。

嘗聞諸大富豪普惠脫氏之語矣。謂氏之夫人十五年前曾一游北極。今則每日乘長風飛行於冰山雪嶺之嶺。蓋視之如咫尺路程耳。向所震駭之南極探險。今亦無足爲奇。惟爲路稍遠而普惠脫夫人則又提倡設俱樂部於北極。蓋每至夏期絕好一避暑之地。可以趁飛行之船往北極納涼也。

立於德意志帝國統治之下。之曼色普他迷耶者。昔爲此間野蠻國之模型。今一變而爲世界繁華都麗之地。自曼司克至信克他司脫。爲無數飛行船之繫留場。由三千二百英尺至一萬二千英尺。如星羅棋布。是皆市民夏日高臥偕雞犬而飛昇者也。

於斯時也。柏林市上空中飛行船之多。較之一千九百零七年。在市中之自行車爲尤甚。於是不能不訂立空中飛行船管理規則。而空中之警察。於以出現。彼亦乘此小飛行船。忽上忽下。以爲偵察。而柏林市之人民大半不居於市街。

而○以○近○傍○之○山○上○爲○生○活○又○常○利○用○空○中○船○之○定○期○乘○車○券○比○於○昔○日○火○車○之○價○格○蓋○不○過○三○分○之○一○云○

又○時○有○空○中○之○賊○輒○於○黑○夜○乘○人○不○備○入○他○人○之○邸○舍○又○或○奪○去○他○人○之○空○中○飛○行○船○政○府○對○此○不○能○不○訂○嚴○重○之○規○則○而○是○時○繫○留○於○德○國○境○內○之○空○中○船○注○册○者○殆○及○一○萬○餘○艘○也○

一○千○九○百○零○七○年○時○伯○林○京○城○電○線○四○絡○殆○如○蛛○絲○之○網○至○千○九○百○三○十○年○時○悉○歸○消○滅○蓋○每○一○人○家○必○立○兩○桿○之○電○柱○以○裝○置○無○線○電○話○脫○有○至○急○之○信○函○及○小○包○郵○便○則○以○至○快○之○空○中○船○分○送○各○處○

既○又○創○建○空○中○公○園○之○議○以○鋼○鐵○及○亞○爾○密○尼○墨○造○之○用○空○中○船○爲○釣○臺○釣○此○公○園○於○空○中○亦○有○淺○草○之○場○繁○花○之○圃○自○由○車○可○以○飛○行○於○其○間○此○是○伯○林○人○家○幾○乎○家○家○備○一○飛○行○器○之○繫○留○場○而○有○錢○者○則○建○設○空○中○病○院○以○療○疾○痛○之○

人。凡。是。種。種。建。築。均。在。空。際。經。營。不。復。立。於。地。球。矣。

時。則。波。蘭。瑞。士。等。小。國。悉。蠶。食。於。德。意。志。而。波。斯。摩。洛。加。等。又。在。德。國。保。護。權。之。下。英。國。雖。欲。抗。議。而。德。乃。以。空。中。軍。爲。示。威。運。動。此。時。合。併。英。法。兩。國。之。空。中。艦。隊。不。能。抵。一。德。意。志。蓋。彼。能。以。三。小。時。中。運。送。二。百。萬。之。兵。士。於。英。國。英。人。早。已。中。懾。矧。俄。羅。斯。皇。帝。斯。威。露。亦。能。以。四。十。八。小。時。出。二。百。萬。大。軍。於。帕。米。爾。以。直。壓。印。度。之。境。一。旦。英。德。交。軍。不。啻。授。印。度。於。俄。國。而。此。時。美。利。堅。又。欲。襲。取。加。拿。大。正。世。界。風。雲。慘。澹。時。也。

已。而。英。德。兩。國。之。大。使。在。伯。林。重。敦。和。好。以。午。前。十。點。去。議。場。十。一。點。三。十。分。早。賚。英。政。府。之。覆。文。而。來。乃。不。意。斯。威。露。率。此。四。十。二。艘。之。空。中。軍。艦。與。夫。八。十。萬。起。羅。邁。之。飛。行。船。自。帕。米。爾。大。高。原。直。襲。印。度。僅。僅。數。十。小。時。而。已。宣。言。如。印。度。皇。帝。布。告。遐。邇。英。國。此。時。無。抵。抗。之。力。乃。請。德。國。出。而。干。涉。德。國。難。却。

其請然回復英國統治權下之印度須索報酬則請以南阿非利加英國之領土即自好望角至加依羅之土地贈與德國英國議院協贊無異言而印度仍爲英國所有矣。

笑曰二十世紀之世界其空中世界乎試觀方在初期而各國之獎勵空中飛行船者不遺餘力苦心殫慮之士尤能犧牲一切而爲之今歲觀於海內外報紙所載經營此空際事業者尤夥也世界文化日進生民智慧日濬上窮碧落下徹黃泉咸足爲殖民之地我知進步之迅當不可以限量則此一小篇者誠非鑿空之談也。

奇殺人
赤斗蓬

(笑)

嗚呼。諸君閉門閑坐。乃亦有惡運之神。墮自天上。耶。余和蘭國一醫生也。開業於意大利之呼落倫市街衢。整潔氣候佳良。即風景亦復不惡。余滿擬久居此矣。乃於克魯士街設一藥肆。分其店之半。專理廣告事業。自設肆以來。生涯頗不惡。蓋以余取值廉而製藥精。且余待人尤極和藹。以故人恒暱就之。故他肆雖門可羅雀。而余肆仍戶限爲穿也。

數載以來。余於呼落倫市聲名頗噪。而醫業亦漸擴張。某日之夜。已收燈落市。余乃計算本日所得之門市。以金錢鎖諸囊橐。乃出匙開窗口之受函箱。忽得一明信片。上書今晚十二點在波愛西橋奉送有事相求。余得此請客之明信片。至爲詫怪。心念我於呼落倫市交游。良寡矧。既有所事。何不可一臨敝廬也。

既又念曰。噫。我知之矣。今社會中。恒有患此。不欲令人知之。病症我前亦曾遇之。蓋秘密診視。而報酬輒倍於尋常。今即其類歟。乃屆時。決計一探其踪跡。時方冬夜。天氣嚴寒。余遂向波愛西橋行。冷月一丸。皎然照徹。通衢行人絕迹。波愛西橋已爲風雨所蝕。木朽而石圯。第見銀波盪漾。此寒輝而已。顧所期之人。乃不見來。遙聞禮拜堂之鐘聲。已十二鳴矣。我方畧整襟。領卽見一人。裹以赤色之斗蓬。突立我前。領長過其耳。幾不辨其面目之爲誰也。

余曰。約我來此橋上者。卽是下也。耶脫有所需。請卽詳告其人。曰。足下試隨我來。余念在此夜。深人靜之中。乃隨此不識一面之人而行。爲狀甚詭。乃曰。隨君行。將往何許。請先以所事告我。俾得預備。且君引領被其面。殆不欲以面目見人耶。其人曰。足下隨我來。當自知耳。語時。卽飛步。行。余曰。噫。君乃誑人。至此歟。如此天寒夜靜之中。乃勞人奔波。以至於此。及見君。

則○又○以○愉○恍○迷○離○令○人○莫○知○所○惜○果○何○爲○者○君○即○告○我○時○余○見○此○人○若○將○奔○避○者○余○急○握○其○衣○而○渠○乃○脫○此○斗○蓬○而○遁○畧○一○轉○瞬○早○已○踪○跡○杳○然○余○此○時○怒○氣○亦○漸○平○因○念○茲○事○良○怪○特○其○人○究○何○所○取○義○耶○而○此○赤○色○之○斗○蓬○固○尙○在○我○臂○中○也○然○他○日○欲○探○究○此○事○則○此○斗○蓬○亦○足○爲○着○想○之○地○而○余○於○是○遂○持○此○斗○蓬○以○歸○家○

明日○余○就○窗○下○視○之○則○此○斗○蓬○爲○質○甚○工○緻○極○佳○之○天○鵝○絨○也○而○尙○以○貂○皮○緣○領○爲○值○當○亦○不○貲○余○正○反○覆○展○視○忽○飄○然○墮○一○物○則○一○書○函○也○上○書○我○名○余○急○啟○視○之○中○書○言○今○晚○仍○以○此○時○刻○仍○以○此○地○址○還○我○斗○蓬○我○將○餽○君○二○千○圓○尙○有○所○贖○忽○忽○不○盡○所○言○

余○念○昨○日○已○往○矣○今○又○何○憚○也○即○以○昨○夜○之○時○刻○一○人○獨○抱○此○斗○蓬○於○小○脇○以○臨○波○愛○西○橋○十○二○點○之○鐘○聲○已○過○月○光○之○下○即○見○有○黑○影○搖○曳○當○即○昨○夜○之○人○

也。余迎就之曰：我在此。其人曰：君持此斗蓬來耶？余曰：然。斗蓬在此。其人曰：勞君矣。復曰：請足下檢點此數。此爲二千圓也。余見此白石橋欄之上，其幅甚寬，纍纍者皆金幣也。映以明月之光，此燦然之黃金直射。余眼，余目擊此二千元，已喜不自勝矣。乃曰：承蒙厚惠，想足下必有所需於鄙人，自當效勞。不然，我不能無故受人之惠。且此二千元者，我亦未能入諸囊橐，因於理有未合也。

其人曰：是可無慮。語時，以斗蓬置諸肩頭。曰：問先生精於醫術，今日正欲借重。先生惟欲請先生施術者，非生人乃死人也。余大愕曰：死人也，乃欲我醫治？君得無戲耶？渠曰：烏敢戲先生。蓋僕非本地人，乃自遠方來者。今在此間，僅兄妹兩人耳。

彼方言時，即導我而行。余欲聞其究竟，不覺亦隨之行。彼隨行，隨語復續。言曰：我兄妹二人寄居於本地之一親戚家，不意吾妹昨日突然以暴病卒。吾親戚

家明日將爲吾妹舉葬禮然此事甚困難以吾家有祖宗傳來之一家風凡子姪輩無論何人必葬於累代傳來之一墓地蓋已數世矣假令沒於外國者亦且歸其骸骨卽戰死疆場者亦歸其元今我之親戚以不欲吾妹久暴露必於此間舉葬禮通告書已發矣而老父電來尙欲一見愛女之面我念不如以戰死疆場例歸其首於故邱以防腐之法施之猶得令老父一見吾妹面也

余曰然則君意將如何者渠曰惟有切取其首函封歸國耳嗟夫余念其人雖死然割此肉身之首寧不中心慄慄然余固外科醫也本以斷腕截臂爲生涯又奚畏此陳死人者矧我又不敢排斥其家風乃請暫歸舍略備防腐之藥品及種種器具等隨此人以入死人之許來

途中余問此事抑何秘密必待午夜而始能着手歟渠謂吾親戚舉葬禮雖不問死禮之如何然以無頭之骸入殮究竟駭人聽聞故以夜中下手而屍骸上

我已備有假首。嗚呼。達格透茲事。本不敢勞動醫家。惟以手足之情。而欲我操刀自割。則心實有所不忍。刃未下。而手先顫矣。語已微微。雪涕若不勝悲者。

無何。兩人已至。一極閔麗之邸舍。前彼謂此家。卽是矣。於是兩人乃入此家之。大門更潛入一小門。渠乃隨手自後。扁門爲狀。甚恐怖者。闔中乃昇入螺旋形之梯子。陰森殆如入隧道焉。梯盡始射有幽碧之燈光。則一臥室也。室中燈光慘澹。余一瞥卽見錦衾繡裯之上。橫陳一死骸。渠乃背轉其軀。頻頻拭淚。若不勝欷噓者。又以手指示臥床。曰卽此是也。先生好爲之。我不忍目覩矣。言已。早自別一門出。

嗚呼。諸君。余外科醫也。手攜割剖術中常用之霜鋒利刃。漸近臥牀。來此死體之頭部。整然入我視線之中。我念此姑娘殆死無多時。容色尙未大變也。且生前確爲一美人。烏雲之髮。委於枕畔。而顏色蒼白。星眸微瞑。已作長眠人矣。

余此時見此可愛之死美人幾於不忍下手既以醫術上之學問自勵鼓勇而前。先依醫術上之方式按此頸骨之關節乃以利刃當雪膚噙齒閉目直刺咽喉部以霜鋒之銳利及我手腕之敏捷白刃已直入美人之頸嗟夫嗟夫一剎那間忽見此死美人者雙眸微睜漸即復闔同時即發一長嘯氣此人生最後之呼吸也。而此時傷口中之熱血如飛泉之噴薄直射於余面而襟袖上點點皆作桃花瓣也。

嗟乎此死美人不死而余以一刃終其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此時全體冰冷似迴血管中立亡其血者嗚呼美人不死而余乃直如死人身如醫者乃不能辨人之生死至於手按粉頸而猶未覺顧乃冒昧昏瞶若此是非此二千元之黃金作崇曷克臻此此時喉管已斷無可爲力蓋余全受此衣赤色斗蓬者之誑特不解此死美人之何以僞爲死狀也。

余此時身顫足軟顛頓以出茲臥室而忽遽間燈亦撲滅昏黑不見一物余以闇中摸索乃得此螺旋形之梯子扶壁而行踉蹌出一小門乃至街衢始敢吐息焉

明日紅日照窗櫺間余始醒猛憶昨宵乃同一未識一面之人爲此恐怖之生涯得無夢乎然我固得有多金安得爲夢我爾時百計自持早起仍開店忽念我之帽子衣帶及小刀均已無存不審其忘諸死人之室乎抑紛失於途中乎若紛失於途中者猶爲幸事也

余以向日之時刻啟吾店門鄰人有某君者好劇談每日來吾店中今日亦來一進門卽呼曰足下知昨夜出一悲慘離奇之事件乎余聞言心房躍動顧猶僞爲不知曰未聞也鄰人曰今日市上喧騰矣我以為足下必知者乃猶未聞乎蓋今日呼落倫市之第一美人意衡克者不審爲何人所殺害意衡克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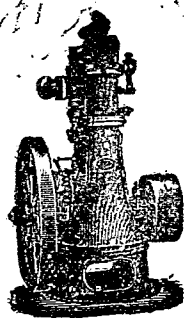
日新結婚昨尙見其與新郎攜手散步於市中公園今乃慘遭斯劫可知禍福之來至無端緒也。

余聞此鄰人之言若芒在背刺促不甯顧吾店中之客續續而來均道意衝克事每一客至必出以驚惶之語余惟唯固胸中洞然似無心肝者至正午時突然有一巡警來余店請與余密談余乃避此衆客至內室巡警蹊踪而至出余昨夜所失之物曰達格透此物非君者耶。

余欲僞言非是而店中客亦入室來萬目睽睽注我面我固不能復作遁詞僅喉中出微聲曰然而巡警早引我出矣於是乃引至一小建築物之中此建築物者蓋警察署也巡警先閉置一小屋中嗟夫余此時之境遇實可悲痛又馳念此殺害事件上事不能不痛自怨艾蓋黃金之力迷惑人心良有以也逮捕經兩小時復引余至一室則一大廣廈也中設長案懸以黑布十二名之

老○裁○判○官○凜○然○列○席○此○卽○呼○落○倫○市○之○裁○判○所○也○我○乃○以○前○後○七○回○經○十○個○月○之○長○裁○判○而○此○死○美○人○與○赤○斗○蓬○之○事○情○終○不○發○見○於○是○以○重○禁○錮○十○五○年○之○罪○斷○送○我○小○半○生○之○光○陰○去○矣○嗟○夫○余○以○十○五○年○之○苦○役○尙○得○重○還○我○自○由○之○身○亦○云○幸○矣○

余○既○歸○國○後○於○意○大○利○火○車○遇○一○牧○師○則○大○類○當○日○裹○此○赤○斗○蓬○者○也○其○人○見○余○亦○頗○驚○愕○無○何○至○一○車○站○卽○忽○忽○入○人○叢○中○瞥○然○而○逝○雖○然○此○十○五○年○前○事○我○固○猶○懸○諸○心○目○也○



言情小說
古王宮

吳門天笑生譯

第一章

嗚呼。人生。天地間。不過。數十。寒暑。如。弱草。輕塵。轉瞬。卽沒。乃。造化。小兒。又復。狡獪。弄人。富貴。窮通。浮沉。無定。乃令。大地。芸芸。顛倒。靡常。笑啼。雜糅。道旁。乞食。兒以及。擔糞。拾薪。之儔。一旦。佳運。臨則。驟躋。通顯。而故。侯王。孫。頽運。籠罩。其身。瞬爲。奴厮。矣。凡此。悲歡。離合。之故。老天。常突。起奇。峯。以爲。我輩。小說。家。材料。耳。英倫。當泰。晤士。河畔。有一。私立。女學。校焉。其地。風景。絕佳。潮聲。到枕。帆影。接窗。中。有一。女郎。年可。十七。八。爲學。堂中。助教。姓玳。克兒。名秋。菱。自幼。卽依。本學。堂。校長。與哥。夫人。爲生。衣食。住。三者。咸仰。賴校長。爲之。安排。而秋。菱。爲之。助教。亦不。取值。一年。三百。六十。日。中日。惟送。此光。陰於。逼仄。之教。室中。蓋除。此數。楹。校。

舍外幾不知復有天地也。

顧女郎當此年齡恒不能自抑其情懷脈脈芳心不無身世之感故有時目注教科之本而心馳域外蕩漾如飛雲或對茲名花好月佳日良宵萬感千愁時時交集於心胸也。

某日爲學堂中受試驗後之休息日校長與哥夫人呼之曰秋菱若今日勿他出天氣佳晴試開教室中各處窗戶以納陽光并將地衣曬諸日光中我略有所事即歸也秋菱諾之顧一人殊無聊賴徧走各課堂間無一人蓋以今日休假均作遊春去矣。

秋菱處此枯寂之教室悶損已甚心念我乃踽踽若此不如向校舍外閑行以蘇積鬱秋菱遂整冠出行沿紫陌而趣小橋野花亂開都可憐顏色秋菱擇林陰深處支危石而坐瞥見石傍一樹方垂垂着花秋菱乃攘皓腕摘花簪鬢

循紅欄。屈曲之橋而行。忽有一花。遽墮於水。花落水中。卽宛宛隨碧流而去。秋菱曰。惜哉。此花不知飄零何所也。

方夷猶間。偶見碧波如鏡中。映出一美人之影。細審之。乃爲己容。秋菱歎息。自呼其名曰秋菱。秋菱汝運蹇命薄。枉生此好顏色也。

秋菱目注流水。正神馳間。忽聞有人呼曰。秋菱。孃。秋菱。孃。趣歸。趣歸。秋菱此時疾被驚覺。如夜半之聞鐘聲。急起立向校舍。行態度翩翩。正如驚鴻小影。則見校中闈者。一老蒼頭。喘息曰。秋菱。孃。頃有兩紳士來訪。君在招待室中。云欲面會姑娘。秋菱自忖。我乃旣無親屬。又無友朋。是世界中。殆無一人知我者。今忽有紳士見訪。寧非奇事。乃曰。若誤矣。想非訪我者。老僕曰。指名訪玳克兒。秋菱。姑娘。寧得有誤。且其一乃律師也。

嗚呼。律師者。乃保護人之財產權利。爲其職掌。或司人之爭訟。與繼續問題。菱

姑娘又念我子然一孤露女子無財產權利之可言而今日律師見訪尤可詫怪且思且行方將入招待室忽聞校中婢女喃喃然譽曰每逢休息日秋菱孃不知何往茲又有客來徒令我忙煞今夜校長歸我必訴諸校長看汝受呵責也。

秋菱佯作不聞遽入招待室來心念我長日在此校舍中每有客來我不過爲應對趨走之人今日乃亦有客訪我我嘗見學生中之閨秀令媛時有貴紳過訪良可羨也。

此時秋菱已至招待室之門前遽推門而入果見有兩紳士見菱孃入兩人均起立如謁郡主然敬禮有加其中一年高者鬚髮如雪道貌可親先啟口曰誰爲玳克兒秋菱姑娘者秋菱低聲曰此學校中卽儂名爲玳克兒菱孃此外却無人也蓋秋菱之爲此言者防爲入誤轉增慚慙耳。

老紳士拭其眼鏡。端相秋菱。一回乃復語其友曰。如此年。青貌麗實出吾人意。想之外語時。老紳士復莊肅其容。若有重大事件者。菱孃益復惘然。老紳士曰。老朽今日有至重要之事來訪。姑娘請先以姓名通告老朽。爲律脫爾法律館之事務。長律脫爾亨士是也。管理貴族柳起士伯爵家之事務。尙有一人……語時即指年齡略輕之一紳士曰。是卽柳起士伯爵家之財產管理人也。凡伯爵家世所震爲古王宮之一切邸舍莊園與夫財政產業均此寶圭利先生掌之。

秋菱聞言略憶曾讀新聞紙。柳起士家之古王宮幾於婦孺咸知。蓋此中有一段歷史。大足爲人口碑也。柳起士家爲昔國王迦蘭士分封貴族之一支。復此主人忽爾暴卒。膝下無子女。於是此不可測量之古王宮財產乃無繼續承受之人。至今乃爲世界一問題也。旣而英國人乃成一通行語以爲誰有此佳運。

當爲柳起士家繼續人。此事騰蹕於報紙者，亦有日矣。顧秋菱則蟄居此教室之中，未嘗作此春夢之婆。今日手持此至有名譽律脫兒亨士老律師之名刺，正默默出神也。

老律師曰：老朽此來甚欲得姑娘允許，詳告我以姑娘家世及先代之事。姑娘所已知者，秋菱曰：可凡儂所知者，無不可以告先生。老律師曰：果爾甚佳。今先問姑娘尊大人尊諱，云何？秋菱曰：我父爲陸軍大尉玳克兒雄存。老律師曰：太夫人何名？秋菱曰：古爾敏惠，我母之名也。

老律師點首，覺與己所調查者無訛。已又問曰：恕老朽無禮，請姑娘將父母在日之行狀及生死年月詳告老朽可乎？秋菱曰：我父爲本國籍血脈純粹之英國人，家貧以軍國民自任，薄俸以外了無所得。母生於法蘭西之利墨墅，爲其國勤王家之血統，儂則自椿萱見背後子然一身了無親屬。聞我母當日亦如

是我外祖母早沒又無生產乃來英國爲女教師以餬口教法國文既乃與我父結婚自我知識開後恒見我父母日處簪鄉然夫婦間至諧而無忤其後其父出而從軍爲名譽之戰死先生當知之也

秋菱語此蓋自矜其爲忠勇之後裔以爲英人當無不知之也其實國家每一戰爭事起流血者無限烏能一一誌人心脾第律脫爾老律師者尙能記憶其事乃點首曰知之秋菱復得意言曰自吾父從軍後吾仍從事於學校及聞父戰死疆場吾母以憂鬱成疾亦隨父入泉途矣僅剩我塊肉餘生爲玳克兒家延一線顧吾母死時託孤於奧哥夫人以我生長後預約爲本校助教師其後我肄習此校中至前年之冬我遂卒業我爲學生之日自此終我爲助教之日自此始矣嗣今以俊盡此義務於校中永無年期而他人亦視我等諸施以教育之怒隸耳

秋菱此時暢所欲言，略無隱諱。老律師一一檢查，已所訪問，去若合符，節少選。又曰：然則兩親之生死與結婚及姑娘誕生之證明書類，有乎？否乎？秋菱曰：有我藏諸篋笥之中。老律師曰：然則請姑娘將出乞賜老朽一觀可乎？秋菱曰：可。乃疾入已室中，攜一黃色之封袋，授老律師。老律師乃啟封視之，曰：是玳克兒雄存太尉之結婚證書也。是姑娘之誕生登記書也。是古爾敏惠夫人之死亡證書也。一一檢點過，即付寶圭。利過日待寶圭利，一一讀終，乃曰：此事想無疑義，蓋與我輩所調查一字一句悉符合也。寶圭利亦點首曰：律師言然，此必千真萬確矣。

此時兩人又復致敬，更注視秋菱。老律師又發言曰：僕輩此來，蓋有一重要之事，將告姑娘。此事蓋令姑娘最可驚，而又最可喜者。蓋姑娘曾亦知而翁以上之家譜乎？秋菱曰：儂早孤，數典幾忘其祖。老律師笑曰：老朽固知姑娘弗知者。

蓋姑娘今日以法律上之權利最明白而最確實當承襲一家譜之裔請姑娘辭此私立女學校助教之職將請姑娘爲本國著名豪族柳起士伯爵家之主人姑娘當知人人稱爲古王宮而爲英國屈指之莊園及柳起士伯爵家之財產悉爲姑娘所有也

第二章

秋菱曰先生誤矣儂甯得有是奇遇哉老律師笑曰姑娘放心我輩爲律師者凡事必求精確安得有誤故旣已確定斷不能尙有漏義今姑娘爲此古王宮之主人亦猶老朽之爲此律師同一確實之事也此時秋菱喜極至於唇顫不能發聲期期而言曰願聞其故

老律師曰此非一言所能盡欲詳其顛末爲時甚修我請述其要領卽姑娘之父故玳克兒大尉者數代前與柳起士家同一家譜玳克兒家後乃降爲平民

顧與前死亡之柳起士伯爵同一血統前死亡之伯爵爲人至爲陰沉亦世界一種奇人也無妻無子無關係之親屬既定自己之繼續人亦無遺囑此時秋菱方熱心欲聞老律師之言老律忽戛然而止秋菱此一雙清揚都美之眸子直注老律師曰卽如此而已乎

老律師曰未也自來未有遺囑之人惟有調查其血統最近之人使之承受此爲各國法律所同也老朽竭精殫神數年於此惟姑娘爲最近今姑娘無疑爲柳起士家繼續人今日卽爲其家人耳

秋菱曰安知除我而外無人者且又安知無血統之近於我者老律師曰此事若有一點錯誤詎不釀成大變故我輩慎之又慎必無誤也秋菱此時喜極涕零捧顏而泣曰我向不知世界所謂富貴財產乃與我事我乃爲天涯一畸零之人今乃富貴逼人來我其如何處此乎

老律師曰：是天相。姑娘乃獲此佳運。秋菱曰：我以所生不辰，頗有出世之想。今忽爲此勳爵家之主人，我力又何能勝者？老律師曰：凡人貧賤固足憂，而富貴亦良苦。然凡爲貴族者，恒有鎮靜之功，願姑娘鎮之以靜可乎？秋菱曰：先生誨我，良佩第我之所惴惴者，恐或有誤耳。夫我本寒微，則貧苦亦當然之事。富貴浮雲，我又何敢作是妄想？若我今爲勳爵家之主人，一旦忽有一血統之近者與我來爭此位，則先生試思我其何以見人？殆將絕望死耳。

老律師曰：姑娘所慮亦是。秋菱曰：故鄙意以爲脫有纖介之疑竇者，無寧捨我而與他人。我安我素，自以此校之助教老矣。老律師曰：姑娘放心。老朽雖不才，辦理人家財產事件數十年來，薄有微名，矧以柳起士伯爵家如此重要事件乎？決不致誤。今柳起士伯爵家全體均姑娘之所有，姑娘有此天然之權理。後有繼續者，惟出於姑娘之意。老夫遵命辦理，總之承受柳起士伯爵家財產。

者無有合例於姑娘者也。

秋菱曰：然則了無一點疑義乎？老律師曰：必無疑義。我今尚有一事告姑娘。使姑娘掃除疑雲，蓋若伯爵於生前早留遺囑，則此繼續者或不屬姑娘而屬外人。秋菱急問曰：外人誰也？老律師曰：有中尉哥世勃羅者，刻在中海之麥爾他島，爲守備隊。伯爵性質奇僻，他人均不謀面，推此哥世勃羅者，伯爵以其與已有所關係，始許面見。顧以家譜統系言之，此人較姑娘實遠三族。以伯爵別無遺囑，則彼斷不能有此希望也。

秋菱曰：伯爵亦知吾父事乎？老律師曰：知之。第不親切。曾詢我以玳克兒雄存有子乎？我當時亦不能確知。姑娘家事，然亦心繫伯爵家繼續之事。乃乘伯爵尚未立遺囑時，極力調查此血統最近之爲誰。爾時微有所聞，乃語伯爵曰：似聞玳克兒雄存遺有一弱女也。伯爵聞言，憮然曰：女乎？何世界女之多也？僕緣

地球者女乃占其半數矣。是蓋伯爵生性奇僻。故作此厭棄之語。一似觸目皆取憎者。除中尉哥世勃羅外。曾不輕見人也。秋菱聞哥世勃羅名。似曾於何處聆其名者。曰哥世勃羅乎。哥世勃羅乎。然則哥世勃羅殆將爲失望之人也。老律師曰。此姑娘想當然耳。實則哥世勃羅武勇絕倫。爲後來最有希望之軍人。其行止當光明磊落。我知決不羨他人之幸福也。

秋菱曰。先生言然。我乃以小人腹度君子心矣。惟我念我既安享此幸福。固自可喜。乃以我之故。致令他人受苦痛。我心有未安也。老律師曰。是何嘗與人以苦痛。姑娘與伯爵血統相近。應爲其繼續者耳。秋菱曰。或哥世勃羅亦應爲其繼續。則彼丈夫我女子也。且我與哥世勃羅係何親屬。老律師曰。第四重之表兄妹也。姑娘四代前之祖父與中尉四代前之祖母爲嫡堂兄妹。姑娘之父與故伯爵爲第二重之從兄弟。故以譜系言之。伯爵對於姑娘爲隔兩代半之姪。

而對於哥世中尉則隔四代半之甥也。此事姑娘至伯爵家一觀家譜便當明瞭耳。秋菱曰：然則先生曾以書達哥世勃羅中尉乎？老律師曰：曾告以伯爵死亡時不立遺囑而老夫終歲調查并伯爵生前之備忘錄日記簿以及親故之書類種種考察此柳起士伯爵家之繼續者究以姑娘爲最近。然則姑娘之爲柳起士家主人殆無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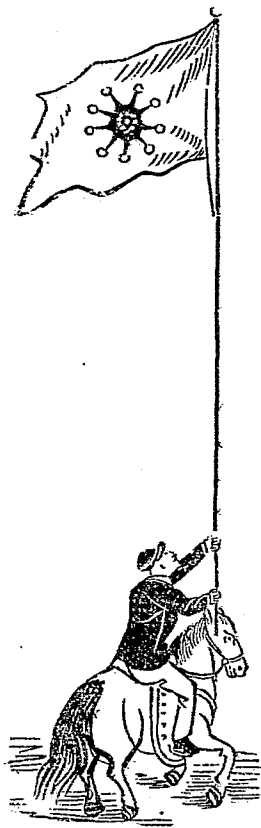
秋菱曰：我少未更事以曾無經驗之人何能任此艱鉅。老律師曰：姑娘試思之親戚中曾有與姑娘懇切之貴夫人或姑娘阿母之好友乎？秋菱曰：無之。老律師曰：此亦易。或聘一貴婦人以爲姑娘保傅。至於家事財產等則自有管理人及老家令在。且老朽受故伯爵重託亦當輔助姑娘。姑娘但聞報告可耳。今日所當商略者現將諸姑娘歸邸而服裝亦當注意不能再作寒素之態。且本校校長與哥夫人在此乎？茲事亦當說明也。

語時老律師正容起立曰老朽敬當恭致祝詞願柳起士家女主人伯爵秋菱姑娘幸福圓滿永永無盡上帝哉君光榮及於世界也老律師祝畢竇圭利亦起而致祝辭秋菱起立致謝曰敬謝兩君願履金言老律師與竇圭利見秋菱周旋有禮舉止大方而其姿勢之優美雖大貴族家之閨秀望塵弗及也因之大喜

已而老律師曰今日我輩倉猝來此出於姑娘意外今請暫別姑娘試熟思之老朽亦略有勾當明日再來奉候或姑娘有所意見老朽當來聆教語畢輕施一禮偕竇圭利而去

此時秋菱殆似偌大應接室不能盛此喜氣而此身亦飄忽如夢早離人間世而登天國矣忽聞足音蛩然有推門而入者則校婢三兒也曰秋姑客去乎若一人在此何爲者校長將歸子細又受呵訾也秋菱初不置意惟沉思頃者之

事。至。爲。有。味。三。兒。曰。若。不。聞。我。言。乎。校。長。將。歸。汝。一。人。在。此。客。室。中。木。然。癡。立。究。竟。有。何。心。事。思。出。遊。乎。抑。偷。懶。耶。秋。菱。不。語。心。念。我。苟。以。頃。者。之。事。告。渠。當。令。驚。愕。不。置。三。兒。見。秋。菱。置。不。理。晒。曰。若。在。此。作。薰。香。閑。坐。態。耶。此。客。室。不。加。以。掃。除。汝。能。不。答。我。語。看。汝。校。長。歸。來。亦。能。喬。作。啞。人。耶。



歷史
小說

孤臣碧血記

(短篇)

(天僂生)

緬甸素與吾國南部壤相錯。中界以山。山周圍歷里二百以強。奇峯巖劣。作紺碧。色山麓有礪。礪有瞭遠台。埤堦樓櫓懸壁千仞。中外人有登者必縛柔木爲雲梯。接數十百尺。猿升聯臂而附之。或係脫墮骨無完收。山下石關如穹門。下百餘級入漸深。中實礪石。錘鏹之屬。至夥。山背蒼翠相間。聳出爲障。旁有一巨堡。堡據山之陰。勢險絕。是地爲中緬二國交通之達。土人呼曰野人山。山有主者。其人曰馬六派。馬六派者亡緬之副將軍也。英既夷緬。馬六派不屈。率衆入山與英抗。山民之不願隸英者。咸恃馬六派在。納之稅。其所部均散處山麓。結團。焦畫角一聲。甲兵四應。英人聞而惡之。數劫以兵。終不能履其堡。嘗使之諭馬六派。降馬六派。斬來使。火其書。卒不應。則益日夕料士儲糗。爲復仇計。凡隨

馬六派入山者皆百戰士盤踊電激卻曳風雨長戈殊鋌指空擲嬰眇而俯接之誓死爲英仇英懋馬六派甚然無如何也

馬六派年五十許狀獍勇怖人兩膊絕廣髯繞其頰目閃閃如火好着白布衫額上短髮四散以金箍束之有大將曰摩而忒者馬六派心腹也故隸別部以事觸英人怒罰作鬼薪摩而忒跳而免資馬六派以拄英二人者相肫也馬六派每升座摩而忒輒側立備不虞入山先後凡三歲所於時英已俘緬王父子羈之土室中勿與外人接王年耄有世子二長曰額里華達次日開立脫額里華達年已達二十馬六派旣累勝英時使使求故主踪迹不可得常太息曰吾誓救得吾君或吾君子以復國卹苟不得者毋寧死

馬六派入山久聲勢日熾時緬各部舉隸藁英馬六派獨否英提督魯西大出師征之馬六派聞僕者言知戰事伊邇嚴檄部曲爲備山上火光燭天山爲之

緒上下飛馬如流星時英人已蕩山縛野而至魯西陳於堡下悉健卒撲堡馬
六派令摩而忒居守立城樓督堡兵鳴砲下擊自率鐵騎從彈雨中放繩橋大
呼馳入敵陣勁剽如風當者立爲糜英人卷地作圓勢圍馬六派軍肉薄而進
摩而忒立堡上見馬軍勢漸孤馳突不能出急令裨將猛達帥堡兵後援鼓角
哀鳴堡門復大開猛達持長矛躍立馬上大呼曰主將勿退吾爲此殺此獠也
諸軍噪而從馬六派見猛達旗勇氣頓百倍益狂呼應猛達內外夾擊英軍遂
大潰骹骼徧野不收魯西帥殘兵急遁去堡中人張樂開壁迎馬六派軍馬六
派腰刀跨駿騎蹀躞入堡益星夜督兵築砦設柵置鏑爲備英計而英人竟
不復來馬六派掀髯笑曰吾固知鼠子伎倆也特擊鮮宴所部將士盛設樂額
首相慶與宴者興高烈不可一世摩而忒獨持匕在手深臙蹙額不作聲若重
有憂者馬六派怪之曰是尙不足將軍食耶摩而忒鞠躬對曰否吾意英人經

此重創必復來。今不來詐耳。恐別有謀。尋前覆願。主將勿居安而忘危也。馬六派聞言大不懌。色懾之。喏曰。豎子敗乃公。興誠再爲不祥語者。行梟轡。若息衆。謹摩而忒。長歎而起。

馬六派一日晨起。坐帳中。方展地圖。與將士議進取規畫。忽帳外有慄喧聲。聞有人呼曰。速令爾堡主馬六派出。迓我一閹者。曰。若爲誰。曰。爾勿我詰。又有一衛士曰。欲見則見耳。輒敢擅呼誰某。若弗行。且挾若背。爭旣烈。遂相鬪也。馬六派詔摩而忒曰。爾爲我覘之。俄頃摩而忒入。白曰。其人必面主將。後始允以姓氏。告馬六派不得已。佩劍擁衛出帳。見來者年僅二十許。面目黔黑。似行遠而瘡者。頭覆陳汚之睡帽。身着青短褸。鞞刀黑帕。首袴長不掩。髀腰鞞足踏破皮靴。氣咻咻如不相續。後列從者二一軒一侏。貌均趨惡。馬六派叱之曰。若何人。言甫脫口。忽大駭。疾趨來者前。諦視良久。遽驚呼曰。爾非皇太子額里華達耶。

胡爲而至是額里華達微蹴右足應曰然馬六派喜極而泣涕不可仰覺胸際爲樂趣脹滿肺肝欲裂腹而出眙目視不知何者爲應言久之始期期語曰是間非駐足地請太子姑入帳何如額里華達曰善於是馬六派前導樂極竟忘爲年邁人一舉步輒作瓦雀躍自拊其掌且行且語曰今而後英人莫予毒吾有君矣額里華達隨後行見狀與二從者以目示意掩口作鸕鷀笑而馬六派不知也

額里華達既入坐馬六派屈膝言曰老臣躬被重眚未能踐其所志日局裼荒陬中致弗周於禮朝暮望闕謂不復再覲天顏今玉趾下臨老臣死無憾當不惜此螻蟻之命爲殿下前驅額里華達以手扶馬六派起謝曰將軍大勞苦將軍國之柱石也立非常之功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褫強虜之魄爲不肖留一片土不肖幸脫英人之繫來歸將軍知將軍必爲不肖復數世仇與英人爭此

命也。馬六派聞語，狀甚局迫。屈半膝復言曰：殿下所言，徒重滋老臣之戚。殿下至自遠，在禮直少休，因命隸人陳氈席，自行庖出精饌奉額里華達，別以旁席犒從亡者。馬六派躬伺於後，額里華達且食且與語。馬六派曰：老臣曷聞殿下爲英所羈，邏者至衆，不審胡由能出。亡額里華達，頰首不語。久之，乃指曰：均是二人力也。吾與吾父被執，英人以拳梏吾體，虐備至日一餐。置軍軍獄外爲之監，未幾吾病亟，是二人者一拉西一古拉司，均守者憫吾爲太子，潛置藥於食。食諸軍輒醉吾髮，而髮爲俳也。服者從間道絕塵，馳始達將軍所，將軍或不我厭乎。馬六派對曰：老臣得見殿下，雖列鋒棘爲地衣，行且不顧，違論其他，因指額里華達所坐處，言曰：此地絕穢隘，非貴人所宜。老臣當別設帳居殿下，乃傳命工程隊於已帳外，另闢一華美之帳，窮極侈麗，沿紫絹爲障，植矛於闕上，覆輕綃帳中，陳設尤備。四周均垂繡幔，帳頂結波斯錦，成一巨繖，下置錦裯，爲

皇太子坐朝處帳外列衛卒備巡徼凡五日工竣馬六派清晨易朝服請額里華達入帳鼓樂前導行衆軍譴如雷動額里華達徐行升帳受朝馬六派率各官自摩而忒以下行跪拜禮由是額里華達遂居堡中每夕馬六派必親帥兵一周視太子帳外如是者又四閱月

額里華達性怪僻時時背人與拉西古拉司語有竊聽者殺無赦一夕月明如水刁斗無聲山岡爲星光所燭平突不一狀摩而忒荷長棘方出巡步經額里華達帳聞帳內有人作私語其音酷類額里華達微覘之信急轉身避去恍惚中似聞一人曰時已至矣太子胡尙不舉事爲又似聞額里華達曰是非爾所知吾自有策摩而忒聞其語大駭急入馬六派帳以告且囑早爲備馬六派大怒曰若乃敢離間我君臣耶舉所佩劍遙擲摩而忒摩而忒急遁去未爲所中馬六派性嗜獵山上素多獸馬入山悉取以行庖自此山蜿蜒而西約十數里

有崇岡岡下有湖曰猛莽湖方圓可一里許水勢至清湖上多叢木亂石環之風景佳勝每夕陽西下倒鏡入湖野芳繞堤間以紅白地無居民素產鹿水鳥巢湖上者尤夥馬六派肄武之暇輒與額里華達聯轡赴湖上縱獵爲笑樂一日午後小雨甫霽秋風媚人額里華達方與馬六派同坐忽曰吾今晨起心際殊弗豫擬下山獵三數禽鳥一紓積憂將軍其有意乎馬六派曰甚善遂束裝與額里華達摩而忒三人馳馬下山行從十數騎鞞鷹臂犬以隨拉西古拉司亦偕往二人且行且作眉語天高日隴俄頃達湖上向山而趨忽一小麇自林際出絕人而馳馬六派舉鎗擊麇中麇背麇負彈往亂山中額里華達曰今日不得此獸者誓不返言已縱馬狂奔馬六派亦隨行迤邐漸行入叢莽去獵場已百五十碼從者均爲山石所蔽不相見二人並轡行且語耳後有馬蹄聲聞摩而忒呼曰主帥姑緩行是間無護衛宜速回馬六派回首欲答額里華達

忽跳而起其迅如風左手執馬六派頸右手持一小匕首銛利無倫匹自後力
搥之頭立斷墜地身亦自馬上倒撞而下噴血如沸泉額里華達右膊盡赤是
時摩而忒方馳馬後至相去數十步見狀大吼眸子直欲脫眶而飛鬚髯戟張
目霍霍上下視狂躍而前雙手挽額里華達所乘馬韁一剎那間額里華達左
右手已爲摩而忒反翦立摔下馬額里華達初欲掙脫相搏而摩而忒膂力絕
巨竟不能動摩而忒以一手提額里華達之髮且喘且數之曰汝所殺者非他
人汝忠臣馬六派也吾曷謂汝賣國賊必非皇太子囑主將早備汝主將不吾
聽致墮汝毒手中汝欲貸死其速以實告無隱如不爾者則五步之內言至此
以右手探夾袋出手鎗屈指振其機以鎗口緊向額里華達胸際額里華達
戰栗無人色拉西二人方欲迅步前鬪摩而忒摩而忒大吼曰誰敢前有前者
吾必先瀝賣國賊血以充主將冥途之牛肉汁

摩而忒言時聲迅如驚霆二人竟止步相顧失色惟立河壩大呼摩而忒復謂額里華達曰爾竟不吾告耶卽按鎗作欲發狀額里華達忸怩言曰我告汝我額里華達非僞也吾旣爲英俘欲送吾往南斐州一日英提督忽解吾縛語曰吾頃奉政府命願返爾所侵地輔爾王緬繼爾父後惟爾故將有馬六派其人者吾累征不下誓先修此憾而後撤兵計馬六派之身非爾不能近爾誠往爲吾間覷罅刺殺之朝函其首至者吾夕班師矣英人旣以是命吾吾心欲富貴亟不暇他擇而出此途也馬六派事吾忠誠利吾者卽流血亦或非卹額里華達語至此摩而忒力唾其面曰止吾不欲更聞矣汝一賊罔耳夫賊而爲賊罔其可恥孰甚而汝竟甘爲之忘夙世之仇爲狗彘不食之舉汝亦知英人謀耶知此山不易得以緬屠緬彼乃笑而視其成汝今日歸英人明日必以汝待馬六派者移而酬汝如其不然試挾吾雙目懸此山巔觀語言之驗否矣吾初欲

剖爾心祭主將。雖然汝吾君也。汝能賊其良臣而吾不忍弑此昏主。吾之靈魂當往侍我最親愛最忠盡之馬六派。是時摩而忒聲愈哀。淚愈湧。忽高呼曰：我主將緩緩行我來伴汝矣。言已急拏鎗自擊其喉。轟然一聲白烟上騰。血溢如縷。覺急痛直攻心房。目瞪身立。仆棄槍張兩膊於地。是時夕陽已墜。涼月稍升。爲流雲所掩。邊風哀號。兩岸葭葦均絳絳。作響未幾。黑雲漸缺。月光自雲隙射人。摩而忒忽復張目欲強起。指額里華達曰：昏君！惡人！我悔不殺汝。言已於草上亂撲。且滾草爲之殘。兩臂作屈伸。思拾地上所棄鎗而已。身不能自主。口內連吐血。泡語漸隱。約不可辨。已而遂死。

額里華達痴立移時。自月光中俯視摩而忒尸。見雙睛外露。兇光射人。竟作撲噬狀。震駭欲暈。絕是時天良與欲心交戰。殊不可堪。良久始謂從行諸騎士曰：吾因不得已之故殺死馬六派。若曹吾赤子也。其勿驚歸爲我守堡。吾即日登。

帝位當別遣大將統若曹諸騎士念主將已死卽亦姑應曰唯額里華達恐歸堡有他變因令騎士昇二尸返堡己身與拉西古拉司二人函馬六派首取他道至英提督署面魯西以首獻魯西斜睨之笑曰君竟得此人首耶額里華達頗有自得狀泰然應聲曰幸不辱命魯西察之而不言惟揮侍傭設盛筵款額里華達額里華達席間詢魯西以馬六派已死何日卽位兼詢英撤兵期魯西笑不可仰然一轉念仍力制其鄙夷之態矯語報之曰此非吾所敢專當於今夕電咨英政府想日內會有好消息也額里華達大喜自念吾即日爲此邦主登位後某當爲宰相某當爲大將軍曩監我之某某必置之斷頭台報前隙蓋此時額里華達雖身在英提督署而此心則似已乘象輦戴平天冠登殿受朝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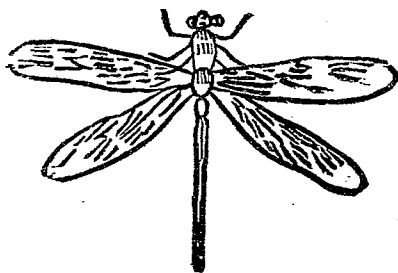
額里華達居英提督署數日他無計畫惟日夕促問魯西以英政府曾否有電

至○緬○魯○西○含○糊○答○之○一○日○額○里○華○達○問○魯○西○以○安○置○堡○兵○事○宜○問○卽○位○後○何○人○
可○使○爲○統○帥○者○魯○西○笑○曰○君○尙○言○野○人○山○堡○兵○耶○吾○以○其○累○抗○吾○命○已○於○前○日○
令○將○率○兵○往○聚○而○殲○其○人○並○堡○夷○爲○平○地○矣○額○里○華○達○驚○曰○君○此○舉○殊○諄○公○理○
奈○何○不○使○吾○一○聞○魯○西○素○恭○謹○至○是○忽○大○怒○面○鐵○色○拍○案○叱○之○曰○亡○國○賊○爾○猶○
思○作○緬○皇○耶○吾○知○爾○禍○不○旋○踵○矣○吾○頃○已○得○本○國○大○皇○帝○電○謂○爾○天○良○方○寸○悉○
爲○利○祿○念○所○朦○以○馬○六○派○忠○事○爾○猶○忍○心○手○刃○其○人○况○英○爲○爾○仇○爾○誠○得○位○
者○異○日○報○復○必○無○已○吾○英○人○方○恨○爾○欲○剗○爾○胸○爾○緬○先○皇○有○靈○尤○必○殛○爾○魄○吾○
更○願○爾○死○後○以○爾○尸○投○鑊○燃○火○揚○爲○飛○灰○不○使○有○絲○毫○存○在○人○間○世○爲○千○古○亡○
國○者○徹○爾○猶○嗷○嗷○爲○夢○嚙○語○耶○隨○以○手○按○電○鈴○卽○有○英○兵○四○人○入○額○里○華○達○欲○
起○身○遁○來○兵○勢○至○迅○立○捕○之○急○繫○如○束○濕○拘○入○一○空○屋○中○英○兵○手○巨○練○若○繡○繫○
其○足○而○加○梏○焉○以○一○端○繫○棧○上○屋○四○周○均○土○壁○無○熹○微○日○光○穢○氣○刺○鼻○欲○嘔○壁○

間有一小竇守者日由竇以紉置劣食少許爲飼身少動輒手巨鞭扶無算一文額里華達方假寐守者忽啟門入呼之起額里華達問曰何事喚我守兵中有一人曰英提督送汝登輪舶往南非洲又一人曰無他以汝殺馬六派功請汝往爲大皇帝耳額里華達低首不敢聲淚下如便額上汗涔涔墮衣衿上既登舟仍令守者繫其體閉置一下等艙不與他客伍諸乘客有知其歷史者輒不顧而睡或指目之曰是緬太子也是手刃其忠臣某某者也今如是如是額亦時時自歎曰而今而後吾始知爲人作佞僂忠事仇之不啻自賊其軀也然而晚矣

天僂生曰嗚呼吾草此篇吾非好爲是不經之語以聳聽聞也方光緒初吾國有事於南服有某將軍者嘗帥師駐關外垂數歲所日與彼都人士相往還得聞佚事甚夥既罷歸則以詔其公子某公子又轉以見告吾聞其語吾恐天下

之○僂○忠○事○仇○相○尋○以○俱○盡○蹈○緬○太○子○轍○者○不○止○額○里○華○達○一○人○也○吾○於○是○草○此○
篇○吾○大○笑○三○日○笑○曰○凡○不○知○自○立○以○倚○賴○他○人○爲○得○計○而○自○殘○其○手○足○者○皆○當○
作○如○是○觀○皆○當○有○如○是○結○果○吾○更○大○泣○三○日○泣○曰○惟○圖○私○利○乃○倚○賴○人○惟○倚○賴○
人○乃○自○殘○其○手○足○乃○喪○而○身○而○家○而○國○



社會小說 學究教育談

(短篇)

(天僂生)

天僂生日。由吾鄉出北城。折而西行。約六七里有村。曰冬烘村。村有陸先生者。業傳蒙。年約五十許。面狹長如削。瓜背。儂作曲線。雙目。眴轉睛深。陷作碧色。先生少讀書。不甚了了。嘗操觚學爲文。累應童子試。以十數。不能青一衿。年三十始娶。妻從游者。咸呼之爲師母。師母年較先生差長。面黃作菜葉色。齟齬掀鼻。而先生好之。使有五子。

先生居恒不漱口。因患口臭。觸鼻令人作三日惡。冬夏一舊布衫。涕唾滿衣。衿上性嗜。淡巴菰。手一烟筒。長三尺。以羸未嘗斯須去手。每對客作長談。唾花飛濺。客面客或稍稍掩鼻遁。而先生不之顧。婦人女子有見先生者。輒相駭。以爲鬼魅。避先生惟恐不速。然先生貌雖陋。頗富於愛國心。見有著短後衣。習西文。

或設學校者必睡之曰此漢奸也以是時人無不敬先生益竊喜自負先生所居室都三楹甚湫隘簷低壓眉以中楹爲書塾方度纔四尺從游童子不下二十人人短几一前後駢坐肩相摩無一容足地每破曉則先生夏楚聲呼叱聲童子哭聲讀書聲誦書聲師母解勸聲同時而至半里外卽聞之時時與村人舂稻聲叱蹇聲相酬答

先生素有晝寢癖每飯訖恒卽坐上假寐童子睨先生眼餒作倦態卽爲得意狀相撲爲戲讀書聲甚微久之先生醒見諸狀輒大叱以戒尺擲几上則諸童又齊聲亂誦蓋先生睡時則誦聲如蒼蠅之鑽紙先生醒時則讀聲又如羣鴉之噪風如是以爲常十餘年如一日

先生家貧不能自贍因仿古制傳食諸生家周而復始苟其家飲饌精者先生得暇輒枉顧其數較他處爲多所食饌有彘肩必睨室中人他顧時徐徐引指

至盤力取少許置懷袖間而已則故爲莊容若無事者然俟歸時貽師母師母得肉則大喜力抱先生行親吻禮村人從先生游者咸言先生之課徒也不以學級之高下爲等第而以飲饌之豐歉爲等第其家飲饌豐則童子誦書時先生必愛惜夏楚脫有譌舛亦必力躍字溝而過苟不爾者則是童子且無幸村人知先生惜每值先生枉顧必增酒饌以飼先生先生之受修脯也以節爲期每節前三日村人陸續以桑皮紙裹小洋元致之先生先生見洋輒作鷺鷥笑綜而言之先生生平惡人道及洋字惟收受修脯時則不能不一破成例數既集先生一一陳之案上首讀所鑿文細語曰某某省造某某通寶繼又數曰一枚二枚乃至數十枚數無訛乃以銀元次第置掌中試其輕重凡銀色稍次者必駢二指以銀置指端擲几上聆其聲如是者再然後檢厚楮裹之以兩手挾持手戰不能止若恐其飛去者目左右顧恐有人於破壁中竊窺也見無人乃

與師母出破匱。啟其鑰。置銀其中。外鋪以破布。及敗絮十數重。然後已。至夜分。苟風動。或門戶有聲。先生必驚起。防人眩其篋蓋。每節期者。先生最得意之時。亦先生最煩惱之時也。

先生課蒙。先後凡十數年。一日偶入城。聞人言政府方停科舉。立學校。先生驚駭欲絕。未幾。村農亦稍稍送其子入校肄業。居先生絳帳下者。十去其五。先生憂懣不可名狀。先生以爲生平得瞰飯處。因課徒耳。徒且往矣。飯於何有不急設法維持之。先生且將墮入餓鬼道。乃與師母商酌。至再久之。忽得奇策。卽舊塾門首。署以榜。榜曰某某高等小學堂。榜之側懸牌二。上以硃書作虎頭形。下有文曰學務重地。毋許喧嘩。自是以後。先生乃變舊日蒙師而爲學堂堂長。堂中百無陳設。屋欹欲傾。學生書案。仍與牛磨雞埒相混。羸村人中少有知識者。或問先生曰。先生旣設學堂。堂中教科。必非一人所能任。

吾未見先生聘他教員何也。先生曰：否。吾生有丈夫子五。吾長子嘗在郡城讀勃拉馬半本，可以教英文；吾次子善說水滸傳、三國演義，可以教歷史；吾三子善治田，可以教理化；吾四子往來鄉城間路徑甚悉，可以教地輿。至於體操唱歌二科，則非吾幼子莫任。因吾幼子年雖十餘歲，然居恒時時孫升樹杪入鄰翁圃竊其果實，又能唱秧歌也。聞者信先生言。舊日之學生稍稍來歸，先生益自喜自念：今朝廷方獎勵教育，有獨力創建學校者，許大吏保獎。吾今設學堂，利則厚矣，有利不可無名。盍具呈學司、學視學務，重必爲吾出奏。吾由此可得清銜。吾之學生亦得小小出路。思既熟，因向人假得新名詞字典，徧翻之。屬稿數日，方就。遂至省，以開辦情形稟學使者。求使者代奏立案。使者得稟，則大疑。因先生稟詞中滿紙皆填砌自由平等、流血獨立諸字，而語氣不相連續也。不得已，姑遣先生歸，俟派員往勘。

先生既歸。意氣益不可一世。謂師母曰。吾指日即得保案。爾行且作夫人。受誥命。謂諸子曰。若曹不日爲公子矣。設舊日牧牛兒。有仍與若曹戲者。若曹宜唾之。不可使其足踐吾闕。爲吾門戶羞。

未幾視學者果至。先生迎之道旁。執禮甚恭。相偕入學堂。視學者大怪。咤問先生曰。講堂何在。先生指茅屋對曰。此卽講堂也。曰。教科書何在。先生指案上三字經四書大全對曰。此卽教科書也。曰。理化工具何在。先生赧顏對曰。無之。曰。圖繪器具何在。先生又對曰。無之。視學者無語久之。忽笑謂先生曰。君教育法甚善。吾當馳告學使。令破格獎君。先生大喜。頰首謝視學者去。先生遂日夕盼好音。忽一日得有司檄言。先生朦稟誤後進子弟致學使者震怒。以後不得再用學堂。名村人知先生歷史者。輒戒子弟不得復從先生游。

先生貧甚。愧恨交集。未幾遂病。病三日而先生死。

說部叢書五十四種目錄

上海羣學發行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失舟得舟	美人島	八寶匣	失珠案	海偵探	復郎克	巴黎五大奇案	三玻璃眼	盜偵探	海底沉珠	發財秘訣	上海游驢錄	餓鬼投胎記	後官場現形記	醋海波	紅寶石指環	千年後之世界	鐵窗紅淚記				
一角	三角	二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二角	五角	五角	三角	三角	五分	二角	六角	五角	六角	二角	四角	四角	五分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留仙鼓兒詞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一角	四角	三角	四角	八角	五角	五角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一角	五分	二角	二角	二角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七襄雲錦	則山移存草	吉光片羽	雜曲	戲本	風雲會傳奇	揮壁譚	十樣錦	十五種	新盒九種	新盒叢談	新盒叢談	新盒叢談	新盒叢談	新盒叢談	新盒叢談	新盒叢談	新盒叢談	新盒叢談	新盒叢談	新盒叢談
五分	二角	七角	二角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二角 七角 二角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七分

中華民國貳年正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三月再版



編輯者 羣學社圖書發行所

印刷者 中新印書館

發行所 羣學社圖書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口

發行所 外埠各大書莊

定價洋五角五分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7

五分